

訂校
法苑珠林

唐西明寺道世和尙撰

從第三十八
至第四十八
第五

特45 特18 No 6201/23
962 六塔部第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敬塔篇第三十五之二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



依像法決疑經云造新不如修故作福不如避禍斯言驗矣或有村坊墳塔故寺伽藍堂殿朽
 壞舍屋崩摧簾扇蓬戶靡隔煙塵斐脯茅茨無掩霜霞是以門牆凋毀葦穢盈階路絕人蹤僧
 徒漂寄不修不飾日就衰羸造罪造愆無時暫捨夜暗燈燭本自無聞晝日幡華元來非見堂
 庭荒頽鐘磬無聲使惡鬼效靈善神捨衛伽藍無固直為僧徒慢惰佛法既衰亦由白衣無
 敬此而不愛更欲回求又寶梁經云有一賢者面上有國王文理相師見已嫁女與之後時賢
 者入僧寺中使僧人監生憍慢故失國王文理墮大地獄又薩遮經云或嫌塔寺及諸形像妨
 礙送置他處者如是惡人攝在惡逆衆生分中上品治之又十輪經云若破寺殺害比丘其人
 將支備皆淨日不語死墮阿鼻地獄具受諸苦又三千威儀云掃塔上有五事一不得著
 履上二不得背佛掃塔三不得取上善土持下藥四不當下佛像上故華五當且過澡手持
 淨巾還拭佛像復有五事一當先灑地二當使調三當待燥四不得逆掃五不得逆風掃復有五
 事一不得去善土二當自手拾草三當取中土轉著下處四不得令四角掃處有迹五掃塔前
 六步使淨若此掃塔多掃善也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淨心供養衆僧掃如來塔命終生意
 操天身無骨肉亦無汙垢香氣能熏一百由旬其身淨潔猶如明鏡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

誠於福田。見有佛塔。風雨所壞。若僧房舍。以福德心塗飾。治補復。教他人令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其身鮮白。入珊瑚林。與諸天女。五欲自娛。業盡還退。若生人中。其身鮮白。又雜寶藏經云。若掃僧房。一閤浮提地。不如拂佛塔。一手掌。亦同。又撰集百緣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除心垢。二除他垢。三去憍慢。四調伏心。五增長功德。得生善處。又無垢清淨女問經云。掃地得五功德。一自心清淨。他人見生淨心。二為他愛。三天心歡喜。四集端正業。五命終生善道。天中。又沙彌威儀經云。掃地有五法。一不得背人。二不得逆掃。三當令淨。四不得有迹。五當即棄棄。又增一經云。掃佛塔有五法。一水灑地。二除去瓦石。三平正其地。四端意掃地。五除去穢惡。地既淨已。隨能持一枝香華。散布地上。供養得福無量。故華嚴偈云。散華莊嚴淨光明。莊嚴妙華以為帳。散衆雜華。徧十方。供養一切諸如來。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到苑伽河邊。見一故塔毀落崩壞。比丘問佛。此是何塔。朽故乃爾。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梵摩達王。正法治化。唯無子息。禱祀諸神。求索有子。因不能得。時王國中有一池水生一蓮華。其華臺中有一童子。結跏趺坐。有三十相八十種好。口出優鉢羅華香。身諸毛孔出栴檀香。王及妃后見。甚歡喜。即抱還宮。養育漸大。隨其行處。蓮華承足。因香立字名栴檀香。後悟非常成辟支佛。身昇虛空。作十八變。尋入涅槃。王收舍利起塔。供養是彼塔耳。比丘問佛。宿植何福。受斯果報。佛告比丘。乃往過去拘樓孫佛時。有長者子。甚好姪色。見一淫女。心生欣著。無財可與。斯果報。佛告比丘。乃往過去拘樓孫佛時。有長者子。甚好姪色。見一淫女。心生欣著。無財可與。

土上
一本作
用中
一本作

遂至塔中。盜華與之。乃共夜宿。曉即身體生其惡瘡。痛不可言。喚醫療治。醫占云。須牛頭栴檀。用塗瘡上。可得除愈。時長者子。即賣家宅。得於金錢。滿六十萬。尋用買香。正得六兩。擬用塗瘡。心自思惟。即語醫言。我今所患。乃是心病。即持所買牛頭栴檀。以為末。入其塔中。發誓願言。如來往昔修諸苦行。誓度衆生。除其厄難。我今此身墮一生。數唯願世尊慈悲憐愍。除我此患。作是誓已。用香塗塔。以償華價。至心供養。求哀懺悔。瘡尋得差。身諸毛孔有栴檀香。聞此香已。歡喜禮拜。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受快樂。隨其行處。蓮華承足。身諸毛孔常有香氣。是故智者。當作是學。又小法滅盡經云。後劫火起時。曾作伽藍所。不為火焚。乃至金剛界為上。蓋也。又菩薩本行經云。昔佛在世時。告五百阿羅漢。汝等各說前世宿行。所作功德。今得值我。得道因緣。時有阿羅漢名婆竭多。即從座起。白佛言。世尊。我念過去無央數劫。有佛出世。號曰定光。入涅槃後。分布舍利。起塔供養。法欲末時。有一貧人。無方自濟。賣薪為業。向澤探薪。遙見澤中有一塔。寺甚為巍巍。即到塔邊。瞻視形像。歡喜作禮。唯見狐狼飛鳥。走獸止宿之處。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迥絕無人。復無行跡。無供養者。貧人覩見。心中愴然。而不曉知。如來神德。但以歡喜。誅伐草木。掃除不淨。掃訖。歡喜。遠之。入匠作禮而去。緣此功德。命終之後。生光音天。衆寶宮殿。光明晃煇。於諸天中。巍巍最勝。不可計量。盡其天壽。而後復百返作。轉輪王。七寶自然。王四天下。後復壽盡。常生國王。大姓長者家。財富無量。顏容端正。殊妙無雙。人見歡

喜無不愛敬。欲行之時，道路自淨，虛空之中，雨散衆華，婆竭多言，昔貧人者，今我身是。由昔掃塔，生處自然。一阿僧祇九十劫，中不墮惡道。天上人間，富貴尊榮，封受自然快樂無極。今最後身，值釋迦佛，捨家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若有人能於佛法僧，少作微善，如毛髮許，所生之處，受報弘大，無有窮盡。又譬喻經說，祇陀太子昔毗婆尸佛時，布施一奴一婢，給掃寺廟。緣此功德，世世常得七寶宮宅，門戶兩邊，常有自然金銀男女，擎持寶鉢，滿中七寶，取無窮盡。夜中常有自然天兵五百餘騎，衛護其舍，無敢近者。輪王七寶者，一金輪寶，二白象寶，三紺馬寶，四神珠寶，五玉女寶，六主藏臣寶，七主兵神寶。又雜寶藏經云，昔舍衛國中有一長者，造立塔寺。後時命終，生忉利天。其婦晝夜追憶夫故，愁憂苦惱，以憶夫故，常掃治夫所造塔寺。夫下觀見，即來婦所，問訊安慰，而語之言，汝憶我故，大憂愁耶。婦即語言，汝為是誰。天尋答言，我是汝夫。以作塔寺功德，因緣得生天上。見汝憶我，修治塔寺，故來汝所。婦言，近我夫，即答言，人身臭穢，不復可近。汝復欲得為我妻者，勤供佛僧，修治塔寺，願生天上。若得生天，我必當還以汝為妻。婦用夫語，作諸功德，發願生天。其後命終，得生天上。還為夫婦，夫婦相將來至佛所。佛為說法，夫婦並得須陀洹果。既得果已，還歸天上。又分別功德論云，昔舍衛城中有夫婦二人，而無子息。夫婦精進，信敬三寶。時婦蚤亡，由信敬故，生忉利天。以為天女。而首端正，天中少比。天女自念，我極端正，今此世間誰任我夫。便以天眼觀見本夫。今已出家，年老，暗短，專信而已。

善一本作

常勤掃除塔廟善業。見其掃塔，必應生天。天女尋下，光明照耀，住其夫前。比丘見已，問其因緣。天女答曰，我是君婦。今為天女，我觀天上無任我夫。見君精進，常勤掃塔，必應生天。若得生天，願同一處，還為我夫。是以故來，陳其情狀。白意已訖，還歸天上。時夫比丘見此事已，從是以後，倍加精進，修補塔廟，積功轉勝。應生第四兜率天上。天女憶夫復來，語言君福轉勝，應生兜率天。我今不復得君為夫。語訖，還去。比丘聞已，倍加精進，遂獲得阿羅漢果。三明六通，具八解脫。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其婦生一兒，端正殊妙，見者敬仰。漸大，見佛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而供養之。其後小毀，有童子入塔，見此破處，和顏悅色，集喚衆人，共塗治塔，發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地獄畜生餓鬼。天上人中受樂無極。常為人所見，敬仰。乃至今值於我，為諸人所見，敬仰。出家得道，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頌曰，遺身入萬塔，寶飾高百丈，儀鳳異靈鳥，金盤代仙掌，積棋承雕角，高簷掛樹網，寶地若池沙，風鈴如積響，刻削生千變，丹青圖萬像，煙霞時出沒，神仙乍來往，晨露半層生，飛幡接雲上，遊蛺不敢息，翔鷗詎能仰，聖變無窮端，威福豈三兩，願假舟航末，彼岸誰云廣。

感應緣十一驗

西晉會稽鄞縣塔

東晉金陵長干塔

石趙青州東城塔

姚秦河東蒲

阪塔 周岐州岐山南塔 周瓜州城東古塔 周沙州城內大乘寺塔 周洛州故都西塔
 周涼州姑臧故塔 周甘州剛丹縣故塔 周晉州霍山南塔 齊代州城東古塔 隋益
 州福感寺塔 隋益州晉源縣塔 隋鄜州超化寺塔 隋懷州妙樂寺塔 隋并州淨明寺
 塔 隋并州榆社縣塔 隋魏州臨黃縣塔 統明神州山川并海東塔 雜明西域所造之
 塔 〔右前二十一塔〕並是如來在日行化乞食因有童子戲弄沙土以為米麵宿祐冥會以土
 麵施佛佛感渠善心為受塗地記此童子吾滅度後一百年滿有王出世號為阿育作鐵輪王
 王閻浮提一切鬼神並皆臣屬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內所有鬼神開前八塔所獲舍利役諸
 鬼神於一日一夜一億家施一塔廣計有八萬四千塔具如上經故不備載今惟此神州即是
 東境故此漢地案諸典籍尋訪有二十塔並是育王所造若更引佛法東流已來道俗所造
 感通者則有百千且述育王二十一塔內逐要感徵同見聞者畧述二十一條餘之不盡者備
 如廣傳○初西晉會稽鄞縣塔寺今在越州東三百七十里鄞縣界東去海四十里在縣東南
 七十里南去吳村二十五里案前傳云晉太康二年有并州離石人劉薩何者生在田家弋獵
 為業得病死蘇見一胡僧語何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憫汝無識且放今浴下齊城丹陽會稽
 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得免此苦既醒之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
 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達悲塞煩冤投造無地忽於中夜

社一本作
 右前二十一塔
 右一本作
 內前一塔
 有地本九數
 遇作一堅地本
 本一作王堅地
 作王堅地本

二作十一
 上九一
 八萬一
 千九一
 七十萬
 本一塔
 塔一何
 本一何
 同本一
 字一何

鄞動一本作
 鄞章一本作

聞土下鐘聲即遷記其處刺木為刹三日間忽有寶塔又舍利從地踊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
 而非石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而開闔子四周天金中懸銅磬每有
 鐘聲疑此磬也遠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雜類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
 像現面目手足咸具備焉斯可謂神功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木塔內於八王日舉巡邑
 里見者莫不下拜念佛生善齋戒終身其舍利者在木塔底其塔左側多有古述塔側諸暨縣
 越舊都之地也以句章鄞鄞等四縣為之諸暨東北一百七里大部鄉有古越城周廻三里
 地記云越之中葉在此為都離宮別館遺基尚在悉生豫章多在門階之側行位相當森竦可
 愛風雨晦朔猶聞鐘磬之聲百姓至今多懷肅敬其迹繁矣與誌云阿育釋迦弟子能役鬼神
 一日夜於天下造佛骨寶塔八萬四千皆從地出○案晉沙門竺慧達云東方兩塔一在於此
 一在彭城今秣陵長干又是其一則有三矣今以經驗憶家造一塔計此東夏理多不疑且見
 揚越即有二塔廣統九域故有隱之會稽記云東晉丞相王導云初過江時有道人神采不凡
 言從海來相造昔與育王共遊鄞縣下真舍利起塔鎮之育王與諸真人捧塔飛行虛空入海
 諸弟子攀別一時俱墮化為烏石石猶人形其塔在鐵圍山也太守褚府君云海行者述島上
 有聚烏石作道人形頗有衣服褚令鑿取將視之石文悉如袈裟之狀梁祖普通三年重其古
 迹建木浮圖堂殿房廊周環備滿號阿育王寺四面山繞林竹葱翠華卉間發飛走相娛實閑

放者之佳地也。有碑頌之。著作郎顧胤祖文。寺東南三里山上有佛。右足跡。寺東北三里山頭。有佛左足跡。二所現于石上。莫測其先。寺北二里有聖井。其實深。池中有鰻鱗魚。俗號為魚菩薩也。人至井所。禮拜魚。隨聲出。至隋末。賊過。偽禮魚。現賊便以刀斫之。因斷魚尾。自爾潛隱。雖喚不出。時有至心。邀請禮拜者。但飲水而已。初有一僧。聞塔來禮。處所荒涼。將食為難。有一老媪。患脚來為造食。便去。日日如是。怪之。去後。私尋乃入池內。拔量。即是池魚所化也。其塔靈異。往往不一。大略為瑞多。現聖僧。遶塔行道。每夕。然燈於光影中。現形在壁。旋轉而行。且列數條。多則詞費。至唐貞觀十九年。敏法師者。窺穴道。勝歷覽聖迹。依然動神。領徒數百來寺。一月敷講經論。士俗咸會。夜中有人見。胡僧百餘。繞塔行道。以事告眾。寺僧曰。此事常有。不足可怪。自古至今。四大良日。遠近來寺。建齋樹福。然於夜中。每見胡僧。行道誦經。贊頌等相。唐永徽元年。會稽處士張太玄。於寺禮誦。沙門智悅。獨與太玄連牀而寢。中夜聞誦金剛般若。了了分明。二人靜聽。形心欣泰。乃至誦訖。殺契其相。若真。尋視無形。明知神授也。西京城內東南。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帝造。昔在晉蕃。作鎮。淮海京寺。有塔未安。舍利乃發。長干寺塔。下取之。入京。埋於日嚴寺塔下。施銘於上。于時江南。大德五十餘人。咸言。京師塔下舍利。非是。育王造塔。舍利。育王舍利。乃在長干本寺。道俗懷疑。不測是非。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其舍利塔。無人守護。時有道宣律師。門徒十人。配住西市。南長壽坊崇義寺。乃發掘塔下。得舍利三枚。白色光

西南一本作

西上一本有周字

勞怒一本作

明大如黍米。并瓜一枚。少有黃色。并白髮數十餘。有雜寶。瑠璃。古器等。總以大銅函盛之。檢無螺髮。又疑瓜黃而小。如人者。尋佛倍人。爪赤銅色。今則不爾。乃將至崇義寺佛堂。西南塔下。依舊以大石函盛之。本銘覆上。埋于地府。南僧咸曰。此爪髮至梁武帝時。已有疑焉。據事以量。則長干佛骨。頗移於帝里矣。然江南古塔。猶有神異。崇義所流蓋。蔑如也。故兩述之。但年歲綿遠。後人莫測其源。故別疏記爾。此下闕西京西扶風故縣。在岐山南。古塔在平原。上南下北。高鄉曰鳳泉。周魏以前。寺名阿育王。僧徒五百。及周滅佛法。廂宇破壞。唯有兩堂。至大業末年。四方賊起。百姓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初。雜住。失火。焚之一切都盡。二堂餘燼。焦黑尙存。至貞觀五年。岐州刺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故塔基。曾無上覆。奏勅請望雲宮殿。以蓋塔基。下詔許之。古老傳云。此塔一閉。經三十年。一出。示人。令道俗生善。恐開聚眾。不敢私開。奏勅許開。深一丈餘。獲二古碑。並周魏之所樹也。既出舍利。徧示道俗。有一盲人。積年目冥。怒眼直視。忽然明淨。京邑內外。奔赴塔所。日有數萬。舍利高出。見者不同。或見如玉。白光映徹。內外或見綠色。或見佛形像。或見菩薩聖僧。或見赤光。或見五色雜光。或有全不見者。問其本末。為一生已來。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徹到懺悔。或有燒頭。煉指。刺血。灑地。殷重至誠。遂得見之。種種不同。不可備錄。至顯慶四年九月。內有山僧智琮。慧辯。以解咒術。見追入內。語及育王塔事。年歲久遠。須假弘護。帝曰。豈非童子。施土之育王耶。若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

中使一本 作勅使 丹一本作 載一本作

未詳虛實請更出之。帝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請有瑞，乃可開發。即給錢五千貫，絹五千匹，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十月五日從京，旦發。六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精苦到，行道久之，未曉。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火燒香，懷勵專注，曾無異想。忽聞塔內像下振裂之聲，尋聲往觀，乃見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內三像足下各放光明，赤白綠色旋遶而上。至於桁桷合成帳蓋，琮大喜踊躍，欲召僧看，乃覩塔內側塞，僧徒合掌而立。謂是同寺須臾，既久，光益漸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見衆僧。方知聖隱，中使王長信等同覩。瑞相流輝，徧滿赫奕，瀾漫若有旋轉，久方沒盡。及旦看之，獲舍利一枚，殊大於粒，光明鮮潔，更細尋視，又獲七粒，總置盤木一枚，獨轉遶餘七粒，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狀上聞，勅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絹三千匹，令造殿等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內，可即開發。發出佛舍利，以流福慧。又勅僧智琮慧辯鴻臚，給名住會昌寺。初開舍利二十餘人，同共下齋。及獲舍利，諸人並見，唯一人不見。其人懊惱，自扳頭髮，苦心邀請，乃置舍利於堂。雖覺其重，不見如初。由是諸人恐不見骨，不敢覩光。寺東雲龍坊人勅使未至前數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遠近，或見如虹直上至天，或見光照寺城內，赤如畫，且具以聞。寺僧歎訝曰：舍利不久應開。此瑞如貞觀不異，其舍利形狀如小指，初骨長可二寸，內孔正方形，外楞亦爾。下平上漸，內外光淨。以指內孔，恰得受指，便得勝戴，以示大衆。至於光相變現不可常準。于時京邑內外道俗

連接二百里間，往來相續，皆稱佛德。一代光華，京師慈恩寺僧慧滿在塔行道，忽見綺井覆海，下一雙眼睛，光明殊大，通召道俗同視，亦然。皆憚然喪膽，更不敢重視。至顯慶五年春三月，下勅請舍利往東都，入內供養。時西域又獻佛束頂骨，至京師人，或見者高五寸闊四寸許，黃紫色。又追京師僧七人往東都，入內行道，勅以舍利及頂骨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頂戴供養。經一宿，還收入內。皇后捨所製衣帳，准價千匹，絹爲舍利造金棺銀槨，彫鏤窮奇，以龍朔二年送還本塔。至二月十五日，京師諸僧與塔寺僧及官人等無數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掩之。俟三十年後，非余所知。至後開瑞，冀補茲處。岐州岐山縣華陽鄉王莊村有人，姓馮名玄嗣。先來齋齋殊不信敬，母兄承舍利從東都來，將欲藏掩，嗣不許往。母兄不用其語，至舍利所禮拜還家。玄嗣怒曰：此有何驗而往禮之？若舍利有功德者，我家中佛像亦有功德，即取佛像燒之，竟有何驗？母兄救之，已燒下半年。玄嗣忽倒，不覺暴死。經三日始活，說云：忽到一處，似是地獄，有大鳥飛來，喙睛瞰舌，入大火坑，燒烙困苦，覺身痿悶，以手摩面，眉髮隨落，目看大地，全無精光。親屬傍看，皆知罪驗。諸人語曰：汝自造罪，無可代者。玄嗣神識不與人同，但曰：火燒我心，以取道士之語，教吾不信，謗佛之罪。今殃著身，東西馳走，又被打拍，怕懼號哭，但惟叩頭彈指懺悔，乞命而晝夜號走，不曾暫住。至二月十三日，親屬哀懇，請僧懺悔，乞願造像，又將至塔所。于時京邑大德極多，時行虔法師爲衆說法。裴尙宮比丘尼等數百，俗人士女，向有萬人，咸見

卷一 本作
終一 本作
終一 本作

玄嗣五體投地對舍利前號哭自撲至誠懺悔不信之罪又懺犯尼淨行打罵衆僧盜食僧果
 自懺已後眠夢稍安大患仍自不差未經一年方死其佛頂骨用珍寶贖之計直四千匹絹遂
 依其數以絲練酬之頂骨今現在內供養即是螺髻束髮小頂骨然大頂骨猶未至此瓜州沙
 州洛州涼州甘州○益州郭下福感寺塔者在州郭下城西本名大石相傳云是鬼神奉育王教
 西山取大石爲塔基舍利在其中故名大石也隋蜀王秀作鎮井絡聞之令人掘鑿全是一石
 尋縫至泉不見其際風雨暴至有人於石傍鑿取一片將出乃是璧玉問於識寶商云此是真
 璧玉世中希有隋初有誦律師見此古迹於上起九級木浮圖今見在焉益州旱游官人祈雨
 必於此塔祈卽有應奇特感徵故名福感寺近有人盜鈴將下三級有神擊檣斗起以壓賊脛
 內中其人被壓唱呼寺僧爲射斗起方得脫出至永徽元年有王顏子者漂掠有名夜上相輪
 取博山將下至底級兩柱忽夾之求出不得漸漸急困見有胡僧曰可大唱賊不爾死矣卽唱
 數聲寺僧聞救方得拔出至貞觀年初地大震動此塔搖颺將欲摧倒于時郭下無數人來忽
 見四神形如塔量各以背靠塔之四面乍欬乍側率以瓦塊觀瑞道俗歎未曾有塔上露盤猶
 來小短不稱塔形有一人極豪侈多產業見前靈瑞乃捨金三百兩共諸信者更造露盤既成
 拆下至覆盆香氣蓬勃如雲騰涌流芳城邑七日乃歇○益州晉源塔者在州西南一百餘里
 今號爲等泉寺本名大石其基本緣略亦同前尋諸古塔其相不同豈非當部鬼神情有所樂

抵一 本作

鄧上一 本
有際字

下 一本作

百和 一本作

案蜀三塔同一石蓋餘不定准也州北百里雒縣塔者在縣城北郭下寶興寺中本名大石基
 相同前隋初有天竺僧曇摩掘又遠至東夏禮育王塔承蜀三塔又往禮拜至雒縣大石寺塔
 所敬事已訖欲往成都宿兩女驛將旦聞左右行動聲又曰是何人耶妄相恐動空中應曰有
 十二神王從本國來所在之處擁護法師明日當見成都塔今欲西還與師別耳又曰既能遠
 送何不見形神卽見形又爲人善畫便一貌之既徧形隱及至成都禮大石塔訖誦律師乃
 依圖刻木爲十二神像莊飾在於塔下今猶見在○益州郭下法成寺有沙門道卓是名僧也
 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纔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塔爲龍護居在西
 南角井中時有相現則有三池莫知深淺三龍居之人莫臨視貞觀十三年三龍大鬪雷霆震
 擊水火交飛久之乃靜塔如本住人皆拾取龍毛長三尺許黃赤可愛○鄧州超化寺塔者在
 州西南百餘里密縣界在縣東南十五里塔在寺東南角其北連寺方十五步許其寺塔基在
 淖泥之上西面有五六泉南面亦有皆孔方三尺騰涌沸出流溢成川泉上皆有安栢柱鋪在
 泥水上以炭沙石灰次而重填最上以大方石可如八尺牀編次鋪之四面細腰長一尺五寸
 深五寸生鐵固之近有人試發一石下有石灰乃至栢圓便抽一圓長三丈徑四尺現在自非
 輪王表塔神功所爲何能辨此基構終古不見其偉也今於上架塔二重塔南大泉涌沸鼓怒
 絕無水聲豈非神化所致也有幽州僧道嚴者姓李氏形極奇偉本入隋煬四道場後從俗服

樓上一本
有隋字

樓上一本
其基一本
作〇本

今年一百五歲獨住深山。每年七日來此塔上盡力供養。嚴怪其泉流涌注無聲。乃遣善水崑崙入泉尋討。但見石柱羅列。不測其際。中有寶塔可高三尺。獨立空中。四面水圍凝然而住。竟不至塔所。考其原始莫測。其由時俗所傳。育王所立。隋祖已來。寺塔現在。○懷州妙樂寺塔者。在州東武陟縣西七里妙樂寺中。見有五級白浮圖。塔方可十五步。並是側石編砌。石長五尺闊三寸。以下鱗次。葺之極細密。道俗目見咸驚訝。其神鬼所造。其下不測其底。古老相傳。塔從地涌出。下有大水。莫委其虛。有刺史疑僧濫飾。乃使人傍基掘下。至泉源。猶不見其際。此下開路。社二。○魏州臨黃塔者。在縣西三十里。本名舍利寺。今為尼住。基塔見在三邊有水。惟西開路。基構編石。從水底上蓮華滿。於三面。其水際深。人皆怯入。傳云舍利塔在其水內。空中如鄭州者。今改為冀州大都督府。○齊州臨濟縣東有瓶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擁從。驚人。周滅法時。令人百千用力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有損。今現在焉。○益州城南空慧寺內。金藏有穴。在寺近有道士。素知有藏。來就守。寺神乞神。令入穴取。得二斗金粟。依言即入。唯見地下金甕。行行相對。莫測其邊。寺僧通知。無敢侵者。○坊州玉華宮寺南二十里許。大高嶺。俗號檀臺山。上有古塔。基甚宏壯。而方四十三尺。上有一層。瓶身四面開戶。石門高七尺餘。廣五尺餘。傍有破甕無數。古老傳云。昔周文王於此遊獵。見有沙門執錫持鉢。山頭立住。喚下不來。王遣往捉。將至不見。遠看仍在。乃勸掘所立處。深三丈。獲得鉢杖而已。王重之為聖。故為起瓶塔一十三

臨一本
作

級。左側村墟常聞鐘聲。至龍朔元年。京師大慈恩寺沙門慧賢法師聞之。便往又聞鐘聲。慷慨此述。將事修理。恨無泉水。懷感猶豫。貴又感祥云。護塔善神曰。可即經始。不勞疑慮。又感異僧曰。我是南方淨土菩薩行化至此。云是塔自古至今。已經四造。勿辭勞倦。功用必成。唯須半作。不事華侈。三層便止。貴聞此告。親事經營。塔側古窠三十餘所。猶有熟瓶填滿。更尋塔南川中。乃是古寺背山面水。一期幽栖之勝地也。自未修前。鐘聲時至。恰今營構。依時發聲。三下長打。如今集僧上堂。方法龍朔三年掘得古銘云。周保定年塔崩。塔初成時。南望見渭。又云。置塔經四百餘年。崩計周保定至開皇元年。得二十年。開皇至龍朔初。得八十一年。又計銘記四百年後始崩。則塔是後漢時所造。後周無濫文者。前周大遙未知。古老所傳。周文是何帝代。但知塔甕巨萬。終非下俗所立耳。江州廬山有三石梁。長數十丈。廣不及尺。下望無底。晉咸康年中。庾亮為江州。登山過梁。見老公殊偉。廬屋崇峻。玉堂眩目。奇塔崇竦。莫測是何。循遷久之。終非人宅。乃拜謝而返。唐貞觀二十一年。荊州大興國寺塔西南柱。無故有聲。人往看之。乃見有金銅佛頭出。如是日日漸出。經三夕。方盡長六寸許。是立佛道俗咸異之。○高麗遼東城傍塔者。古老傳云。往昔高麗聖王出現。案行國界。次至此城。見五色雲覆地。即往雲中有僧執錫。住立。既至。便滅。遠看還見。傍有土塔三重。上如覆釜。不知是何。更往覓僧。唯有兜草。掘深一丈。得杖并履。又掘得銘。上有胡書。侍臣識之。云是佛塔。王委曲問答曰。漢國有之。彼名蒲圖。王因生信。起

木塔七重。後佛教始至具始末。今更增高本塔朽壞。斯則育王所統一閻浮洲。處處立塔。不足可怪。倭國在此洲外大海中。距會稽萬餘里。隋大業初。彼國官人會丞。來此學問。內外博知。至貞觀五年。共本國道俗七人。方還倭國。未去之時。京內大德。每問彼國佛法之事。因問云。阿育王依經所說。佛入涅槃。一百年後。出世取佛八國舍利。使諸鬼神一億家。為一佛塔。造八萬四千塔。徧閻浮洲。彼國佛法。晚至。未知已前。有阿育王塔。不。會丞答曰。彼國文字。不說。無所承據。然驗其靈迹。則有所歸。故彼土人。開發土地。往往得古塔。靈盤佛諸儀相。數放神光。種種奇瑞。詳此嘉應。故知先有也。○西域志云。罽賓國廣崇佛教。其都城內。有寺名漢寺。昔日漢使向彼。因立浮圖。以石構成。高百尺。道俗虔恭。異於殊常。寺中有佛頂骨。亦有佛髮。色青螺文。以七寶裝之。盛以金匣。王都城西北。有王寺。寺內有釋迦菩薩幼年。鬚齒長一寸。次其西南。有王妃寺。寺有金銅浮圖。高百尺。其浮圖中。有舍利骨。每以六齋日。夜放光明。照燭遠承。露盤至其邊。曙西域志云。波斯匿王都城。東百里。大海邊。有大塔。塔中有小塔。高一丈二尺。裝衆寶飾之。夜中。每有光曜。如火聚。云。佛般泥洹五百歲。後龍樹菩薩入大海。化龍王。龍王以此寶塔奉獻。龍樹龍樹受已。將施此國。王便起大塔。以覆其上。自昔以來。有人求願者。皆叩頭燒香。獻華蓋。其華蓋從地自起。徘徊漸上。當塔直上。乃至空中。經一宿。變滅。不知所在。西域志云。龍樹菩薩於波羅奈國。造塔七百所。自餘凡聖。造者無量。直於禪連河上。建塔千有餘所。五年一設。無遮。

梵一本作

止一本作

合一本作

六三一本作

大會○西域乾陀羅城。東南七里。有雀離浮圖。推其本緣。乃是如來在世之時。與諸弟子遊化。此土指城東。曰。我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名迦尼色迦。在此處起浮圖。佛入涅槃。後二百年。有國王字迦尼色迦。出遊城東。見四童子。壘牛糞為塔。可高三尺。俄然即失矣。王怪此童子。即作塔籠之。糞塔漸高。挺出於外。去地四百尺。然後始定。王更廣塔基。三百餘步。從地構木。始得齊等。上有鐵根。高三百尺。金盤十三重。沓去地七百尺。施功既訖。糞塔如初。在大塔南三百步。時有婆羅門。不信是糞。以手探之。遂作一孔。年歲雖久。糞猶不爛。以香泥填孔。不可充滿。今有天窗籠蓋之。雀離浮圖。自作已來。三為天火所災。國王修之。還復如本。父老云。此浮圖天火七燒。佛法當滅。塔內佛事。悉是金玉。千變萬化。難得而稱。旭日始開。則金盤晃朗。微風暫發。則寶鐸鏗鏘。西域浮圖。最為第一。○雀離浮圖。南五十步。有一石塔。其形正直。舉高二丈。甚有神變。能與世人。表作吉凶之徵。以指觸之。若吉者。金鈴鳴。應若凶者。假令人搖。亦不肯鳴。宣律師住持。感應傳云。律師問四天王。世尊舍利。閣維始了。舍利灰石。當置幾塔。天人龍鬼。各得分不答。曰。人得八分。天得三分。龍得十二分。灰石三分。鬼神得二分。修羅得三分。力士得一分。汝等天人。龍神。慎勿起諍。此是世尊。敬又問。世尊僧伽梨。當置何處。鉢孟錫杖。復置何處。答曰。世尊僧伽梨。付囑。堅疾。天令善護。持鉢孟錫杖。付囑。頤伽天。隨在供養。世尊僧伽梨。先遣在祇洹。十二年。中住鉢孟。在鷲頭山。十五年。中住錫杖。在龍泉。四十年。中住。又問。伽梨鉢杖。等何故。歷年。

住耶答曰。佛告我言。初度比丘尼損我正法。又為末世多惡比丘。貯蓄不淨物。不受持三衣。毀滅正法。故令僧伽梨等。六年住僧戒壇。六年住尼戒壇。令正法久住。又問。何故伽梨分為二處。住耶答曰。亦為末世惡比丘比丘尼等。不受持衣。多犯禁戒。無有威德。是故世尊令將僧伽梨六年住戒壇。令招威德。天人龍神。敬佛意故。不嫌比丘比丘尼。伽梨六年住戒壇。亦為惡尼。令修行入敬。供養比丘。勿起恚意。修持淨行。令諸鬼神敬順。佛意。日夜六時。來至伽藍。擁護尼眾。故住六年。又問。何故佛鉢在靈鷲山十五年住。答曰。世尊未涅槃前。在鷲山精舍。分析白毫光。明以為百千分。留一分光。施末法弟子。若破戒若持戒。乃至天龍鬼神等。於如來法中。能作一念善者。施此光明。世尊初成道時。四天王奉佛石鉢。唯世尊得用。餘人不能持用。如來滅度後。安鷲山。與白毫光。共為利益。於末法中。當隨佛鉢。於他方國。施比丘食。及以天龍等眾。隨順佛意。縱造非法。終不見過。又問。何故十五年。在鷲山精舍。答曰。初住五年者。欲表諸比丘。令觀五陰得證三昧。十年者。欲令解了諸法。得百法門。自此隨緣流行。諸國乃至法滅也。又問。何故錫杖在於龍窟中。四十年住耶。答曰。為護諸外道。及伏煩惱。惡龍破諸結。使開悟大乘四諦法輪。如來去世後四十年中。有飛行羅刹。能說毗尼藏及十二部經。詐為善比丘。食諸持戒者。日別四百。為斷此惡。故鎖龍窟。復令正法增住四百年。復令像法增住千五百年。復令末法增住二萬年。爾時大梵天王。來至世尊所。白佛言。如來初降城。至泮沙王國。問樹神道樹神。請佛至宮。

施上一本
有密字

住一本作

已白佛言。我受此神身。經二十大劫。過去諸佛皆來至此。我此宮中。有過去諸佛。四牙一千四百塔。我今請佛。昔為童子時。亂牙四枚。請佛垂慈。賜我四牙。欲造塔供養。佛即許之。即告阿難。汝往父王所。從彼典藏。取我四牙。阿難依命。即取佛告樹神。令留一牙。與汝供養。汝可造塔。并寫我經。教我令四弟子。在塔入滅。盡定守我牙塔。爾時樹神。即將七寶。來至世尊所。以神力故。於一念頃。即成四塔。高五十由旬。又造真珠樓觀。及以白銀。蓋於此四塔內。各造臺觀。具八萬四千。既造臺塔。已待我涅槃。後迦葉結集。當寫我教。令大毗尼藏。安彼塔中。我留此塔。汝好護持。勿令損壞。至我涅槃時。勸語文殊。我於三大劫。修無量苦行。今得四牙。已造塔安竟。令後末世法。欲滅時。令作利益。正法興顯。佛告阿難。我初成道時。從河洗浴。訖我苦行六年。手足爪甲不剪。皆長七寸許。時大梵天王。見我爪甲長。手執七寶刀。剪我手足爪甲。我將付父王。令善護持。王既崩。後轉付典藏。臣汝可往。至彼道。我須爪甲。阿難依命。取來。至世尊所。佛開函。取爪甲。普示大眾。我之手足。二十爪甲。猶如赤銅色。佛告大眾。汝等天人龍神等。可將我爪甲。當細熟視。恐未來世中。諸魔及外道。別將相似物。換我真甲。汝若疑非者。當以金剛。鎚以甲置鐵錘上。以鎚打擊。無片損者。乃真我甲。若以火燒。鍊變為金色。出五色光。上照有頂。見此相者。是我真爪甲也。佛告文殊師利及四天王等。從此末法後。多諸惡比丘。滿閻浮提。無有威德。無有智慧。至千四百年後。汝將我十爪塔。遊歷四天下。一國住經七日。如是周歷已。當至香山頂。阿

穉達池中。金沙洲上。住至千五百歲。我此大千界八百億國。教初流行。彼汝文殊師利。分身變
 爲國王。金剛齊菩薩。分身爲大臣。金剛幢菩薩。分身爲比丘。汝等三大士。共流通我教。幸不生
 疲勞懈怠也。又問。漢地塔寺古迹云何。答曰。今諸處塔寺。多是古佛遺教。基有玉表之福地。不
 可輕也。今有名塔如常所聞。無名藏者。隨處亦有。如河西甘州郭中寺塔。下有古佛舍利。及河
 州靈巖寺佛殿。下亦有舍利。○秦州麥積崖佛殿。下舍利。山神藏之。此寺周穆王所造。名曰靈
 安寺。經四十年。當有人出。荆州長寧寺塔。是有王所造。下有舍利入地一丈餘。石函五重。盛碎
 身骨。益州三塔。大石。今名武蓋。今名駱駝。法成。並有神異。如別傳說。○又問。楊都長干塔。鄴縣
 塔。是有王造者。是事云何。答曰。是昔劉薩何感靈。令往揚州。上越城望見。長干有異氣。因標掘
 得。如今傳所明。道宣師問。若爾已有若干。便有佛刹不答曰。非刹于也。于是地之長隴名隴。爲
 干塔。偏長隴之側。書不云乎。包括干越。越地多有長隴也。○臨海鄞縣塔者。亦是育王古塔。是
 賢劫佛者。有迦葉佛臂骨。非人所見。從地踊出。爲開俗福也。有羅漢將往。鐵圍山留小塔。其塔
 大有善神。且現二魚。井中。鰻鱓魚。護塔神也。其側有足跡石上者。云是前三佛蹈處也。昔周時
 此土大有人住。故置此塔。又問。若爾周穆已後。諸王建置塔時。何爲此土文記罕見。答曰。立塔
 爲於前緣。多是神靈所造。人有見者少。故文字少傳。楊雄劉向。尋於藏書。往往見有佛經。豈非
 秦前已有也。今衡岳南可六百里。在永州北。有大川。東西五百餘里。南北百餘里。川中昔有人

傳說下
本無又同
乃至俗
九也百
字三十

見一本
作耶二
字

古塔下
本無云
二字

千一本
作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八

住數十萬家。今生諸巨樹。大者徑二三丈。下無草木。深林可愛。中有大江。東流入湘江。尋澗
 之即得。川南有谷。北出入谷。有方池。四方砌石。水深龍居。有犯者。輒雷震山谷。左側多有山果
 橘柚楊梅之屬。列植相次。池南有育王大塔。石華捧之上。以石籠覆。與地平。塔東崖上。具有碑
 篆書。可識之。登梯抄取。足知立塔之由也。○衡山南大明師置寺處。亦有古塔云々。其寺南北
 十餘里。七處八會。流渠靜院。處處皆立。又問。諸神自在。威力殊大。至如蜀川三塔。威名大石。人
 有掘者。莫測其原。至如秦川武功一塔。古老相傳。名曰育王。三十年中。一度出現。至貞觀已來
 已兩度出。雖光瑞殊壯。而舍利如指骨。在石臼中。如何。隱隱若此。答曰。諸鬼神中。貧富不定。各
 是往業。如人不殊。天中亦爾。隨其所有。而用供養。此塔云々。鼓山竹林寺。名何代所出。耶。答曰。
 是迦葉佛時造。周穆王於中更重造。寺穆王佛殿。并及素像。至今現存。山神從佛。請五百羅漢。
 住此寺中。即今現有二十聖僧造寺。左側現有五萬五通神仙。供養此寺。僧前伽藍。驗說。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假)

伽藍篇第三十六 此有三部 述意部 營造部 致敬部
 原夫伽藍者。昔布金西域。肇樹福基。締構東川。終祈淨業。所以資塔蓋。其光明。精舍圖。其形像。

述意部第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伽藍篇

二十一

舊一本作

偏滿三千之界。住持一萬之年。建苦海之舟航。為信根之枝幹。規則發心。見便忘返。益福生善。稱為伽藍也。但惟年代日遠。法教衰替。寺像雖立。敬福罕備。或真或偽。改換隨情。或精或麤。乃同糞土。遂令目覩其迹。莫識厥旨。日用其事。不知所由。是以行道之衆。心無所安。流俗之徒。於法無敬。輕慢於是。乎生陵蹈於是。乎起欲以此。譏法不亦難哉。者乎。是以古德寺誥。乃有多名。或名道場。即無生廷也。或名為寺。即公廷也。或名淨住舍。或名法同舍。或名出世間舍。或名精舍。或名清淨無極園。或名金剛淨刹。或名寂滅道場。或名遠離惡處。或名親近善處。並隨義立。各有所表。今道俗雜居。豈得稱名也。

二造部第

依宣律師祇洹寺感通記云。經律大明祇洹寺之基址。多云八十頃地。一百二十院。准約東西。近有十里。南北七百餘步。祇洹須達二人共造。成之已後。經二百年。被燒都盡。則當此土。姬周第十三主平王之三十一年。祇洹太子初雖不許。賣後見布金欣然。奉施即告長者。吾自造寺。不假於卿。須達不許。因此共造。太子立願。後若荒廢。願樹還生。恰至被燒。屋宇頓盡。所立樹者。如本不殊。何以被燒。良由須達為凡之時。賣肉得財。居賤出貴。常願荒儉。家雖巨富。財由穢心。故以此造寺。終遭煨燼。太子願力淨心。樹生業行。有殊表之染淨也。於後五百年。有旃育迦王。依地而起。十不及一。經于百年。被賊燒盡。經十三年。有王六師迦者。依前重造。屋宇壯麗。皆寶莊嚴。一百年後。惡王壤之。為殺人場。四天王及娑竭龍王。忿之以大石壓之。殺毀者。經九十年。

是良一本作

荒無人。物。利天王第二子下為人王。又依地造莊飾嚴好。過佛在時。經百五十年。魔天燒滅。則當此土。漢末獻帝二十九年。以事征。顯宗已後。和安桓靈之代。西域往來行人。接踵則見。天王葺構之作。祇樹載茂之緣。後雖有造者。僅接遺基。至于今日。荒涼而已。依南天子撰祇洹圖一百卷。北天子撰五大精舍圖二百卷。各在本天。不可具述也。夫造寺法。用不可指。定。隨其施主。物有豐儉。雖量力而作。然須用心精誠。而造寺物。雖小得福弘大。故無上依經云。雖造四果。聖人塔廟。滿四天下。盡形供養。不如有人。佛涅槃後。取佛舍利。造塔供養。所得功德。勝前功德。百千萬億分。不可為喻也。一由福有優劣。二由心有強弱。若有真心。縱小尚得福多。何況於大。若有偽心。縱大尚得福少。何況於小。是故行者。若欲造作。必須殷重。不得輕慢也。如賢愚經云。天語須達長者云。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使令得百車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至趣世尊。正使令得百車象珍寶。不如舉足一步。往趣世尊。正使令得四天下。滿中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向世尊。所得利益。盈逾於彼。百千萬倍。聞已。歡喜。佛為說法。成須陀洹果。須達問舍利弗。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爾。時須達長者。即於道次。住二十里。作停舍。須達請太子。欲買園造精舍。祇洹太子言。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隨其價。太子祇洹言。我戲語耳。須達言。太子不應妄語。即共與認時。首陀會天。化作一人。為評詳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價既已決。不宜中悔。太子遂與之。便使

補上一本
有得字

又一本作
差

非下一本
有言字
色欲一本作

人象負金出八十頃中順更欲滿殘餘少地子維阿舍經五百步。幸經亦云。太須達思惟何藏金
 足不多不少當取滿之祇隨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藏何者可足當補滿祇隨念言
 佛必大德乃使斯人輕寶乃爾教齊且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我自上佛共立精舍
 須達歡喜即然可之即便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白國王長者須達買祇隨園欲為瞿曇
 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衆與共摘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衆住王
 舍城我等徒衆當住於此王報須達六師出如此言須達愁惱不樂舍利弗怪問不樂須達具
 述報之舍利弗言正使六師滿閻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摘何等自恣聽之須
 達歡喜即報國王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時舍利弗共勞度又各現神變外道不如在
 文經時舍利弗既見外道受屈即爲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六師徒衆三億弟子於
 舍利弗所出家學道摘技訖已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園精舍須達自手捉繩一頭
 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言尊人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
 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悉見六天嚴淨宮殿問舍利弗是六天何處最樂舍利弗言下
 三欲染上二憍逸第四天中少欲知足常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
 正當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徒繩時舍利弗慘然愛色即
 問尊者何故愛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毗

樓坊一本作

婆尸佛亦於此地爲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乃至七佛已來汝皆爲佛起立精
 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至今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爲要不可不種是
 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爲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爲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
 百二十處別打捷椎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即往白王王聞即遣請佛世尊與諸四衆前後圍遶
 放大光明震動天地徧照三千城中伎樂不鼓自鳴盲聾病者皆得具足男女大小覩斯瑞應
 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都悉來集聚爾時世尊隨病投藥爲說妙法各得道迹佛告阿
 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華果祇隨所有二人同心共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隨樹給孤
 獨食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爾時阿難及四部衆聞佛所說頂戴奉行又涅槃經云須達取金
 隨集布地一日之中唯五百步金未周徧祇隨即語須達餘未徧者不復須金請以見與我自
 爲佛造立門樓常使如來經由出入祇隨太子自造門坊須達長者七日之中成立大房足三
 百口禪坊靜處六十三所冬室夏堂各各別異厨坊浴室洗脚之處大小圓圓無不備足○問
 曰何故如來偏住此園耶答曰依眞諦師傳云過去第四拘留孫佛時人壽四萬歲有長者名
 曰毗沙此地廣一由旬純以金版布地徧滿其上奉施如來以爲住處第五拘那含牟尼佛時
 人壽三萬歲有長者名大家主以此園地廣三十里純以銀衣等徧布其地并以乳牛及犢子
 充滿其中奉施如來起爲住處第六迦葉波佛時人壽二萬歲有長者名大幡相以此園地廣

二十里純以七寶徧布其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第七今釋迦牟尼佛人壽百歲時有長者名須達多此園地廣唯十里純以金餅布地周滿園中金厚五寸買此園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至後彌勒佛出世時人壽八萬歲須達多時為蟻法國大臣名須達多此園地還廣一由旬純以七寶徧滿布地奉施如來起為住處過去未來地雖延促終是一所能施之人雖有前後據體而論還是一人常為長者殷富熾盛常充供養諸佛不絕至釋迦時初得須陀洹果臨終時得阿那含果至彌勒佛出時方證阿羅漢果故雜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自往看病記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陀天常下來禮拜佛聽法已還歸天上此據經中亦示其小又大集經云佛告梵天王等我諸聲聞現在未來三業相應及與三種菩提相應有學無學具足持戒多聞善行度諸眾生於三有海及諸施主為我聲聞而造塔寺亦復供給一切所須及彼眷屬付囑汝等勿令惡王非法惱亂爾時梵釋天王龍王夜叉等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大德婆伽婆已有一切如來塔寺及阿闍若處及未來世若在家出家人為於世尊聲聞弟子造塔寺處我等悉共守護令離一切諸難怖畏亦如有給施飲食衣服臥具湯藥一切所須如是施主我等亦當護持養育故七佛經云護僧伽藍神斯有十八神一名美音二名梵音三名天鼓四名歡妙五名歡美六名摩妙七名雷音八名師子九名妙歡十名梵響十一名人音十二名佛奴十三名歡德十四名廣目十五名妙眼十六名徹聽十七名徹視十八名徧視寺既有神護

亦一本作

生一本作

致敬部第

一心一本

先出

言體一本

居住之者亦宜自勵不得惰怠恐招現報也述曰依如西域凡有士女既到伽藍至寺門外慶已所遇先整衣服總設一禮入寺門已復設一拜然後安庠直進不得左右顧眴故涅槃經云往僧坊者有其七法一者生信二者禮拜三者聽法四者至心五者思義六者如說修行七者迴向大乘利安多人住是七善最勝最上不可譬喻又郁迦長者經佛言長者居家菩薩入佛寺精舍當住門外一心作禮然後當入精舍自念言我何時當得如是居寺出塵垢之處又十住毗婆沙論云在家菩薩若入佛寺初欲入時於寺門外五體投地應作是念此是善人住處行慈悲喜捨住處是故須禮若見諸比丘威儀具足見已恭肅敬心禮拜親近問訊又自愛經云時有國王詣佛所遙見精舍下車却蓋解劍脫履拱手直進又僧祇律云若行平視迴時合身總迴行時先下脚跟後下脚指又智度論云出入來去安庠一心舉足下足觀地而行為避亂心為護眾生故是名不退菩薩相又西國寺圖云行至佛所禮三拜竟圍繞三匝唱讚三契禮佛既已方至僧房房外一拜然後入見上座次第至下各設三拜僧多一拜若見非法之事不得譏訶若發言嫌責自失善利非入寺之宜故涅槃經云夫入寺者棄捨刀杖雜物然後入寺捨刀杖者去瞋恚三寶心也捨雜物者去從三寶乞求心也且除雨過乃可入寺順佛而行不得逆行設復緣礙左邊常想佛在右入出之時悉轉面向佛禮拜三寶者常念體唯一何者覺法滿足名佛所覺之道名法學佛道者

名僧則知一切凡聖體同無二也。若入寺時低頭着地不得高視。見地有蟲勿誤傷殺。當歌唄讚歎。不唾僧地。若見草木不淨。即須除却。又四分律云。入僧寺已。應先禮佛塔。次禮聲聞塔。後禮第一上座。乃至第四上座。又五分律云。若入僧多。但別禮師。餘人總禮而去。又四分律云。得禮出家五衆。亡人塔及如來塔。又五百問事云。弟子得禮師塚。以報恩故。又增一阿含經云。塔中不應禮餘人。又十誦律云。佛塔聲聞塔前。自他不得禮。又五百問事云。佛塔前禮餘人得罪。又三千威儀經云。不得座上作禮。今時或有諸寺。及以俗家。見有道士。在牀上禮佛。此大慢。譬如毗尼母論云。不得著革履。富羅入塔。履此名靴。五百問事云。若是淨潔靴履。鞵屨等。得著禮拜。僧祇律云。若受人禮拜。不得如癡羊不語。當相問訊。少病少惱。安樂不道。路不疲苦。不巳下。廣述曰。若有士人或難。因緣須至寺宿。不得臥僧牀席。必無私有借臥。如法然。不得共僧同其牀。臥。故寶梁經云。共僧同牀。半身枯死。墮地獄。受其大苦。僧未眠時。不得在先眠。不得調戲言笑。說非法語。失於威儀。驚動衆心。若有便利。洩唾。爲求法宿。不得出外者。無犯。睡時右脇著牀。以脚相壘。心係明相。念當早起。表出家因也。是故經云。仰臥者是修羅。臥伏地臥者是餓鬼。臥左脇臥者是貪欲人。臥若右脇臥者是出家人。臥衆僧未起在前。早起嚴儀。容服至僧房前。故沙彌威儀經云。若入師房。應三彈指。又三千威儀經云。若入師房。當具五法。一於外彈指。二當脫朝三作禮。四正住。教坐乃坐。五不忘持經。又僧祇律云。弟子應晨起。先右脚入師房。已頭而禮。

若下一本
無受字

相順一本
本作

總一本
松○燈一本
本○燈一本
迴一本
本○燈一本

足問安眠。不故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四不得太逼。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當不近不遠。側廂而立。令師小語。得聞不費尊力也。又欲行時。威儀進止。皆不得離師。故善見論云。弟子從師行。不得遠師七尺。又沙彌威儀經云。弟子從師行。不得以足踏師影。○述曰。若女人入寺。法用同前。但不得在男子。上坐。形相語笑。脂粉塗面。畫眉假飾。非法調戲。共相排盪。持手搥人。必須攝心。整容隨人。教令依次。持香一心。供養懺悔。自責。生女人中。常成障礙。於此妙法。修奉無因。不得自專。由他而辦。一何苦哉。深生悲悼。若見沙彌。禮如大僧。勿以小位而不加敬。此於大僧。爲小在俗。爲尊。如此等法。竭力而行。法用既多。具在士女篇述。○述曰。若男女所修事。訖須欲出寺。佛塔前設禮三拜。還須右邊三匝。合掌唱讚。然後却行。出寺門外。復設一禮。若見僧時。徒衆若少。各禮三拜。僧若多時。總辭三拜。故善見論云。禮佛時。應遠三匝。三拜。四方作禮。合十指掌。又手於頂。却行而出。絕不見如來。更復作禮。迴前而去。重禮報恩也。凡欲入寺之行。爲作出世之緣。建立寺者。開淨土之因。供養僧者。爲出離之軌。故惟穢俗之鄙質。入伽藍之淨刹。所有施爲。恐乖法式。若也還家。微捨自贖。表僧有法施俗。有財惠。舉動合宜。內外俱益也。頌曰。玄風冠西土。內範軌東矜。大川開寶匣。福地下金繩。繡牕高可嘆。畫拱疊相承。日馭非難假。雲師本易憑。陽樓疑難燧。陰軒類鑿冰。迥題飛星沒。長楣宿露凝。旌門曙光轉。輦道夕雲蒸。祇洹多靈物。

徒一本作

竹園滿休徵 虛薄筆難紀 微軀竊自凌 優遊徒可恃 恩蔭永難勝

感應緣略引 晉建元寺并建康太清寺 宋靈味寺在鍾山蔣林里 漢平等寺寺在南

京晉昇平白塔寺在秣陵三井里 晉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 臨海天台山石梁聖寺

東海蓬萊山聖寺 抱罕臨河唐述谷仙寺 相州石鼓山竹林聖寺 巖州林慮山靈隱聖

寺 晉陽冥寂山聖寺 代州五臺山大孚聖寺 魏太山丹嶺聖寺 雍州太一山九空仙

寺 終南山大秦嶺竹林寺 梁州道子午關南獨聖寺 終南折谷炬明聖寺 終南庫谷

內寺 西域志諸山感供聖寺

總述中邊化跡降靈記○晉建元寺建康太清里寺其本宋北第元徽二年宮人陳太妃造寺

塔舍利靈應相仍每夕放光寺大殿後畫迦毗羅王及毗沙門天王二像若有僧侶失儀童豎

褻慢者無不影響表異使其恭肅若使虔誠懺禮標心懇切者必空中有彈指聲或循邊翼衛

其間有請福祈願者莫不尅諧○宋靈味寺建康鍾山蔣林里宋永初三年沙門法意起造晉

末有高逸沙門莫顯名迹巖栖谷飲常在鍾山之阿一夜忽聞怪石崩墜聲振林湖明且履行

唯見清泉湛然因聚徒結宇號曰靈味寺焉○漢平等寺廣平武穆王壞舍宅所立也寺門外

有金像一軀高二丈八尺相好端嚴常有神驗國之吉凶先炳祥異孝昌三年十二月此像面

有悲容垂淚徧體皆濕時人號曰佛汗京師士女空市而觀有一比丘以淨綿拭其淚須臾之

相上一本
有齊字
巖州等九
字一本無

旦一本作
日一本作
懷舍一本
作懷捨

白上一本
有善字次

往一本作

授一本作

間綿濕都盡更以他綿換拭俄然復濕如此三日乃止至明年四月爾朱榮入雜陽誅戮百官
死亡塗地至永安二年三月此像復汗京邑士庶復往觀視五月北海入洛莊帝北巡七月北
海大敗所將江淮子弟五千餘人盡被俘虜無一得還永安三年七月此像悲泣復如初汗每
經神驗朝野惶懼禁人不聽觀視至十二月爾朱兆入雜擒莊帝帝崩於晉陽宮殿空虛百日
無主唯尚書令司州牧樂平王爾朱世隆鎮京師商旅四通盜賊不作○白塔寺在秣陵三井
里晉升平中有鳳凰集此地因名其處為鳳凰臺至宋升平二年齊太祖起造立寺之始咸以
山高難於谷汲比丘法和爰發誓云若此地可居當使自然出水乃於食堂前試鑿井曾不數
仞而清泉湛然甘香清美流未嘗竭○白馬寺在建康中黃里太興二年晉中宗元皇帝起造
昔外國王欲滅佛法宣令四遠毀壞塔寺次招提寺忽有一白馬從西方來繞塔悲鳴騰躍空
中或復下地一日一夜鳴聲不絕以事白王王潛下淚深自愧責即勅普停已毀之塔並更修
復由此白馬大法更興因改招提為白馬此寺之號亦取是名焉○東晉初天台山寺者昔有
沙門帛道猷或云竺道猷統涉山水窟括奇異承天台石梁終古無度乃慷慨曰彼何人斯獨
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往趣石梁周瞰崖隙久之方獲其山石梁非一
聖寺亦多將欲直度不惜形命且虹梁亘谷下望萬尋上闕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
石攀登路絕猷乃別思冀投夜宿梁東便聞西寺磬聲經唄唱薩勇意相續通夕不安又聞聲

曰却後十年當來此住何須苦求雖爾不息晨夕惋恨結草為菴彌年禱觀後試造梁乃見橫石洞開梁道平正因即得度遂見棟宇宏壯圖塔環奇神僧叙接宛同素識中食既訖將陳住意僧曰却後十年自當至此何勞早住相送度梁橫石已塞至晉太元年終於山所形似紅色端坐如生王羲之聞之造焉望崖仰挹今有往者雲迷其道○宋時朱齡石者使往遼東還返失道隨風泛海一月餘日達于一島糧水俱竭入島求泉漸深登山乃見一寺堂宇莊嚴非所曾觀僧問所從具說行事設食飲水問以去留石曰此乃聖居非凡可住僧曰欲住任意石苦辭欲還僧告曰此間去都二十餘萬里石等聞之驚怖曰若爾何緣得達僧曰自當相送不勞致愛又問曰識杯度道人曰識之便指壁上鉢僧曰此是彼物有小過罰在人中便取鉢併與石并書一封上為書字然不可識曰可以著鉢與之令沙彌送勿從來道此有直路疾至船所須更至海沙彌以一竹杖著船頭語曰但閉舫聽往不勞航柁於是依言但聞颼颼風聲有竊視者見船在空雲飛奔於山林海上數息間遂達揚都大桁正見杯度倚欄口云馬馬石既至書自飛上度手度驚曰汝那得遂菜道人書喚我歸耶乃說緣由又將鉢與之手捧鉢曰吾不見此鉢四千餘年擲上入雲下還接取太初中無故而死事在高僧傳○晉初河州唐述谷寺者在今河州西北五十里度風林津登長夷嶺南望名積石山即禹貢導之極地也衆峯競出各有異勢或如寶塔或如層樓松栢映巖丹青飾岫自非造化神功何因綺麗若此南

此上一本有以字

數十一本一作十本杖

行二十里得其谷焉鑿山構室接梁通水遶寺華果蔬菜充滿今有僧住南有石門瀆於河上鑄石文曰晉太始年之所立也寺東谷中有一天寺窮計處所略無定止常聞鐘聲又有異僧故號此谷名為唐述卷云鬼也所以古今諸人入積石者每逢仙聖行住恍忽現寺現僧東北嶺上出於醴泉甜而且白服者不老○高齊初有異僧投鄴下寺中夏坐與同房僧亡名款曲意得客僧患痢甚困名以酒與之客曰不可也名曰但飲酒雖是戒禁有患通開客舉眉為飲之思損夏滿辭還本寺相送出都客曰頗聞鼓山竹林寺乎名曰聞之古來虛傳竟無至者客曰無心相造何由而至一夏同房多相惱亂患痢飲酒乃是佳藥本非所欲為意而飲願不此及人山寺孤迥時可歷覽想一登陟以副虛懷名聞喜踊曰必能導達夕死無恨至九月間尅望尋展幸賜提引不爾無由客曰若來可從鼓山東而上東度小谷又東北上即是石寺至期與好事者五六人直詣石窟寺山僧曰何以得來曰欲往竹林道由於此僧曰世人可笑專聽妖言此山東西我並遊涉何處有寺古有斯言不勞往也名曰彼客致詞極非孟浪何有虛也只得尋之尋而不獲非余咎也石窟寺僧數十相隨依言東上度谷尋嶺忽見一翁把鑿斲地又見一僧來至鋤禾四邊把錫曳鑿曰去年官寺道人放馬食我禾盡今年復來蹋我秋苗舉鑿趙僧並皆返歸唯名一人東北獨上翁曰放你上山乞蟲喫却遂依東上林木深茂聞南嶺上有吟詠聲名曰非往者客耶曰是也排榛而出執手叙闊相將造寺瞬目間忽見崇峯巖

曾永一本
作求一字
永一本作
求次同
憤恨一本
作恨恨
并一本作

日脩竹干雲。重門洞開。複殿基列。門外東西。槽檻飾以金鋪。似有馬蹤。而無繫者。行至門首。曰。且住。此通和尚。去須臾。便出引入。至佛殿前。禮拜訖。西至廊下。和尚可年九十許。眉長鼻高。狀如西僧。傍有官吏。可三十人。執文簿。有所判斷。舉手告曰。下里山寺。殊無可觀。何能遠涉。名即禮拜十數拜。和尚曰。行來疲頓。可止。將至房去。便引西房北。東轉見僧。憑案讀經。名便禮拜。都不慰問。便引盡北行。東出至本客房。中歡笑通霄。展言永住。彼曰。一任和尚。不敢為礙。待明為諮。報曰。和尚不許。乃至中食。不異鄰中。臨別。和尚曰。知欲永住。知友情也。然出家人。不可兩處安。名本寺受供。可得乖否。必欲永住。可除彼名。好去。便辭送出。執手憤惋。既別。悽然行一里間。數數反顧。寺塔林竹。依然滿目。更行二里。返顧并無。但是峯崖雜樹。行西下。依隨本道。不見田苗。亦無田翁。乃至石窟。備為僧說之。○高齊文宣在晉陽。使人騎白驄。馳向寺。取經函去。使問。不知何寺。帝曰。但任馳行。自知寺處。日晚出城。馳行至急。奄然如睡。忽至一山。名為冥寂山。半有寺。有羣沙彌。曰。高洋驄馳來也。便引入寺。見一老僧。拜已問曰。高洋作天子。何似。答曰。聖明。問曰。爾來何為。答曰。令取經函。僧曰。洋在寺。願讀經。今取何用。指示北行。東頭是其本房。汝可彼取。函與之。即乘駝而返。如睡如夢。奄至晉陽。以函反命。不久帝行至谷口。木井寺。有捨身癡人。不解語。忽語帝曰。我先去。爾後可來。帝然之。是夜癡人死。不久帝於晉陽。不豫。使劉桃枝。負行鼻血淋漓。是夜帝崩。○代州東南五臺山。古稱神仙之宅也。山方三百里。極峻巖崇。峻

詳一本作
下同

雪一本作
之
井七百一
本里作
抵一本作
指一本作

三一本作
二一本作

榮一本作
一作

有五臺上。不生草木。唯松栢茂林。經中明文。殊將五百仙人。往清涼雪山。即斯地也。地極嚴寒。多雪。號曰清涼所。所以古來求道之士。多遊此山。遺迹靈窟。即目極多。中臺最高。去并七百望。如抵掌。上有小石浮圖。其量千計。即是魏文帝宏所立也。石上人馬跡。宛然如新。有大泉名曰太華。清澄如鏡。有二浮圖夾之。中有文殊師利像。人有至者。鐘聲香氣。無日不有。神僧瑞像。往往逢遇。龍朔三年。下勅。令長安會昌寺。僧會曠。往彼修理。寺塔前後。再返亦遇。靈感中臺。東南下三十里。有大孚靈鷲寺。古傳漢明所造。現有東西二道場。像設猶存。南有華園。二頃許。四時相間。互相映發。古今常然。不知元由。貞觀年中。有禪師名解脫。聚住。習定。自云於華園北。四度見文殊師利菩薩。翼從滿空。羣仙異聖。不可勝紀。近有僧朝禪師。居山三十餘載。亦遇仙聖。飛空而去。唯留故皮。南臺三十里內。多是名華。徧於峰岫。俗號華山。中有聖寺。鐘聲時發。曾見異人形。偉冠世。言語之間。超騰遠。其山甚近。滯俗罕登。登者必感勝緣。○魏太山丹嶺寺。釋僧照。未詳氏族。性多虛放。好追靈迹。講詭之處。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遊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諸流。下有穴孔。因穴而入。行可五六里。便得出穴。外有微徑。其東北上行。數里得石渠。闊三兩步。水西流。清澄徹上下。藥草蔓莖。委地青翠。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甚衆。東頭屋內。有數架黃裘。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釜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室裏。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瞻眺。唯見茂林懸澗。非有人

無上字一本

印鎮一本

洪一本

經一本

子午關南一本

額下本作

居須臾之間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傾慰若舊問所從來答云我
 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
 姓為主答曰是魏家曰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之遂取穀穗搗之作粥又
 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之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業照云吾誦法華經神
 僧鎮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架上如許經吾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遂
 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疲苦睡僧曰但睡我自常業耳達旦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
 幸得奉謁今暫還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
 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來瀑布覓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不可具述○
 雍州鄠縣南繫頭山寺者其山本舟人繫船其頂故以名焉昔太一未分山連太行王屋白鹿
 河水停於此川號爲山海及巨靈大人秦洪海者患水浩蕩以左掌托太華右足蹋中條太一
 爲之裂河通地出山遂高顯仍本號爲張衡西京賦云高掌遠矚以流河曲者是也古老傳云
 繫頭南有九空仙寺昔有人山探逼暮不知歸道依林而宿夜聞鐘聲在近卽尋之忽見一寺
 僧衆百餘但有行坐而不叙問其人怪之至明失寺此來在近無往尋者有僧曾至山但有層
 峯秀林不可登踐又云山有九窟仙人所居也有藍田大谷伏羲城側歸義寺僧弘藏者有膽
 勇聞而往尋積日累夜巡繞山際止獲五窟甚圓淨如人所造無罅漏似有居者又光明寺了

禪師亦往尋覓依窟一夏今所謂照陽窟也足爲華望之大觀也而仙寺終不見焉○子午關
 南大秦嶺竹林寺者至貞觀初探蜜人山行聞有鐘聲尋而往至焉寺舍二間有人住處傍大
 竹林可有二頃其人斷二節竹以盛蜜可得五升許兩人負下尋路而至大秦戍具告防人以
 林至此可十五里戍主利其大竹將往伐取遣人依言往覓過小竹谷達于崖下有鐵鎖長三
 丈許防人曳鎖掣之大半將上有二大虎據崖頭向下大呼其人怖急返走又將十人重尋值
 大洪雨便返藍田悟真寺僧歸真少小山栖聞之便往至小竹谷北上望崖失道而歸常以爲
 言真云此竹林至關可五十許里○子午關南第一驛名三交驛東有澗東南坡數十頃是栗
 樹素不知有僧住屢聞鐘聲不以爲奇一時驛家婦女採樵入澗忽值一僧獨坐石上縫衣傍
 無一物此女有信心白曰不知師在此日時欲至向驛食來僧云貧道山居不得食驛家官食
 女曰自有私食足以供養僧曰信心人食亦不可得女恐時過馳走取食及來尋之不見其迹
 由是常令家人左近追之永不可值而有鐘聲此寺去驛五里○又終南折谷內樓蘭寺者近
 有人見一僧云備爲聲禱向寺問寺在何處云在折谷炬明東嶺頭其人爲荷襪將至寺見一
 僧從南崖來可長五十尺相召來其人辭返語曰君日日入山採柴可於柴下取齋殘餅食之
 不須道得之由緣便隨其言日得其餅妻怪竊之不得已便說遂瘧經年又見二僧入谷其人
 手招指口如是三返便得語其人近死今入山者至炬明嶺側常聞鐘聲亦往往見有異僧近

德下一本
無不字
殿一本作
堡一本作

有一僧聞已遇見入谷僧疑是櫻蘭寺問言大德不是櫻蘭寺僧不曰是欲隨大德去得不日
可相隨來但聞耳邊颼颼風聲至急心惟曰此何必是聖或入深山躡頓我竊生念時前僧便
失懊惱之甚返迴三日方達谷口乃於避世堡立精舍以之精舍見存其僧不知所終○又終
南庫谷內西南又名胡盧谷昔有人於山探斫遇見一寺并石室石門門內並寶器重大不可
勝然不見僧人是衆僧供用具度其人裏回顧盼記誌處所以所齋瓠盧掛於室樹下山召村
人往尋其谷內樹上往往悉是瓠盧莫知蹤跡今有尋山云石門扇在山崖傍半入山下其半
雖出無人力開之今其谷名庫地名天藏故谷口府坊皆名天藏測其山中則彌勒下生方現
於俗耳○西域志云烏菟國西南有檀特山山中有寺大有衆僧日日有驢運食無控御者自
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顯慶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寺主名
戒龍爲漢使王玄策等設大會使人已下各贈華氍毹十段并食器次仲呈使獻物龍珠等具錄
大異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寶塔一佛印四至於十月一日寺主及餘衆僧送使人西行
五里與使泣淚而別曰會難別易物理之然況龍年老此寺即諸佛成道處爲奏上於此存情
預修當來大覺之所言意勤勤不能已已若廣明西域塔寺通志○敬尋佛法東流年向六
百三寶傳記卷盈三千其內名僧德重可觀神通變化靈瑞感通向有千人自古君臣隱遁逸
民負才傲俗之流並皆崇敬如賢如聖備在傳記不可具述故入大乘論云尊者聖人賓頭盧

之下一本
無然字

掣一本作

殿一本作
殿一本作
殿一本作

且一本作
且一本作
且一本作
且一本作
且一本作
且一本作

羅暎羅等有十六大阿羅漢住世通法又有九億無學聖人亦在此洲未入涅槃准此而詳今
諸山海所居衆僧多聞馨聲或尋遇寺豈非聖人之所處乎今更約諸門以分三時一約住世
二約賢劫三約釋迦一佛爲候初約住劫用辯通塞者如西域所列往劫行事如薩埵捨身流
血尙在達摩捨子杖捶遺血布髮掩泥之所捨身求偈之地月光斬首尸毗飼鷹斯等遺跡並
惟古劫計數災蕩如何尙存天竺名僧亦疑斯致理如所問無宜獨留而往事迹有僧釋云此
乃如來神力由菩薩志行雖有三災不可除滅後成世界依而集之亦有人言三災之化無往
不除乃至無一隙塵而得存焉今云塔在豈不乖乎諸德釋云但非聖跡者如無一隙得住今
云有者由聖力加被故得久住欲使後代師之慕仰冀聖蹤依之得道世界初成昔古遺跡
相似而現並是佛之神力變化所爲故五不可思議中一是佛神力也所以往劫生事而列之
第二約同劫以明相對有四且如一鉢千佛共同故傳云釋迦受食四王奉鉢滅後流行至毗
舍離若干百年又至乾陀衛又至西月支于填丘夷次當達震且還向師子國還來天竺上昇
兜率彌勒見曰釋迦佛鉢今來至此七日供養還下龍宮彌勒成佛四王還獻二者龍宮佛影
千佛同留三者方石說法千佛同坐即捷旆早鉢樹下是也四者石塔盛衰千佛同候上傳之
中多明四佛行坐之跡准此未來抑亦可見第三明釋迦一代通而不等如天道寶階滅無遺
緒吒王大塔七化已三道樹滅而更生佛跡毀而還現楊枝摧而重出舍利試而逾靈諸如此

身下一本
無待聖
支利一本
四本字
作○

訪一本
助一本
作

一本
○一本
珠
作
珠

於下一
無寺字
本

一
述意部第

例故應不通後佛。至如雞足迦葉留化。慈尊山宮明辯持身待聖。沮渠滅定之侶。摩利應供之徒。事局未來。神化絕域。皆為明通。顯累俗。慈導有情。澄神諸有也。依道宣律師感應記。問天人曰。荊州河東寺者。此國甚大。余與慈恩寺。嵩法師交願積年。其人即河東羅雲法師之學士也。云。此寺本曾住萬僧。震旦之最。聞之欣然。莫測河東之號。請廣而述之。亦佛法之大觀也。答曰。晉氏南遷。郭璞多聞之士。周防地圖云。此荆楚舊為王都。欲於硤州置之。嫌逼山遂止。便在宜都之號下。至松滋地。有而勢都邑之像。乃掘抗穉土。嫌其太輕。覆寫本坑土。又不滿。便止曰。昔金陵王氣於今不絕。固當經三百年矣。便都建築。仍於此置河東。改遷裴薛柳杜四姓居之。地在江曲之間。類蒲州河曲。故有河東目也。有東西二寺。昔符堅伐晉。荊州北岸並沒。屬秦。時桓仲為荊牧。遂翼法師。度江造東寺。安長沙寺。僧西寺。安四層寺。僧符堅歿後。北岸諸地還屬晉家。長沙四層諸僧各還本寺。西東二寺因舊。廣立。自晉宋齊梁陳氏。僧徒常數百人。陳末隋初有名者。三千五百人。淨人數千。大殿一十三間。惟兩行柱。通梁長五十五尺。欒榑重疊。國中京冠。即彌天釋道安使弟子翼法師之所造也。自晉至唐。曾無虧損。殿前四鐵鑊。各受十餘斛。以種蓮華。殿前塔。宋譙王義季所造。塔內素像。切利天工。所造佛殿中多金銅像。寶帳飛仙。真珠華珮。並是四天王。天人所作。寺內僧衆。乘於主客。出萬餘人。當途講說者五十三人。十三人。得其聖果。各領千僧。餘小法師五百餘人。十誦律師有四十人。九人得聖。大小乘禪師八百餘。

人。其得聖人二百二十四人。徒衆嚴肅。說不可盡。寺法立制。誦經六十紙者。免維那。誦法華度。免直歲。寺房五重。並皆七架。別院大小。今有十所。般舟方等二院。莊嚴最勝。夏別常有千人。四。周廊廡。咸一萬間。寺開三門。兩重七間。兩廡殿宇。橫設並不重安。約准地數。取其久故。所以殿宇至今三百年餘。無有損敗。東川大寺。唯此為高。映曜川原。實稱壯觀也。又問彌天釋氏。宇內式瞻云。乘赤驢。荆襄朝夕而見。未審如何。答曰。虛也。又曰。若爾。虛傳何為。東寺上有驢臺。峴南有中驢村。據此行由。則乘驢之有地也。答曰。非也。後人築臺於寺植樹。供養焉。有佛殿之側。頓置驢耶。又中驢之名。本是閩國鄰國之故地也。後人不練。遂妄擬之云云。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三十九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鹿假)

舍利篇第三十七 此有五部 述意部 引證部 佛影部 分法部 感福部
夫聖德遐邇冠絕人天。理妙六經。神高百氏。超羣有之遺蹤。越賢良之勝迹。化緣既終。從俗。光故雙樹。入枝隨義。所表舍利八分。亦遂緣感。會入金剛。定預碎全身。欲使福被天人。功流海陸。至於牙齒髮爪之屬。頂蓋目睛之流。衣鉢瓶杖之具。坐處足蹈之迹。盡括今古。聖變無窮。祥應荐臻。瑞光頻朗。賢愚共覩。豈猶來感。且如三皇五帝。夏殷文武。孔丘莊老。惟聖惟賢。共遵共。

引證部第

敬莫不葬骨五泉遺塵九土。聲光寂寂孰識其蹤。罕知生福奚感來報。豈比能仁大聖形影垂芳。應感之道不窮。敬仰之風逾遠。紹化迹於大千。拔沉冥於沙界。致使開示之道隨義或殊。會空之旨齊其一實也。

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利。其色白也。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也。三是肉舍利。其色赤也。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推打不碎。若是弟子舍利。推擊便破矣。又菩薩處胎經云。世尊告諸大眾。念我古昔所行功德。捨身受身非一非二。今當為汝說一形法。諸佛全身舍利。盡在下金剛剎中。金剛剎厚八十四萬億里。下有諸佛碎身舍利。盡在彼剎。彼有佛剎名曰妙香。佛名不住如來。十號具足。今現在說法。佛告大眾。碎身舍利。下厚八十四萬億里。國土清淨。佛名徧光。十號具足。彼佛今現在說法。復下有國土名施無盡藏。佛名勸助。復下有國土名法鼓。佛名善見。彼土乃有全身舍利。過去億千萬佛皆留舍利。彼土舍利我亦有分。又海龍王經云。爾時諸龍白佛言。今世尊還閻浮利地海中。諸龍無所依仰。惟加大哀。佛滅度時。在此大海留全舍利。一切衆類皆得供養。轉加功德。速脫龍身。疾得無上正真之道。唯佛垂恩。威德兼加。所願得果。佛言。善哉。從爾所志。須菩提謂諸龍言。一切人天舍利。須徧普蒙。獲濟卿等求願。使佛舍利。獨全奉侍。一切衆生。何緣得度。諸龍答言。唯須菩提。勿宣斯言。無以己身。限礙之智。以限如來無極之慧。如來聖德。無不變

佛影部第

現三千世界各各化現。佛全舍利。不增不減。普現一切。譬如日影。現於水中。佛亦不生。亦不滅度。云何欲限如來智慧者乎。須菩提聞。默而無言。佛歎諸龍。仁等賢明。誠如所云。無有異也。佛道高妙。無邊無際。無方無圓。無廣無隘。無遠無近。譬如虛空。不可為喻。

如觀佛三昧經云。佛初留影石室。在那乾呵囉國。毒龍池側。阿那斯山巖南。有五羅刹女。與毒龍通。恒降雷雨。百姓饑疫。已歷四年。時王禱祀。咒龍。羅刹女氣盛。咒術不行。王長跪合掌。讚佛通慧。應知我心。願屈慈悲。光臨此國。爾時如來往至彼國。龍與雷電。鱗甲烟焰。五羅刹女眼如掣電。時金剛神。手把大杵。杵頭火然。如旋火輪。燒惡龍身。龍王驚怖。走入佛影。如甘露。灑見諸金剛。極大惶怖。為佛作禮。五羅刹女亦禮如來。龍王於其池中。出寶臺奉佛。佛言。不須汝。但以羅刹石窟。施我。諸天各脫寶衣。拂窟。佛攝神足。獨入石室。令此石上。登為七寶。時龍為四大弟子及阿難。造石窟。爾時世尊從石窟出。時龍聞佛還國。啼哭雨淚。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惡道。佛安慰龍。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佛坐窟中。作十八變。隨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望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亦說法。迄今猶在。如菩薩處胎經云。時八國王共諍舍利。有一大臣名優波吉。諫八國王。何為與兵。共相征伐。爾時帝釋。即現為人。語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為難。爾時阿耨達龍王。文鄰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分。若不見與。力足相伏。時臣優波

變一本作

四分法部第

惟餘一本作 大各一本作 水下一本 無精塔二 盈一本作

吉告言諸君並止舍利宜共分之何須見諍即分爲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王分受一石餘此臣以蜜塗瓔裏以瓔量分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宮中起七寶塔臣優波吉著瓔舍利並瓔亦起寶塔灰及土量得四十九斛亦起四十九寶塔閻維處亦起寶塔高三十九仞七尺又阿育王經云八國王諍舍利各起兵天帝釋自下曉喻以金瓔分之閻王共數各得八萬四千舍利餘有佛口一髻無敢取者以閻王初來得舍利及髻還各歡喜作樂動天難頭禾龍王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閻王還語王言可持一分見與王言不可得龍王言我是難頭禾龍能舉卿國土著八萬里外磨碎成屑閻王怖懼即奉佛髻與之龍王即還須彌山下起水精塔高八萬四千里起水精瑠璃塔閻王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臣白阿育王言難頭禾龍先輕閻王奪佛髻去阿育王聞大瞋怒即勅諸鬼神王作鐵網鐵置縱置須彌山下水中欲縛取龍王龍大驚怖共設計言阿育王佛當伺其臥取宮殿移著須彌山下水中其瞋必息即便遣龍捧取育王宮殿王臥覺不知是何處見水精塔高八萬四千里喜怖交心龍自出謝言閻王自與我佛髻我不奪也佛在世時與我要言般泥洹後劫盡之時所有經戒及袈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著是塔中彌勒來下當復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實不知此龍王便使諸龍還復王宮殿置於本處又善見論云帝釋宮內有二舍利一佛右牙二佛右闕盈骨又十誦律云佛般泥洹八國皆來求舍利各舉四兵八軍圍遶有一

波有舍上 本於八國中 起即有八中 本○下三有 二○下三有 一○下三有 字○下三有 利○下三有 一○下三有 字○下三有 同○下三有 本○下三有 一○下三有 字○下三有 一○下三有 字○下三有 一○下三有 字○下三有

婆羅門姓煙高聲大唱言諸力士舍利現在當分作八分諸力士言敬如來議更復唱言盛舍利瓶請以見惠還頭那羅聚落起塔時畢波羅延那婆羅門復請佛處炭還國起塔時拘尸城力士得第一分起塔波婆國得第二分還歸起塔羅摩聚落得第三分還歸起塔遮勒國諸刹帝利得第四分還國起塔毗兜諸婆羅門得第五分還國起塔毗耶離諸刹帝利得第六分還國起塔迦毗羅婆國諸刹帝利得第七分還國起塔摩伽陀國主阿闍世王得第八分還王舍城起塔姓煙婆羅門得盛舍利瓶還頭那羅聚落起塔畢波羅延婆羅門得灰還國起塔爾時閻浮提中八舍利塔第九瓶塔第十灰塔自此已後起無量塔又阿育王經云昔阿怒伽王欲取阿闍世王所舉舍利阿闍世王著洹伽河中作大鐵劍輪使水輪轉著舍利處種種方便取不能得問蓮華比丘云何可得比丘答言擲數千斛奈著中可得止輪尋用此語以奈著於水中偶試一奈奈墮機關孔中劍輪即定更不迴轉然大龍王守護都不可得王時問言何由可得龍王福勝無由可得問言云何知彼福勝以金鑄作龍像及以王像以秤稱之重者福勝即時稱量龍像倍重王見此事即勤修福既修福已復更鑄像復更稱量王像龍像稱量正等王更修福復更鑄像稱看王像轉重王知像重將諸軍衆往到水邊龍王自出獻種種寶王語王言阿闍世王遺我舍利我今欲取龍王自知威力不如即將王至舍利所開門取舍利與阿闍世王所造油燈始欲盡賜舍利既出燈亦盡滅王怪而問蓮華比丘云何阿闍世王裁量油燈至

取舍利方始乃滅尊者答言彼時有善算者計百年中用爾許油用如是計故使至今也
 如大悲經云爾時世尊告阿難我滅度後若有人乃至供養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
 下供養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得涅槃界盡涅槃際若有造立形像塔廟乃有信心念佛
 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我說是人以此善根一切皆當得涅槃界盡涅槃際佛告阿難若有
 衆生以念佛故乃至一華散於空中如是福德所得果報不可窮盡若有衆生以至誠心念佛
 功德乃至一華散於空中於未來世當得釋天王梵天王轉輪聖王於其福報亦不能盡施佛
 福田不以有爲果報所能盡邊我說是人必得涅槃盡涅槃際乃至若有畜生於佛世尊能生
 念者我亦說其善根福報當得涅槃盡涅槃際若有三千大千世界滿中四沙門果及辟支佛
 如甘蔗竹筴若有人能若現在若滅後起塔供養若一劫若滅一劫以諸稱意一切樂具恭敬
 尊重謙下供養若復有人於諸佛所但一合掌一稱佛名如是福德比前福德百分不及一
 分百千億分乃至迦羅分不及一何以故以佛如來諸福田中爲最無上是故施佛成大功德
 神通威力頌曰 金軀遺散骨 寶塔徧天龍 創開一十塔 終成八萬重 珠蓋靈光變
 剎柱吐芙蓉 展開朝霧露 數示曉靈徵 紅霓相映發 風搖響和鐘 仙鸞往往見
 神僧數數從 獨超羣聖上 合識普生恭 砧椎擊不碎 方知聖德顯
 感應緣略列五十六代 漢僧道角法 魏外國沙門金盤貯舍利五色騰焰 吳康僧會所

舍利 孫皓毀法舍利揚彩 晉竺長舒以舍利投水中五色光現 晉蕭汪家木像舍利發
 光 晉廣陵舍利放光 晉北僧法開建寺求舍利 晉孟景建寺獲舍利三顆 晉義熙有
 一舍利自分爲三 宋賈道子於芙蓉內得一舍利 宋安千載家奉佛得舍利 宋張須元
 家於像前華上得舍利數十顆 宋劉凝之額下得舍利二枚 宋徐椿讀經得二舍利○漢
 法內傳云明帝既弘佛法立寺度僧五岳山館諸道士等請求撰試釋老優劣道經以火試焚
 隨火消滅道士衆首費才愧耻自憾衆前而死張衍啓悟競共出家于時西域所將舍利五粒
 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映蔽日光摩騰羅漢躡身高飛居空如地履地如空神化自在爲衆
 說法天雨寶華散佛僧上天樂異音大衆同聞度人無量廣如下破邪篇說○魏明帝洛城中
 本有三寺其一在宮之西每繫舍利在旛剎之上輒斥見宮內帝患之將毀除壞時有外國沙
 門居寺乃齋金盤盛水水貯舍利五色光明騰焰不息帝見歎曰非夫神効安得爾乎乃於道
 東造周閭百間名爲官佛圖精舍云○吳孫權赤烏四年有外國沙門康僧會創達江表設像
 行道吳人以爲妖異以狀聞之權召會問佛有何靈瑞曰佛晦靈迹遺骨舍利應現無方權曰
 何在曰神迹感通所求可獲權曰若得舍利當爲興寺經三七日至誠求請遂獲瓶中且呈於
 權光照宮殿權執瓶寫于銅盤舍利下銜盤即破碎權大驚異希有瑞也會進曰佛之靈骨金
 剛不朽劫火不焦椎砧不碎權使力者盡力擊之椎砧俱陷舍利不損光明四射耀晃人目又

作既一字本

設擊一本作本

恒下一本無上字

以火燒騰光上踊作大蓮華權大發信乃為立寺名為建初改所住地名佛陀里○孫皓虐政將欲除屏佛法燔經夷塔有臣諫曰且少寬假知無神驗誅除不晚皓從之召會曰若能驗現於目前助君興之如其不能將廢加戮會曰佛以緣應感而必通即冀給假請効不難皓與期三日于時僧眾百餘同集會寺皓陳兵圍寺刀鋸齊至剋期就戮僧恐無靈先自縊者會謂眾曰佛留舍利止在今時前已有驗今豈罔哉恰期便獲乃進於皓此是如來金剛之骨志誠獲以百鈞之杵終無微毀皓曰金石可磨枯骨豈堅沙門而欺祗速死耳乃更置之鐵砧以金椎擊之金鐵並凹而舍利如固又以清水行之舍利揚光散彩洞燭一殿皓乃欣欣伏信革誠騰化○晉初竺長舒先有舍利重之其子為沙門名法顏每欲還俗笑曰舍利是沙石耳何足可貴父投之水中五色三匝光高數尺見徵生信遂不歸俗長舒臨死還發俗念輒病委頓卒為沙門以舍利安江夏塔中○晉大興中於潛董汪信尙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聲投地視乃舍利水中浮沈五色晃昱右行三匝後沙門法常看之遂騰踊高四五尺投常懷中常曰若使常與立寺宇更見威神又躍于前於即常為建寺塔於潛入法者日以十數焉○晉大興中北人流播廣陵日有千數有將舍利者建立小寺立舍利放光至于剡峯感動遠近○晉咸和中北僧安法開至餘杭欲建立寺無資財手索錢貫貨之積年得錢三萬市地作屋常以索貫為資欲立舍利無舍利有羅幼者先自有之開求不許及開至寺禮佛見幼舍利囊已在座

本設一本作本

前即告幼幼隨來見之喜悅與開共立寺宇於餘杭云○晉咸康中建安太守孟景欲建刹立寺於夕聞牀頭鏘然視得舍利三枚因立刹元嘉十六年六月舍利放光通照上下七夕乃止一切咸見○晉義熙元年有林邑人嘗有一舍利每齋日有光沙門慧遠隨廣州刺史刁遠在南敬其光相欲請之未及發言而舍利自分爲二遠聞心悅又請留敬而又分爲三遠欲摸長于像寺主固執不許夜夢人長數丈告曰像貴宜導何苟吝耶明報聽摸既成遂以舍利著像髻中西來諸像放光者多由舍利故也○宋元嘉六年賈道子行刑上明見芙蓉方發聊取還家聞華有聲怪尋得一舍利白如真珠焰照梁棟敬之繫以箱案懸于屋壁家人每見佛僧外來解所被衣而坐案上有人寄宿不知寢慢之乃夢人告曰此有釋迦真身衆聖來敬爾何行惡死墮地獄出爲奴婢何得不怖其人大懼無幾癘死舍利屋地生荷八枝六句乃枯歲餘失之不知所去○宋元嘉八年會稽安千載者家門奉佛夜有扣門者出見十餘人著赤衣連財積門內云官使作佛圖忽無所見明至他家齋食上得一舍利紫色色推打不碎以水行之光明照發便自舉敬常有異香後出欲禮忽而失之尋覓備至半日還時臨川王鎮江陵迎而行之雜光間出佐史沙門咸見不同王捧水器呪曰云云輒應聲光出夜見百餘人遶舍利屋燒香持華如佛出狀及明人及舍利俱失○宋元嘉九年潯陽張須元家設八關齋道俗數十人見像前華上似冰雪視得舍利數十便以水行之光焰相屬後遂失之數日開厨更視獲牙

割一本作

奩中有白氍毹舍利十枚。光焰屬天。諸處咸來請之。○宋元嘉十五年。南郡劉凝之。隱衡山。微
 不出。奉五斗米道。不信佛法。夢見人去地數丈。曰。汝疑方解。覺忽反悟。旦夕勤至。半年禮佛。忽
 見額下有紫光。攝光處得舍利二枚。割擊不損。水行光出。復於食時。口中隱齒吐出有光。妻息
 又獲一枚。合有五枚。後又失之。尋爾又得。○宋元嘉十九年。高平徐椿。讀經及食。得二舍利。盛
 罌中。後看漸增。乃至二十。後寄廣陵。令劉瓛。瓛私開之。空罌。椿在都。忽自得之。後退轉。皆失。舍
 利。應現值者甚多。皆敬而得之。慢而失之。○舍利東流。綿歷帝代。傳記所及。畧陳萬一。由事相
 重。香履現。非奇。佛化潛隱。誠其致也。然有國興塔無勝。隋代一化之內。百有餘所。神瑞開發。陳
 諸別傳。今畧出之以顯感德云云。

恒一本作

嵩岳一本

會稽山一本

隋文帝立佛舍利塔。五十三州。起塔。雍州仙遊寺。岐州鳳泉寺。華州思覺寺。同州大
 興國寺。涇州大興國寺。蒲州栖巖寺。秦州岱岳寺。并州無量壽寺。定州常岳寺
 嵩州嵩岳寺。相州大慈寺。鄆州連雲岳寺。衡州衡岳寺。襄州大興國寺。牟州巨神
 山寺。吳州會稽山寺。蘇州虎丘山寺。右此十七州寺起塔。出打利物及正庫物造。○秦
 州。瓜州。楊州。益州。亳州。桂州。交州。汝州。番州。蔣州。鄭州。右此十一
 州。隨逐山水州縣寺等清淨之處。起塔。出物同前。○門下仰惟。正覺大悲。救護群生。津梁
 庶品。朕歸依三寶。重興聖教。思與四海之內。一切人民。俱發菩提。共修福業。使當今見在。爰及

如川一本
注○其未
本○其未
同○其未
本○其未
子○其未
無○其未

來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請沙門三十人。請解法相。兼堪宣導者。各將侍者二人。并散官各
 給一人。燕陸香一百二十斤。馬疋五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諸州起塔。如川陸寺。就有山水寺所
 起塔。依前山。舊無寺者。於當州內清靜寺處。建立其塔。所司造樣。送往當州。僧多者三百六十
 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盡見在僧。為朕皇后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及
 內外官人。一切民庶。幽顯生靈。各七日行道。并懺悔。起行道。日打利。莫問同州異州。任人布施。
 錢限至十文已下。不得過十文。所施之錢。以供營塔。若少不充。役丁及用庫物。率土諸州。僧尼
 並為舍利設齋。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入石函。總管刺史以下。縣尉以上。自非軍機。停常務
 七日。專檢核行道及打利等事務。盡誠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內史
 令豫章王臣陳宣

舍利感應記二十卷 王邵撰

皇帝昔在酒龍。有婆羅門沙門來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

越好心。故留與供養。沙門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後皇帝與沙門曇遷。各置舍利於掌。而數之。
 或少或多。並不能定。曇遷曰。曾聞婆羅門說。法身過於數量。非世間所測。於是始作七寶箱。以
 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將滅。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兒當為普天慈父。重興佛法。一切神明。還
 來。其後周氏果滅佛法。隋室受命。乃興復之。皇帝每以神尼為言。云。我與由佛。故於天下舍利
 塔內。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於京師法界尼寺。造連基浮圖。以報舊願。其下安置舍利。開

一作本

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邊露盤赫若治鑑之鏡其一旬內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壽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壽宮之仁壽殿本降生之日也歲歲於此日深心永念修營福善追報父母之恩故延諸大德沙門與論至道將於海內諸州選高爽清靜三十處各起舍利塔皇帝於是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自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熏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諸沙門等各以舍利奉送諸州一切道俗各盡境內嚴持香華寶幢音樂掃灑道路盡誠竭力奉迎舍利不可具陳各感靈瑞備如廣傳今略寫十餘以示後人皇帝爾日共皇后太子宮內妃嬪精誠用心竭力懺悔普爲合識共結善緣皇帝見一異僧被褐色覆膊以語左右曰勿驚動他置之爾去已重數之果不須現舍利之將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興必有感應其後處處表奏皆如所言皇帝當此十月之內每因食次於齒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銀盤盛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須臾忽見有兩粒右旋相著二貴人及晉王昭豫章王暕蒙賜視勅令審視之各於硯內得舍利一未過二旬宮內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遠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獻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眞身諸沙門相與推試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眞舍利錢筭而無損○雍州城西盤屋縣南仙遊寺立塔之日天降陰雪晦嶺重厚舍利將下昏雲忽散日光朗照道俗散畢雲合如舊○

硯一作本

道色一作本
北一作本
有見上木

一作本
吳州下一
山三字

岐州鳳泉寺立塔感得文石如玉爲函又現雙樹鳥獸靈祥基石變如水精○華州思覺寺立塔初陰雪將欲下舍利日光晃朗五色氣光高數十丈照覆塔上屬天降寶華○同州大興國寺立塔值雨無壅障處及舍利入函忽然雲啓馳散日光照曜復有神光重透於日至十二月內夜光照五十里○涇州大興國寺立塔三處各送舊石非世所有合用爲函怡然相可○蒲州栖巖寺立塔地震山吼鐘鼓大聲又放光五道至二百里皆見○秦州岱岳寺立塔夜振鼓聲三重門自開有騎從廟出迎光瑞非一○并州無量壽寺立塔初晝昏雲重將下舍利入函天晴日照復放神光五色天神現形莫知多少○定州北岳寺立塔之日有異老公來施布負土畢已失之舊此無水忽有水流前後非一○嵩州閑居寺立塔感得白兔來至聚前初陰雪將下日朗入已復合○相州大慈寺立塔之日天陰降雪將下舍利入函日出後復合天雨奇華連注極多○廊州法講寺立塔初行郊西爾夜廊州光瑞高數丈從東來入地內外皆見○衡州衡岳寺立塔四遇逆風四乞順水峯上白雪闊二丈直至基所三市乃去○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函雲合○平州巨神山寺立塔獲紫芝二莖陰雲將下日朗開訖還合○吳州大禹寺立塔舍利沉度五江風波皆不起又放神光獲得紫芝○蘇州虎丘山寺立塔掘基得一舍利空中天樂人皆聞之并吼三日舍利方至○秦州靜念寺立塔定基已瑞雲再覆雪下卿木開華入函光照聲贊此下瓜州文缺○揚州西寺立塔久旱舍利入境夜雨普洽

恒常一本作

現一本作

瓦文一本
作凡開
州上
許州
本州
放光
五字
六字
五字
作玉
○本
作○
播

立靈塔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常務七日請僧行道教化打剎施錢十文一如前式期
用四月八日午時合國化內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者別錄如左
常州 無雲雨下天
此如 泉州 循州 營州 古石解作函 洪州 白頭烏引 杭州 容入石函 涼州 德
州 塔人皆不識 滄州 觀州 塔上五色雲 瀛州 紫芝現 冀州 有思皆差 幽州 函如永鏡
徐州 函現仙人 營州 古塔現神光 齊州 萊州 楚州 野鹿來 江州 銅像 涇
州 舍利至江 毛州 銀華金 貝州 宋州 天雨瑞華如雲 趙州 像無盡 濟州 香氣鐘響
山 際 兗州 壽州 信州 荊州 雲華塔上 蘭州 又得三銅像 梁州 利州 放光如
潞州 病泉自得 黎州 地下瓦文 慈州 雲華如飛仙 魏州 數放光明天雨 沉州 汗
州 見香放光 許州 見寶塔廿井浦現 豫州 文字五色光現 顯州 曹州 最繁 安州 夕放光
兼集 晉州 色光明 懷州 附放光異迹 陝州 現光瑞 鄆州 放光幡 杞州 放光 右
現文 秦州 函現舍利 衛州 於外 沼州 附先思隱不行 鄭州 內向明
總五十三州四十州已來皆有靈瑞不可備列具存大傳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雁假)

供養篇第三十八 受請篇第三十九

供養篇 此有二部

遺一本作
遺一本作
遺一本作

引證部第

住一本作

如地持論云菩薩供養如來略說十種一身供養二支提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
自作供養六他作供養七財物供養八勝供養九不染汙供養十至處道供養若菩薩於佛色
身而設供養是名身供養若菩薩為如來故若供養偷婆若窟若舍若故若新是名支提供養
若菩薩而見佛身及支提而設供養是名現前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怖望心俱歡喜心
俱現前供養如一如來三世亦然及現前供養如來支提三世十方無量世界若新若故是名
菩薩共現前供養若菩薩於不現前如來及支提及以涅槃後以佛舍利起偷婆若一若二乃
至億百千萬隨力所能是名廣不現前供養以是因緣得無量果當攝梵福於無量劫不
墮惡趣無上菩提眾具滿足若菩薩現前供養得大功德不現前供養得大功德共現前不現
前供養得最大功德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手自供養不依懈惰令他施作是名菩薩自作
供養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不獨供養普令親屬在家出家悉共供養是名自他共供養若菩

訂校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供養篇

五十七

薩有少許物以慈悲心施彼貧苦薄福衆生令供養如來及支提令得安樂而不自爲是名他作供養自作供養者得大果報他作供養者得大大果報自作他作供養者得最大果報若菩薩於如來及支提以衣食雜寶種種供養者是名財物供養若菩薩久來以財物供養若多若少現前不現前自作他作淨淨信心而作供養以是善根迴向無上菩提是名勝供養若菩薩自手供養如來及支提不輕他人不放棄不懈怠至心恭敬不染汙心不於信心勝人所現詭曲求財亦不以諸不淨物等供養是名無染供養若菩薩殊勝不染財物供養如來及支提若自力得若從他求若如意得財若化作身若二若三乃至百千萬億身悉禮如來彼一一身化作百千手彼一一手以種種華香供養如來及支提彼一切身悉讚歎如來眞實功德饒益衆生如是等名爲如意自在力供養不待如來出現于世何以故住不退轉地菩薩於一切佛刹未曾障礙故若菩薩不自力得財亦不從他求而爲供養然於他衆生乃至十方無量世界上中下心所作供養菩薩於彼一切供養以淨信心勝妙解心周徧隨喜是菩薩以少方便與大供養攝大菩提乃至於犂牛頭於一切衆生修四無量心等是名至處道供養如來第一最上比前財物供養百倍千倍乃至算數譬喻不得爲比如是十事名菩薩一切種供養如來法僧亦爾當知於此三寶作十種供養菩薩於如來所起六種淨心謂福田無上心恩德無上心於一切衆生無上心如優曇鉢華難遇心於三千大千世界獨一心於世間出世間法一切具

實一本作

財下一本無敬字

足依養心以此六心少想供養如來法僧獲無量功德何況多又瑜伽論云何菩薩於如來所供養如來當知供養略有十種一設利羅供養二制多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敬他供養七財敬供養八廣大供養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釋文又優婆塞戒經云佛言善男子在家菩薩若欲受持優婆塞戒先當次第供養六方言東方者即是父母若有人能供養父母衣服飲食臥具湯藥房舍財寶恭敬禮拜讚歎尊重是人則能供養東方父母是父母還以五事報之一至心愛念二終不欺誑三捨財與之四爲娪上族五效以世事南方者即是師長若有人能供養師長衣服飲食臥具湯藥尊重讚歎恭敬禮拜早起晚臥受行善教是人則能供養南方師長是師復以五事報之一速教不令失時二盡教不令不盡三勝己不生嫉妬四將付嚴師善友五臨終捨財與之西方者即是妻子若有人能供給妻子衣服飲食臥具湯藥纏絡服飾嚴身之具是人則能供養西方妻子是妻子復以十四事報之一所作盡心營之二常作終不懈慢三所作必令終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常爲瞻視賓客六淨其房舍臥具七愛敬言則柔順八僮使軟言教詔九善能守護財物十晨起夜寐十一能設淨食十二能忍教誨十三能覆惡事十四能瞻病苦北方者即是善知識若有能供養善友任力與之恭敬柔言禮拜讚歎是人則能供養北方善知識是善知識復以四事而還報之一教修善法二令離惡法三有恐怖時能爲解救四放逸之時能令除捨下方者即是奴婢若有人能供

給奴婢衣食病瘦醫藥不罵不打是人則能供給下方奴婢是奴婢復以十事報之一不作罪過二不待教作三作必令竟四疾作不令失時五主雖貧窮終不捨離六早起七守物八少恩多報九至心敬念十善覆惡事上方者即是沙門婆羅門等若有供養上方沙門婆羅門衣服飲食房舍臥具病瘦醫藥怖時能救饑饉施食聞惡能遮禮拜恭敬尊重讚歎是人則能供養上方沙門等是出家人復以五事報之一能令生信二教修智慧三教令行施四教令持戒五教令多聞若有供養是六方者是人則能增長財命能得受持優婆塞戒又智度論云諸佛恭敬法故供養於法以法為師何以故三世諸佛皆以諸法實相為師問曰如佛不求福德何故供養答曰佛從無量劫中修諸功德常行諸善不但求報敬功德故而作供養如佛在世時阿那律未得天眼前盲無所見而以手縫衣時針紆脫便言誰愛福德為我紆針是時佛到其所語比丘言我是愛福德人為汝紆針來是比丘識佛聲疾起著衣禮佛足白佛言佛功德已滿云何言愛福德佛報言我雖功德已滿我深知功德恩報力故令我於一切眾生中得最第一由此功德又為欲教化弟子故語之言我尚作功德汝云何不作為伎家百歲老翁而憊有人訶之言老翁年已百歲何用是憊老翁答曰我不須憊但欲教子孫故耳佛亦如是功德雖滿為教弟子作功德故而作供養故佛乳母大愛道亡四天王眾牀送佛在前擊香鑪燒香供養為報恩故雖不求果而行平等供養唯佛應供養佛餘人不知佛德如說偈言 智人能敬智

座一木作

智論則智喜 智人能知智 如地知地足 ○又頻毗娑羅王詣佛供養經云爾時摩竭國頻毗色娑羅端正往詣佛所白世尊我與此國界所有資財能有所辨欲盡形壽供養如來及比丘眾衣被飲食牀榻臥具病瘦醫藥亦當勸率臣民使得蒙度得離三塗永處安隱佛受請已便說偈言 祠大最為首 詩頌亦為首 王為人中首 眾流海為首 眾星月為首 光明日為首 上下及四方 諸所生品物 天上及世間 佛最無有上 欲求種德者 當求於三佛 ○又雜寶藏經云佛告諸比丘言有八種人應決定施不復生疑一父二母三佛四弟子五遠來之人六遠去之人七病人八看病者又智度論云諸菩薩無量無盡功德成就以一食供養十方諸佛及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譬如涌泉出而不竭如文殊師利以一鉢觀喜丸供養八萬四千僧皆悉充足而亦不盡復次菩薩於此以一鉢食供養十方諸佛而十方佛前飲食之具具足而出譬如鬼神得入一口之食而千萬倍出又舊維摩經云昔有梵志年百二十少小不娶妻無淫泆之情處在深山無人之處以茅為廬蓬蒿為席以水果為食不積財寶國王聘之不往赴意靜處無為於山數年與禽獸相娛絕於人路山有四獸一名狐二名獼猴三名獼四名兔此之四獸日於道人所聽經說戒如是積久食諸果鹹皆悉訖盡後道人意欲徙去四獸大愁憂情不樂共相議言我曹各行求索供養道人獼猴去至他山得甘果來以上道人願止莫去野狐行化作人求得一囊飯粳來以上道人可給一月糧願止莫去水

數年一本 作教中

實一本作

有乃一本作

額亦復入水取得大魚以上道人給一月糧願止莫去免自思念我當用何等供養道人即念
 當持身供養便取樵以燃火作炭往白道人言今我為免請入火中作爨以身奉上道人可給
 一日糧便自投火中火為不燃道人見免感其仁義哀愍傷之則自止留佛言爾時梵志者今
 提和竭佛是爾時免者今我身是爾時獼猴者今舍利弗是爾時野狐者今阿難是爾時水獺
 者今日連是也又僧祇律云佛住黎耆闍河邊時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行見樹
 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
 水淨獼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蟲轉看見鉢邊有流蜜乃到水邊洗鉢水淘鉢中持還奉佛佛即
 受取佛受已獼猴大歡喜却行而舞墮抗命終即生三十三天時諸比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
 雄在榛林 佛鉢僧鉢在露處 野獸植德有情智 見好成熟無蜂蜜 直前往取世尊鉢
 比丘欲遮佛不聽 得鉢盛蜜來獻佛 如來慈愍為受之 心悅歡喜卻行舞 腳踏墮岸而
 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羅漢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菩薩為供養佛法僧及父
 母兄弟得畜財物為起寺舍造像為布施若有此因緣得受金銀財物無有罪過頌曰 渺渺長
 津 遙遙遐轡 煩籠幽閉 難成出離 自非薦上 乘何高位 供養三寶 果超十地
 受請篇第三十九 此有九部 述意部 請僧部 聖僧部 施食部 食時部 食法部
 食訖部 咒願部 施福部

述意部第

請僧部第

十一本作

夫供會之法以不限為本無適無莫乃應植心故冥懷遺相與空際而為極任時隨緣共法界
 而等量因既不窮則果亦無盡也且俗儉財貧限物為施物既有限心亦拘執或計人以擬供
 或選德而後請有涯之福未捨無邊之報未霑夫愚法施者雖物周而施寡善權惠者使物寡
 而施周是以外國設齋率廣無遮運心十方該羅法界也
 如賢忍經云時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佛已出家手自紡績預作一端金色之毼大織成奉上如
 來佛令持此往奉衆僧姨母思念規心俟佛唯願垂愍為我受之佛知母專心欲用施我然恩
 愛心福不弘廣若施衆僧獲報彌多我知此事是以相勸若有檀越於十六種具足別請雖獲
 福報亦未為多何謂十六比丘比丘尼各有八輩不如漫請四人所得功德福多於彼十六分
 中未及其一將來末世法垂盡時正使比丘畜妻挾子四人已上名字衆僧應當敬視如舍利
 弗目犍連等時波闍波提心乃開解即以其衣奉施衆僧僧中次行無欲取者到彌勒前尋為
 受之爾時彌勒問衆僧言若有檀越請一持戒清淨沙門就舍供養所得盈利何如有人得千
 萬錢時憍陳如尋即說言假使有人得百車珍寶計其福利不如請一淨戒沙門就舍供養得
 利弘多舍利弗言假令有人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猶不如請一清淨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彌多
 目犍連言正使有人得二天下滿中七寶猶不如請一清淨沙門就舍供養得利彌多其餘比
 丘如是各各引於方喻比格其利皆悉多彼時阿那律復自說言正令得滿四天下寶其利猶

復不如請一清淨沙門詣舍供養得利殊倍所以然者我是其證自念過去世毗婆尸佛般涅
 槃後法滅盡時有一長者名阿淚吒家貧焦煎復值歲儉人饑食穀不繼日往取薪賣糶稗子
 共家婦兒以自供活見一辟支佛乞食不得請到其家分稗子糜躬自持施辟支語言汝亦饑
 渴當共分噉阿淚吒言我曹俗人食無時節尊日一食但願為受即受食訖感其至心令發大
 願時辟支佛還歸所止時阿淚吒即還入澤取薪時見一兔意欲捕取以鍊逆擲即時墮地適
 欲前取化為死人上其背上急抱其頭盡力推却不能令却心懷恐怖惶惶苦惱意欲入城共
 婦解却復恐人見令不聽入留待日暮以衣用覆擔負往舍已到舍內自然墮地變成一聚團
 浮檀金光明晃昱并照比舍展轉談之響徹於王王自來看見是死人形漸欲真即問淚吒汝
 見是何答言看實是金即取少許用奉於王王見金色敬之未有問其所由何緣得此由施辟
 支王聞歡善即更賜與拜為大臣如是諸尊彼阿淚吒者即我身是我於彼世以少稗糜施辟
 支佛緣是以來九十一劫生天人中無所乏少又像法決疑經云若檀越設食召請眾僧遣人
 防門遮障比丘及諸老病貧窮乞人不聽入會徒喪飲食了無善分又普廣經云四輩弟子若
 行齋戒心當存想請十方僧不擇善惡持戒毀戒高下之行到諸塔寺請僧之時僧次供養無
 別異想其福最多無量無邊若值羅漢四道果人及大心者緣此功德受福無窮一聞說法可
 得至道無上涅槃又十誦律云鹿子母別請五百羅漢佛言無智不善若於僧中次請一人者

道果一本
作果道

百上一本
無五字

得大功德果報利益勝別請五百羅漢一切遠近無不悉聞又請僧福田經及仁王經種種訶
 責不許別請若別請者是外道法非七佛法又梵網經云若有檀越來請眾僧客僧有利養分
 僧房主應次第差客僧受請而先住僧獨受請而不差客僧房主得無量罪畜生無異非沙門
 非釋種姓犯輕垢罪若佛子一切不得受別請利養入己而此利養屬十方僧而別受請即取
 十方僧物入己用者犯輕垢罪若有出家在家一切檀越請僧福田求願之時應入僧房問知
 事人今欲次第請者即得十方賢聖僧而世人別請五百羅漢菩薩僧不如僧次一凡夫僧若
 別請僧者是外道法七佛無別請法不順孝道若故別請僧者犯輕垢罪又智度論云如有一
 富貴長者信樂眾僧白僧執事我次第請僧於舍食日次請乃至沙彌執事不聽沙彌受請
 諸沙彌言以何意故不聽沙彌答言以檀越不意請年少故便說偈言 鬚髮白如雪 齒落
 皮肉皺 雙步形體羸 樂請如是事 諸沙彌等皆是大阿羅漢如打師子頭欬然從座起
 而說偈言 檀越無智人 見形不取德 捨是者年相 但取老瘦黑 上尊者年之相者
 如佛說偈云 所謂長老相 不必以年著 形瘦鬚髮白 空老內無德 能捨罪福果
 精進行梵行 已離一切法 是名為長老 是時沙彌復作是念我等不應坐觀檀越量僧
 好惡即說偈言 讚歎訶罵中 我等心雖一 是人毀佛法 不應不教誨 當疾到其舍
 以法教語之 我等不度者 是則為棄物 即時諸沙彌自變其身皆成老年 鬚髮白

如雪、秀眉垂覆眼、皮皺如波浪、其脊曲如弓、兩手負杖行、次第而受請、舉身皆振掉、行止不自安、譬如白楊樹、隨風而動搖、檀越見此輩、歡喜迎入坐、○坐已須更頃還復年少形、檀越驚怖言、如是耆老相、還變成少身、如服還年藥、是事何由然、○諸沙彌言、汝莫生疑、平量是事、甚可傷怒、故現是化、汝當深識之、聖衆不可量、如偈說曰、譬如以蚊、猶可測海底、一切天與人、無能量者、僧以功德貴、猶尚不分別、而汝以年歲、稱量諸大德、大小生於智、不在於老少、有智勤精進、雖少而是老、懈怠無智慧、雖老而是少、○汝今平量僧、是則為大失、如欲以一指測知大海底、為智者之所笑、汝不聞佛說四事、雖小而不可輕、太子雖小、當為國王、是不可輕、蚰子雖小、亦不可輕、小火雖微、能燒山野、亦不可輕、沙彌雖小、得聖神通、最不可輕、檀越聞是事、已見是神、通力身驚毛豎、合手白諸沙彌言、諸聖人等、我今懺悔、我是凡夫、心常懷罪、今欲請問於佛、寶中信心清淨、何者、福勝答言、我等初不見佛、僧寶中有增減、何以故、如佛一時入舍婆提城、乞食、有婆羅門姓婆羅、墮近佛、數數到其家乞食、心作是念、是沙門何以來數數如負其債、佛時說偈言、時雨數數墮、五穀數數成、數數修福業、數數受果報、數數受生法、故受數數死、聖法數數成、誰數數生死、○婆羅門聞是偈、已大聖具知我心、慚愧取鉢入舍、盛滿美食、以奉上佛、佛不受作是言、我為說偈、故得此食、我不食也、婆羅門言、是食當與誰、佛

言、我不見天及人、能消是食者、汝持去、置少草地、若無蟲水、中即如佛、教持食著無蟲水中、水即大沸、煙火俱出、如投大熱鐵、婆羅門見已、驚怖言、未曾有也、乃至食中、神力如是、禮佛懺悔、乞出家受戒、漸漸斷結、得阿羅漢道、復有摩訶憍曇彌、以金色上上寶衣奉佛、佛勸施、僧能消、能受、故知佛寶僧寶、福無多少、故說偈言、若人愛敬佛、亦當愛敬僧、不當有分別、同皆為寶、故○又法句喻經、世尊說偈云、人當念有意、每食自知少、從是痛用、消節消而保養、○又雜譬喻經云、昔者舍衛國有一貧家、庭中有蒲萄樹、上有數穗、念施道人、時國王先請食一月、是貧家力勢不如王、正惡一月、乃得一道人、便持施之、語道人言、念欲施來、已經一月、今乃得願、道人語優婆夷、已一月中、施優婆夷言、我但施一穗蒲萄、那得一月施耶、道人言、但一月中、念欲捨施、則為一月也

訂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一

訂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鹿假)

受請篇第三十九之二

自大覺泥洹法、歸衆聖、開士應真、道揚未教、並飛化衆、利隨緣攝誘、感殊則同、室天隔、應合則異、境對顏、宋秦始之末、正勝寺、釋法願、正喜寺、釋法鏡等、始圖畫聖僧、列坐標擬、迄至唐初、亟

念一本作○
一本作○
一本作○
一本作○

降靈瑞。或足趾顯露。半現於柱間。或植杖遺跡。印陷於平地。所以梁帝聞而讚悅。敬心翹仰。家國休感。必於齋供。到永明八年。帝躬弗念。雖和鵠薦術。而齒枕猶滯。乃結心發誓。歸命聖僧。勸於延昌殿內。七日祈請。供飯諸佛。及衆聖賢。齋室嚴峻。輕塵不動。七日將滿。方感靈應。乃有天香妙氣。洞鼻徹心。映蔽燻爐。無復芳華。又足影履跡。布滿堂中。振錫清越。響發闕外。覩蹤聞香。皆肅然魂聳。時有徐光顯等十有餘人。咸同見聞。登共奏啓。於是齋坐既畢。而御膳康復。所以徧朝歸。依明驗神應。其後徐光顯等。道俗數人。設齋奉請。並有徵瑞。聖人通感。不可備載。如昔有樹提伽長者。造栴檀鉢。著絡囊中。懸高象牙。杖上作是言。若沙門婆羅門。不以栴檀能得者。即與之。諸外道。知欲現神通。無智挑頭而去。賓頭盧聞是事。問目連言。實爾不答。言實爾。汝師子吼中第一。便往取之。其目連懼。佛教不肯取。賓頭盧即往其舍。入禪定。便於座上。申手取鉢。依四分律。當時坐於方石。縱廣極大。逐身飛空。得鉢已。還去。佛問。訶責云。何比丘。爲外道鉢。而於未受戒人前。現神通力。從今盡形擯汝。不得住閻浮提。於是賓頭盧。如佛教。勸往西州耶尼。教化四衆。廣宣佛法。閻浮提四部弟子。思見賓頭盧。白佛。佛聽。還座。現神足。故不聽。涅槃。勸令爲末世四部衆。作福田。其亦自誓。三天下有請。悉赴。又阿育王。經海意比丘。從鑊乘空。爲王說偈云。汝身同人身。汝力過人力。應令我知之。爲汝作神力。王發心。請四方僧。說偈云。有諸阿羅漢。當來攝受我。我請阿羅漢。當悉來此處。○故依請賓頭盧經云。如天

諸內下○
無智一字○
作上力○
中本○

紙一本作○
無施字○
布下○

竺優婆塞國王長者。若設一切會者。常請賓頭盧。頗羅憍。阿羅漢。賓頭盧者。字也。頗羅憍。者。姓也。其人爲樹提長者。現神足。故佛遇之不聽。涅槃。勸令未法四部衆。生作福田。請時於靜處。燒香禮拜。向天竺摩梨山。至心稱名。言大德賓頭盧。頗羅憍。受佛教。勸爲未法人。作福田。願受我請。於此處。食若新作屋舍。亦應請之。願受我請。於此舍。牀敷上宿。若普請衆僧。澡浴時。亦應請之。言受我請。於此洗浴。及未明前。見香湯。灰水。澡豆。楊枝。香油。調和。冷暖。如人浴法。開戶。請入。然後閉戶。如人浴訖。頃衆僧。乃入。凡欲會食。澡浴。要須一切請僧。至心求解脫。不疑不昧。信心清淨。然後可屈。近世有一長者。聞說賓頭盧。大阿羅漢。受佛教。勸爲未法人。作福田。卽如法施設。大會。至心請賓頭盧。毘毘下。徧敷好華。欲以驗之。大衆食訖。發毘毘。華皆萎黃。懊惱。自責。不知過所。從來更復精竭。審問經師。重設大會。如前布施。華亦復皆萎。復更傾竭。盡家財產。復作大會。猶亦如前。懊惱。自責。更請百餘法師。求請所失。懺謝罪過。如向上座。一人年老。四布悔其憊。答上座告之。汝三會請我。我皆受請。汝自使奴。門中見遮。以我年老。衣服弊壞。謂是被擯。賴提沙門。不肯見前。我以汝請。欲強入。汝奴以杖打我頭。破額。右角瘡。是第二會。亦來復不見前。我欲強入。復打我頭。額中瘡。是第三會。復亦來。如前被打頭。額左角瘡。是汝自爲之。何所懊惱。言已不現。長者乃知是賓頭盧。自爾已來。諸人設福。皆不敢遮門。若得賓頭盧來。其坐處。華即不萎。若新立房舍。牀榻。欲請賓頭盧。時皆當香湯。灑地。然香油。燈。新牀。新褥。褥上舊綿。

敷之以白練覆上。初夜如法請之。還閉房戶。慎勿輕慢。觀看皆各至心。信其必來。精誠感徹。無不至也。來則褥上現有臥處。浴室亦現用湯水處。受大會請時。或在座上。或在中座。或在下座。現作隨處僧形。人求其異。終不可得。去後見坐處。華不萎。乃知之矣。○述曰。今見齊家多不依法。但逐人情。安置凡人。全不愛佛及聖僧。既如前經所說。施主先須預掃灑佛堂。及安置聖僧坐處。洗浴潔身。燒上名香。懸繒旛蓋。散衆雜華。手執香鑪。盡誠敬仰。奉請三寶。及以聖僧十方法界一切聖凡。亦皆普請。受弟子請。降屈聖儀。來臨住宅。合家大小。並共虔誠。預前七日。已來發此重心。若是貧家。無好香華。復無安置之處。然須臨時斟酌。僧未坐前。先上好處。安置佛座。掃灑如法。其次好處。安置聖僧座。敷設軟物。新白淨者。布綿在上。若施主心重。有威。食訖。候看。似人坐處。即知報身來赴。若無相現。但化身來。若全輕慢。報化俱不至。其座不得彩畫錦綺綾羅。金銀雜飾。及散華置上。雖是羅漢。然共凡僧同受。二百五十。別解脫戒。所以不受雜絲金銀等物。若是諸佛菩薩大乘之人。非局出家相者。所以得受種種供養。安置聖僧座。及以獻食。亦不得越過尺六高處。安置尺六已下。如法僧座。則得。亦不得作塑形聖僧。在座安置。儻報身自來。豈可推却。塑像而坐。亦不得在寺將常住僧器盛食。恐報身來。不可觸。僧淨器而食。若用鉢盂及俗盤器。獻者。即通化報。最爲如法。若有聖僧。錢還入聖僧。用將置鉢盂匙箸銅盃手巾。及將買上好盤器皿。背上朱書題字記之。餘人不敢雜用。日別隨家常食。每日及午。盛食常獻佛及僧。

令一本作

肥吧一本作

豈非好事。更有餘錢。買取一胡牀及一油單。食訖。澡豆淨洗。置故牀上。以油吧覆之。日別如是。表供養三寶。心常不絕。大得功德。若多得錢。即如西國寺法。及俗人舍空靜上處。爲聖僧造房。堂隨四時。冬夏安物。供養。若在夏內。堂內日別敷好淨席。襯身單。敷銅盆。銅瓶。澡豆淨巾。若至午前。並獻飲食。夜中。然燈燒香。隨心量力。如法供養。若至冬寒。安被厚帳。氈褥炭火。湯水燈明。隨時供養。縱有餘長。聖僧錢財。不得將入別僧。乃至常住僧用。亦不得入佛法用。亦不得作別聖僧形。數見有人。索聖僧錢。彩畫佛形。及四壁畫聖僧迦葉阿難等形。以賓頭盧羅漢聖人。現在不入涅槃。既不得聖僧。囑授進止。豈得互用。浪將別入。若已用者。並須倍還。不還得罪。故四分律云。許此處不得異處。得罪人。職將作別用。豈可得。上來所述。並依經律。聖意錄之。不得不行。三寶物。重不得互用。恐差之毫毛。失之千里。誠言不墜。省己用之。故梁武帝時。漢國大德英儒。共請西域三藏。纂集聖僧法用。翻出五卷。如前所述。並亦同之。如涅槃經云。因曠野鬼神。爲受不殺戒。已不食肉。故氣力虛弱。命欲將終。佛告鬼言。我勸聲聞弟子。隨有佛法。處悉施汝等。食若有住處。不能施者。是魔眷屬。非我弟子。眞聲聞也。然出衆生食時。須有分齊。若食他施主食。即須依五分律云。若與乞兒鳥狗等。並應量己分內。減施與之。不得取分外。施比自飽。飽多將施。飽上施。主儉約。不與妻兒。先供衆僧。將爲福田。僧等不飽。而食多少。不約。又十二頭陀經云。若得食時。應作是念。見渴乏衆生。以一分施之。我爲施主。彼爲受者。施

四施食部第

已作是願言。令一切衆生與福救之。莫墮慳貪。持至空靜。滅一段若淨石上。施諸禽獸。亦如上願。正欲食時。作是念言。身中有八萬戶蟲。蟲得此食。皆悉安隱。我今以食施此諸蟲。後得道時。當以法施。汝是為不捨衆生。又灌佛形像。經云。佛告大衆。世人多有發意求所願者。布施之日。不計多少。趣使充饒。事業畢竟。殘有餘饌。噉食不盡。皆當送與守寺中。持法沙門衆僧。自共分之。以出物時。當望生福。不應各各競分。歸與妻子。是為種於石上。根株焦盡。終無生時。今以布施者。餘福重。以施僧。是為施一得萬倍報。又四分律。施僧粥。得五種利益。一除饑。二除渴。三消宿食。四大小便調適。五眼目精明。僧祇律。施粥。得十種利益。故偈云。持戒清淨人所奉。恭敬隨時以粥施。十利饒益於行者。色力壽樂辭清辯。宿食風除。饑渴消。是名為藥。佛所說。欲生人天長壽樂。今當以粥施衆僧。又食施獲五福報。經云。佛告諸比丘。當知食以節度。受而不損。佛言。人持飯食。施人有五功德。令人得道。智者消息。意度弘廓。則獲五福。何等為五。一曰施命。二曰施色。三曰施力。四曰施安。五曰施辯。何謂施命。人不得食時。顏色顛頽。不可顯示。不過七日。奄忽壽終。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命。其施命者。世世長壽。生天世間。壽命延長。不中天殤。自然福報。財富無量。是為施命。何謂施色。人不得食時。顏色顛頽。不可顯示。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色。其施色者。世世端正。生天世間。顏色晬晬。人見歡喜。稽首作禮。是為施色。何謂施力。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所作不能。是故智者則

樹於一本作

流法一本作

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力。其施力者。世世多力。生天人間。力無等雙。出入進止。力不耗減。是為施力。何謂施安。人不得食時。心愁身危。坐起不定。不能自安。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安。其施安者。世世安隱。生天人間。不遇衆殃。其所到處。常遇賢良。財富無量。不中天殤。是為施安。何謂施辯。人不得食時。身羸意弱。口不能言。是故智者則為施食。其施食者。則為施辯。口說法利。無所質礙。慧辯通達。生天世間。聞者歡喜。靡不稽首。聽採法言。是為五福食之報也。又增一阿含經云。施有五事。名為應時。一遠來。二遠去。三病時。四冷熱時。五初得果。若得新穀。先與持戒精進人。然後自食。又施有三法。一送食至寺名上。就舍供養。名中。造舍乞施。發心供養。名下。又長阿含經云。佛命阿難。吾渴欲飲。汝取水來。阿難自言。向有五百乘車。於上流度。水濁未清。可以洗足。不中飲也。如是三勸。阿難。汝取水來。阿難自言。今拘孫河去。此不遠。清冷可飲。亦可澡浴。時有鬼神。居在雪山。篤信佛道。即以鉢盛八種淨水。奉上世尊。佛為慰彼。故為受之。問曰。何名食時。何名過時。答曰。依四分律云。謂明相出時。始得食粥。即非未出。乃至日中。案此午時。為法。即是食時。依僧祇律云。過此午時。影一四天下。准此。皆同。故毗羅三昧經。世尊為法惠菩薩。說云。食有四種。且天食時。午法食時。暮畜生食時。夜鬼神食時。佛斷六趣。因令同三世佛。故日午時。是法食時也。過此已後。同於下趣。非上食時。故曰非時也。十誦律云。唯天得過中食。無罪。又十誦律云。有閻浮比丘。至西拘耶尼。用閻浮提時。拘耶尼比丘。往餘三方。亦如是。若此

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六食法部第

間宿則用此間時若在彼宿則用彼間時餘三方亦爾故摩德勒伽論問頗有非時食不犯耶答曰有若住北轆單越用彼食時不犯餘方亦爾若在閻浮日正午時北方是夜半東方是日沒西方是日出餘方互轉可知又薩婆多論曰釋時有四一始從日出乃至日中其明轉熾名之為時從中已後至後夜分其明滅沒故名非時二從日中至中是作食時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至於夜分是俗人職會遊戲之時入村乞食多有觸惱故名非時三從日中至中俗人作務恹亂未發乞不生惱故名為時從中已後事務休息恹戲言笑入村乞食喜被誹謗故名非時四從日中至中是乞食時得食濟身寧心修事順應法故名為時從中已後宜應修非乞食時故名非時

如大遺教經云比丘欲食時當為檀越燒香三唱讚揚布施可食美食又從上座致言道士各自出澡手漱口已還各就座而坐各說一偈以隨次起不得踰越又增一阿含經云若有設供者手執香盤而唱時至佛言香為佛使故須燒香徧請十方

戒香定香解脫香 光明雲蓋徧世界 供養十方無量佛 見聞普熏證寂滅

又三千威儀經云坐受香亦得為女人行香恐觸手染着故開坐受香若恐女人受香翻前即是

○述曰若得衣食不簡精麤但得支濟身命令得修造便合佛意如膏車須油何簡精妙但令運轉得達前所即是佳事故雜寶藏經世尊說偈云 此身猶如車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為行道不為益身如獨馬象猪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華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 當願眾生 為法供養

志在佛道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上佛并令父母師長和尚先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華香願凡所食噉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後自食也

正下食時復須作念初下一匙飯時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願修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願所修善根廻施衆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時總作一念亦得故摩德勒伽論云若得食時口口作念得衣時著若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若鈍根者總作一念故華嚴經第六卷菩薩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為皆誦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煩惱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過法施業中上者不過法業恩中上者不過法恩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滿百脉不通令心壅塞坐念不安若限分少食則身羸心懸慮無固故增一阿含經偈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 處中而食者 如秤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 意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悶難寤寐 應時籌量 食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他受者為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食故薩婆多論云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為斷竊盜因緣故 述曰同食 二為作證明故 述曰不食 三為止誹謗故 述曰出家自取 四為成少欲知足故 非若同儉 五為生他信敬心故 外道生信如

亦述一本作

作寤寐一本

臥念一本作

好惡無所擇 香油及臭脂 等同於調利

○又智度論云食為行道不為益身如獨馬象猪無異若初得食時先獻三寶後施四生故華嚴經偈云 若得食時 當願眾生 為法供養

志在佛道

○又優婆塞戒經云若自造作衣服鉢器先奉上佛并令父母師長和尚先受用然後自服若上佛者以華香願凡所食噉要先施於沙門梵志然後自食也

正下食時復須作念初下一匙飯時願斷一切惡盡下第二匙時願修一切善滿下第三匙時願所修善根廻施衆生普共成佛若不能口口作念臨欲食時總作一念亦得故摩德勒伽論云若得食時口口作念得衣時著若作念入房時入入作念若鈍根者總作一念故華嚴經第六卷菩薩有一百四十願凡所施為皆誦偈念如此食者非有煩惱利生物善故增一阿含經云施中上者不過法施業中上者不過法業恩中上者不過法恩若過分飽食則氣急身滿百脉不通令心壅塞坐念不安若限分少食則身羸心懸慮無固故增一阿含經偈云 多食致患苦 少食氣力衰 處中而食者 如秤無高下

○薩遮尼乾子經偈云 噉食太過人 身重多懈 意 現在未來世 於身失大利 睡眠自受苦 亦惱於他人 迷悶難寤寐 應時籌量 食 述曰所以出家之人欲食之時先以淨手從他受者為出家高勝不同凡下故須受已而食故薩婆多論云比丘受食凡有五意一為斷竊盜因緣故 述曰同食 二為作證明故 述曰不食 三為止誹謗故 述曰出家自取 四為成少欲知足故 非若同儉 五為生他信敬心故 外道生信如

授一本作

取上一本無食字

昔有一比丘與外道共行止一樹下。樹上有果。食時將到。外道語比丘云：「上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樹過人不應上。又語比丘言：『何不搖樹取果？』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自搖樹落果。』外道聞已，自上樹取果，擲地與之。語比丘言：『取果食。』比丘言：『我戒法中，不得受而食。』外道下樹取果，授與比丘。外道既見如此，於一果上，尚有如此法用。何況出世之法？外道遂生信敬。心知佛法清淨，不同外道。於是即隨比丘。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尋得漏盡。又舍利弗問經云：「佛言：『外道梵志，尚知受食取。況我弟子而不受食？但一切諸物，不得受。唯除生寶及施女人。若作法者，猶應授與體上之衣。若貯金器，受則制施。又十誦律云：『舍衛國中摩訶迦羅比丘，受一切糞掃衣食。有死人處，衣食皆取，持至水上淨洗，已不受便食。常在死人處住，有疫病時，便不入城。時人皆謂厥死人肉，惡名流布。』諸比丘白佛：『佛集比丘僧制云：『從今諸比丘，不受食著口中，得罪。又大方等陀羅尼經云：『又受食時，莫視女色。但自念言：『我中心毒箭當云何拔？用視女色為我從無始世來，坐以女色，墮於三塗。無有出期。』觀諸六塵，亦應如是。我諸弟子不應著此。如是諸賊喪人善功。』述曰：『一切僧食，並須平等。無問凡聖，上下均普。故僧祇律云：『若檀越行食多，與上座者，上座應問：『一切僧盡得爾許，不答止上座得耳。』應言：『一切平等。』若言盡得者，應受。僧上座法，不得隨下便食。待行徧唱等供已，然後得食。上座之法，當徐徐食，不得速食。竟在前出去，應待行水隨順，祝願已，然後乃出。又處處經云：『佛言：『中後不食，有其五福。一者少淫，二者少

授一本作

授一本作

臥三者得一心。四者無有下風。五者身得安隱，亦不作病。是故沙門知福，不食。○述曰：若於食長，食增加煩惱，即須觀厭，作不淨之想。故智度論云：『說食，厭想者，當觀是食，從不淨生。如肉從精血水道生，是為膿蟲住處。如酥乳酪，血變所成，與爛膿無異。』厨人汗垢種種不淨，若著口中，腦有爛涎，二道流下，與唾和合，然後成味。其狀如吐，從腹門入地，持水爛風動火炎，如釜蒸糜，滓濁下沉，清者在上。譬如釀酒，滓濁為尿，清者為尿，脬有三孔。風吹膩汗，散入百脉，與先血和合，凝變為肉。從新肉生，脂骨髓，從是中生。身根從新舊肉合生，五情根。從此五根生五識。五識次第生意識，分別取相，籌量好醜。然後生我，我所心等諸煩惱，及諸罪業。復次思惟：此食工夫甚重，計一鉢之飯，作夫流汗，集合量之食，少汗多。此食辛苦如是，入口即成不淨。宿昔之間，變為屎尿。本是美味，惡不欲見。行者自思：如此弊食，我若貪著，當墮三塗。如是觀食，當厭。五欲譬如有一婆羅門，修淨潔法，有事緣，故到不淨國。自思：我當云何得免不淨？唯當乾食，可得清淨。見一老母，賣白髓餅，而語之言：『我有因緣，住此百日。常作餅送來，多與汝。』老母日日作餅送之。婆羅門貪著飽食，歡喜。老母作餅初時，白淨，後轉無色無味。即問老母：『何緣爾耶？』母言：『癯瘠差故。』婆羅門問：『此何謂耶？』母言：『我大家夫人，隱處生癯，以麵酥，傅之。癯熟，膿出，和合酥，鈔。日日如是。』以此作餅與汝，是以餅好。今夫人癯差，我當何處更得婆羅門聞之。』兩拳打頭，椎背乾嘔。我當云何破此淨法？我爲了矣。棄捨緣事，馳還本國。行者亦爾。若是飲食，歡喜樂，不觀不淨。

七食訖部第

後受苦報悔將何及

如波離論云。出家僧尼白衣等。齋訖不用澡豆末巨摩等。用澡口者皆不成齋。如過去有比丘字連提。六十歲持齋戒。不闕唯一日。食用巨摩豆屑等。成齋。若不爾者。皆不成齋。此經無目。出牛等。以此二事能生萬物。養育人民。故將牛糞。以淨道場。佛國俗法。亦以爲淨。然不用淨口耶。若依四分律等。但護行住坐臥四種威儀。食五正食。四相不乖。便成齋法。不論澡豆淨口。成齋時節。若過威儀若失。縱用澡屑。亦不成齋。又善見論云。齋已吐食。未出咽喉。還咽無犯。若出還咽。犯罪。又僧祇律云。食已若渴。佛令取一切穀豆麥。煮不破者。非時取汁得飲。若酥油蜜及石蜜。諸生果汁等。要以水淨得飲。若器底殘水。被雨滴。亦名爲淨。善見論云。舍樓伽果漿。澄汁使清。非時得飲。根是摩德勒伽論。沙糖漿。亦得非時飲。僧祇律云。人有四百四病。風大百一用油。脂治之火。大熱病百一用酥。治之水病百一用蜜。治之雜病百一隨用上三藥。治之十誦律云。石蜜非時不得。祇取有五種人。得非時食。謂遠行人。病人。不得食人。食少人。若施水處。和水得飲。五分律云。聽。饑渴二時。得飲。蜜。酥。油。等。亦不得。食。僧祇律云。胡椒。畢鉢。薑。訶梨勒等。此藥無時食。和者聽。非時服。又四分律云。一切苦辛。鹹甘等。不任爲食者。聽。非時盡形作藥服。善見論云。一切樹木及果根莖枝葉等。不任爲食者。並得作盡形藥服。○述曰。比見諸人。非時分中。食於時食。何者是耶。謂遠方道俗等。聞律。開食。果汁漿。遂卽食。乾棗汁。或生梨。蒲萄。石榴。不搗汁。飲并子。總

大病一本作

八呪願部第

食雖有搗汁。非澄使清。取濁濃汁。并滓而食。或有開。開食。舍樓伽果漿。以患熱病。遂取生藕。并根生食。或有取清飯漿。飲。或身無饑渴。非時食。酥油。蜜。石蜜等。或用杏仁。煎作稠湯。如此。濫者非一。不可具述。若准十誦。非前遠行等五種之人。不得。祇食。食便破齋。見數犯者多。故別疏記。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世尊。日在東方。着衣持鉢。諸比丘。僧左。右圍繞。佛爲衆首。來至輪頭檀王宮內。到已。坐於所設佛座。諸比丘。僧各依次。如法而坐。爾時輪頭檀王。以佛爲首。諸比丘。僧次第坐已。自手行諸微妙飲食。盡其種數。食已。於時世尊。教化輪頭檀王。令其解悟。生歡喜已。從座而起。還歸本處。又十誦律云。有比丘。受他請食。默然入。默然去。諸居士呵責云。我等不知食好不好。諸比丘。白佛。佛言。從今食時。應爲施主。明讚。呪願。不知誰作。佛言。上座作。若上座不能。次第能者。應作。故僧祇律。上座應知。前人爲何等。施當爲應時。呪願。若爲亡人。施福者。應如是。呪願云。一切衆生。類。有命皆歸死。隨彼善惡。行。自受其果報。行惡入地獄。爲善者。生天。善能修行道。漏盡得泥洹。○若生子。設福者。應如是。呪願云。童子。歸依佛。如來毗婆施。尸棄毗婆娑。拘樓拘那含。迦葉及釋迦。七世大聖尊。譬如人父母。慈念於其子。舉世之樂具。皆悉欲令得。令子受諸福。復倍勝於彼。家家諸眷屬。受樂亦無極。○若入新舍。設供者。應如是。呪願云。屋舍覆陰。施。所欲隨意得。吉祥賢聖衆。處中而受用。世有黠慧人。乃知於此處。請持戒梵行。修福設飲食。僧口咒願。

呪一本作

故宅神常歡喜。善心生守護。長夜於中住。若入於聚落。及以曠野處。若晝若於夜。天神常隨護。○若估客欲行設福者。應如是祝願云。諸方皆安穩。諸天吉祥應。聞已心歡喜。所欲皆悉得。兩足者安穩。四足者亦安。去時得安穩。來時亦安穩。夜安晝亦安。諸天常護助。諸伴皆賢善。一切悉安穩。康健賢善好。手足皆無病。舉體諸身分。無有疾苦處。若有所欲者。去得心所願。○若為娶婦施者。應如是祝願云。女人信持戒。夫主亦復然。由有信心故。能行修布施。二人俱持戒。修習正見行。歡樂共作福。諸天常隨護。此業之果報。如行不費糧。○若為出家人布施者。應如是祝願云。持鉢家家乞。值隨或遇喜。將適護其意。出家布施難。○故五分律云。上座齋了。量其前事。為檢越呪願。食施得具足。果又增一阿合經。世尊為女施園。便祝願云。園果施清涼。橋梁度人民。近道作園圃。人民得休息。晝夜獲安穩。其福不可量。諸法戒成就。死必生天上。

如百緣經云。佛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尋即能語。家中自然百味飲食皆悉備。有時父母見其如是。謂是非人毗舍闍鬼。畏不敢近。時彼女子見其怖畏。合掌向母而說偈言。願母聽我語。今當如實說。實非毗舍闍。及諸餘鬼等。我今實是人。業行相逐隨。善業因緣故。今獲如是報。爾時父母聞女說偈。喜不自勝。尋前抱。

九施部第

無下字

取乳哺養育。因為立字。名曰善愛。時彼女子見母歡喜。合掌白母言。為我請佛及比丘僧。尋即與請百味飲食。皆悉充足。即於佛前渴仰聞法。佛即為說。得須陀洹。後求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着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爾時世尊將于二百五十比丘。詣於他邦。到曠野中。食時已至。告善愛尼言。汝今可設飲食。供養佛僧。尋取佛鉢。擲虛空中。百味飲食自然盈滿。如是次第。取于二百五十比丘。鉢飯亦皆滿。都令豐足。阿難見已。歎未曾有。請佛說本因緣。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着衣持鉢。將諸比丘入城乞食。次到大長者家。設諸餽饌。欲請賓客。客未至頃。有一婢使。見佛及僧在於門外乞食。立住。不自大家取其飲食。盡持施與佛及眾僧。後客來坐。勅彼婢言。辨設食來。婢答大家。今有佛僧在其門外乞食。立住。我持此食用布施。盡大家聞已。尋用歡喜。即語婢言。我等今者。值是福田。汝能持此飯食。施與快不可言。我今放汝。隨意所求。婢答大家。若見放者。聽在道次。尋即聽許。作比丘尼。一萬歲中。精勤無替。便取命終。不墮惡趣。天上人中。百味飲食。應念即至今。得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夏安居竟。將諸比丘。欲遊行他國。時頻婆娑羅王。將諸群臣。出城遙望。如來來受我供。爾時世尊遙知王意。深生渴仰。及比丘僧。漸欲遊行。詣摩竭提國。值諸群鳥。中有鸚鵡子王。遙見佛來。飛騰虛空。逆道奉迎。唯願世尊及比丘僧。慈哀憐愍。詣我林中。受一宿。請佛即然。可時鸚鵡王知許。可已。還

四上一本
有價字

歸本林勅諸鷄。鷄各來奉迎。爾時世尊將諸比丘詣鷄林。各敷座。具在於樹下坐。禪思惟時。鷄王見佛比丘寂然宴坐。甚懷喜悅。通夜翔遶佛比丘。四向顧視。無諸師子虎狼禽獸。及以盜賊觸惱世尊比丘僧。至明旦世尊進引鷄歡喜在前引導。向王舍城白頻婆娑羅王言。世尊今者將諸比丘。遂來在近。唯願大王設諸餽饌。逆道奉迎。時王聞語。已勅設餽。執持幢旛香華伎樂。將諸羣臣逆道奉迎。時鷄王於其夜中。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小兒。便作是念。我造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從鷄由。請佛故。一宿止住。得來生此。我今當還報世尊恩。頂戴天冠。若諸繆絡莊嚴其身。資持香華而供養佛。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遂佛三匝。還歸天上。時諸比丘白佛言。今此天子宿造何業。生鷄中。復修何福。得生天上。來供養佛。聞法獲果。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此賢劫中。波羅奈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長者受持五戒。便於一時毀犯一戒。放生鷄中。餘四完具。今得值我出家得道。佛告諸比丘。欲知彼時優婆塞者。今鷄是。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付法藏經云。昔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一比丘甚患頭痛。薄拘羅爾時作一貧人。見病比丘。即便持一呵梨勒果。施病比丘。比丘服訖。病即除愈。緣施藥故。九十一劫天上人中受福快樂。未曾有病。最後生一婆羅門家。其母早亡。父更娼妻。拘羅年幼。見母作餅。從母索之。後母嫉妬。即捉拘羅。擲置鐵上。鐵雖焦熱。不能燒害。父從外來。見薄拘羅在熱鐵上。即便抱下。母於

高一本
出○不本
出○不本
無下字
無有字

乃一本
不作

從後一本
作後從

後時釜中煮肉。時薄拘羅從母索肉。母益瞋恚。尋擲釜中。亦不燒爛。父覓不見。即便喚之。拘羅聞喚。釜中而應。父即抱出。平復如故。母後向河拘羅。逐去。後母瞋恚。而作是言。此何鬼魅妖祥之物。雖復燒煮。不能令死。即便捉之。擲置河中。值一大魚。即便吞食。以福緣故。猶復不死。有捕魚師。捕得此魚。詣市賣之。索價既多。人無買者。至暮欲臭。薄拘羅父見。即隨買。持來歸家。以刀破腹。兒在魚腹。高聲唱言。願父安庠。勿令傷兒。父聞魚腹抱兒。而不傷損。年漸長大。求佛出家。得阿羅漢果。從生至老年百六十。未曾有病。乃至無有身熱頭痛。由施藥故。得是長壽。五處不死。鐵鏃不焦。釜煮不爛。水溺不死。魚吞不消。刀割不傷。以是因緣。智者應當作如是事。又十誦律云。時王舍城中有居士。名尸利仇多。大富多財。是外道婆羅門弟子。此人每疑沙門。瞿曇有一切智。不行到佛所。自言沙門瞿曇。明日我舍食。佛以彼應度。故默然受請。時居士還到舍。於外門間。作大火坑。令火無煙。餒以沙覆上。即入舍。敷不織坐牀。又以毒和食。心生口言。瞿曇若是一切智人。當知此事。若非一切智人。當墮此坑。及中毒死。遣使白佛言。飲食已辨。佛語阿難。令諸比丘。皆不得先。佛前行時。佛着衣持鉢。前行。比丘從後。入尸利仇多舍。佛變火坑。作蓮華池。滿中淨水。既甘而冷。種種蓮華。覆水上。時佛與僧。皆行華葉上。入舍坐。不織牀。變令成織。告尸利仇多。當除心中疑。我實是一切智人。是居士見二神力。信心即生。尊重於佛。叉手白佛言。此食毒藥。不堪佛食。佛言。但施此食。僧不得疾。佛告阿難。僧中宣令。未唱等供。一不得食。是

時佛祝願。姪欲嗔患惡癡。是世界中。毒佛有實法除。一切毒。以是實語。故毒皆得除。食即清淨。是時居士行。澡水。手自斟酌。衆僧飽滿。竟洗手執鉢。居士取小坐具。於佛前坐。聽法。即於坐處。得法眼淨。佛還已。以是事集。僧告言。從今不得在佛前行。及和尙師僧上座前行。未唱等供。不得食也。又摩得勒伽論云。衆僧行食時。上座應語。一切平等。與使唱。僧既然後俱食。頌曰。法會設佳供。齋日感神靈。普召無別請。客主發休禱。凡聖俱晨往。災難普安寧。良由慈善力。翻惡就福城。

並一本作

感應緣六驗

晉司空何充

晉尼竺道容

晉闕公則

晉南陽滕並

晉沙門仇那跋摩

梁沙門釋道琳。○晉司空盧江何充。字次道。弱而信法。心業甚精。常於齋堂。置一空座。筵帳精華。絡以珠寶。設之積年。庶降神異。後大會道俗。甚盛。坐次一僧。容服蠶垢。神情低陋。出自衆中。逕昇其座。拱默而已。無所言說。一堂怪駭。謂其謬僻。充亦不悅。嫌於顏色。及行中食。此僧飯於高座。飯畢。提鉢出堂。顧謂充曰。何俟勞精進。因擲鉢空中。陵虛而去。充及道俗。馳遽觀之。光儀偉麗。極目乃沒。追共悅恨。稽懺累月。○晉尼竺道容。不知何許人。居于烏江寺。戒行精峻。屢有徵感。晉明帝時。甚見敬事。以華藉席。噉其所。得果不萎焉。時簡文帝事清水道。所奉之師。即京師所謂王濬陽也。第內具道舍。容丞開化帝。未之從。其後帝每入道屋。輒見神人。爲沙門形。盈滿室內。帝疑容所爲。因事爲師。遂奉正法。晉氏顯尙佛道。此尼力也。當時崇異。號爲聖人。新林

其一本作

悅一本作
平○勞上
字一本有徒

云一本作
在焉二字

齊下一本
有字

造一本作

並一本作
皆同

寺卽帝爲容所造也。孝武初。忽而絕迹。不知所在。乃葬其衣鉢。故寺邊有塚云。○晉闕公則。趙人也。恬放蕭然。唯勤法事。晉武之世。死于洛陽。道俗同志。爲設會於白馬寺中。其夕。轉經背分。聞空中有唱讚聲。仰見一人。形器壯偉。儀服整麗。乃言曰。我是闕公則。今生西方安樂世界。與諸菩薩共來聽經。合堂驚躍。皆得親見。時復有汲郡衛士度。亦苦行居士也。師於公則。其母又甚信向。誦經長齋。常飯僧時。日將中。母出齋堂。與諸尼僧道遙眺望。忽見空中有一物。下正落。母前乃則鉢也。有飯盈焉。馨氣充散。闕堂肅然。一時禮敬。母自分齋人食之。皆七日不饑。此鉢猶云尙存。此土度善有文辭。作八關懺文。晉末齋者尙用之。晉永昌中。死。亦見靈異。有造像者。作聖賢傳。具載其事。云度亦生西方。吳興王該。曰。燭日闕。登宵衛。度繼軌。咸悟泊於無生。俱脫骸以不死者也。○晉南陽滕並。累世敬信。妻吳郡全氏。尤能精苦。每設齋會。不逆招請。隨有來者。因留供之。後會僧數闕。少使人衢路。要尋見一沙門。蔭柳而坐。因請與歸。淨人行食。翻飯于地。傾筯都盡。罔然無計。此沙門云。貧道鉢中有飯。足供一衆。使並分行。既而道俗內外。皆得充飽。消淨既畢。擲鉢空中。翻然上昇。極目乃滅。並卽刻木作其形像。朝夕拜禮。並家將有凶禍。則此像必先倒踏云。並子合。以蘇峻之功。封東興者也。沙門竺法進者。開度淨圖。主也。聰達多知。能解殊俗之言。京洛將亂。欲處山澤。衆人請留。進皆不聽。大會燒香。與衆告別。臨當布香。忽有一僧來。處上座。衣服塵垢。面目黃腫。法進怪賤。率就下次。輒復來上。率之至三。乃不復見。

此齊一本作

香一本作

衆坐既定方就下食。忽暴風揚沙。梓案傾倒。法進懺悔。自責乃止。不入山。時論以爲世將大亂。法進不宜入山。又道俗至意苦相留。慕故見此神異。止其行意云。○宋仇那跋摩者。齊言功德。種。屬賓王子也。幼而出家。號三藏法師。宋初來遊中國。宣譯至典甚衆。律行精高。莫與爲比。惠觀沙門。欽其風德。要來京師。居于祇洹寺。當時來詣者。疑非凡人。而神味深密。莫能測焉。嘗赴請於鍾山定林寺。時諸道俗多採衆華。布僧席下。驗求真人。諸僧所坐華。同萎頽而跋摩席華。鮮榮若初。於是京師欽然增加。敬意至元嘉八年九月十八日卒。都無病患。但結跏趺坐。歛衽。又手乃經。信宿容色不變。于時或謂深禪。既而得遺書於筵下云。獲沙門二果。乃知其終。弟子侍側。並聞香煙。京師赴會二百餘人。其夕轉經。戶外集聽盈階。將曉而西南上有雲氣勃然。俄有一物。長將一匹。遶屍而去。同集咸覩云。跋摩未亡時作三十偈。以付弟子。曰。可送示天竺僧也。○梁富陽齊堅寺有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涅槃法華。誦維摩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滅。琳弟子惠詔爲屋所壓。頭陷入。曾琳爲詔祈請。詔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且起遂平復。琳於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竟見帛上有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微感。富陽人始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二。○梁高僧傳。

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二

訂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三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途)

輪王篇第四十 此有五部

述意部

會名部

七寶部

頂生部

育王部

述意部第一 感現一本 作感現

會名部第二

出下一本 有世字

蓋聞飛行皇帝統御四洲。邊鄙逆命。則七寶威伏。十善引化。則千子感現。囊括遐邇。獨處中原。發慈父之撫育。感赤子之忠臣。世居久遠。貪逸彌繁。峻極威遠。思天報於行。轉輪之猛。騰帝釋之宮。圖度非分。退失輪王之位。懷悲苦切。劇同塗炭之殃。哀斯痛矣。深可嗟乎。依眞諦三藏法師云。於成劫時。人壽無量歲。於住劫時。人壽八萬歲。時有輪王出世。若減不出。輪王有三。一軍輪王。二財輪王。三法輪王。若減八萬財輪王不出世。所以然者。此王福德壽命長遠。即與壽相違。故不出世。若減法輪王出世。所以然者。如來大悲。令諸衆生知苦無常。易可化。故出世也。故論云。劫減佛興世。劫初轉輪王。唯彌勒佛出時。人民福德二王俱出世也。財有四。一金輪王。則化被四天下。二銀輪王。則政隔北鬱單王三天下。三銅輪王。則除北鬱單及西俱耶尼王二天下。四鐵輪王。則唯局閻浮提王一天下。若減八萬歲時。有軍輪王出。以軍威伏王一天下。即是阿育王等。如來爲法輪王。言劫增轉輪王者。此據財輪王也。若論軍輪。故通劫減。鐵輪有二百五十輻。銅輪有五百輻。銀輪有七百五十輻。金輪有千輻。故仁王經云。道種堅德王乘金輪王四天下。性種性王乘銀輪王三天下。習種性王乘銅輪王二天下。以上十善得王乘鐵輪王一天下。

與一本作
上下一本
有王正
爾須六
字
止下一本
有止字

微視地中伏藏。有主無主皆悉見知。其有主者能為擁護。其無主者取給王用。時居士寶往。白王言。大王有所給與。不足為憂。我自能辦。聖王欲試。即勅嚴船於水遊戲。告居士曰。我須金寶。汝速與我。居士報曰。大王小待。須至岸上。時居士寶即於船上長跪。以右手內着水中。寶瓶隨出。如蟲緣樹。彼居士寶亦復如是。內之水中。寶緣手出。充滿船上。而白王言。向須寶者。為須幾許。時王語言。止。吾無所須。向相試耳。聞王語已。尋以寶物。還沒水中。聖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居士寶成就。云何名為主兵寶成就。時主兵寶忽然出現。智謀雄猛。英略獨決。即詣王所。自言。大王有所討伐。不足為憂。我自能辦。王欲試兵。即集四兵。而告之曰。汝今用兵。未集者。集已集者。放未嚴者。嚴已嚴者。解未去者。去已去者。住時主兵寶。即令四兵。依如王語。王見踊躍。而言。此真我瑞。是為轉輪聖王七寶成就。謂四神德。一長壽。不夭無能及者。二身強。無患無能及者。三顏容端正。無能及者。四寶藏盈溢。無能及者。王化國人。慈育民物。如父愛子。國民慕王。如子仰父。所有珍奇。盡以貢王。願垂納受。在意所與。時王報曰。且止。諸人。吾自有寶。汝可自用。王之國土安穩。豐樂。平正如掌。衣食自然。不須營覓。唯行十善。不為非法。猶如北鬱單。不可具述。又十誦律云。有阿耨達池。縱廣五十由旬。繞池四邊。種種果樹。善住象王宮殿。住處有八千象。以為眷屬。若轉輪聖王出於世時。八千象中。最下小者。出為象寶。給輪王乘。又外大海內洲。有月明山。婆羅醯馬王宮殿。住處有八千馬。以為眷屬。若輪王出於世時。八千馬中。最下小者。

用王一本作

憂惱一本
作海

出為馬寶。給輪王乘。又起世經云。此象馬寶於一日中。暫受調伏。堪任眾事。為試象馬。於其晨朝。日出時。乘此象寶等。周迴巡歷。徧諸海岸。盡大地際。既周徧已。是轉輪王還至本宮。乃進小食。又大樓炭經云。轉輪聖王有四種德。一者大富。珍寶田宅奴婢等。天下無有。如王者。二者王最端正。姝好顏色。無比。天下無有。如王者。三者王常安穩。無有疾病。亦無寒熱。諸所飲食。皆安穩。四者王常安穩。長壽。天下無有。如王者。是為轉輪聖王四德。具足七寶。如法。又薩遮尼乾子經云。佛言。大王當知。轉輪聖王復有七種名。為轉寶。所有功德。少前七寶。何等為七。一劍寶。二皮寶。三牀寶。四園寶。五屋舍寶。六衣寶。七足所用寶。第一劍寶者。輪王所王國內。若有逆王命者。彼劍寶即從空飛往。諸小王見。即降伏拜。第二皮寶者。此海龍王皮。出大海中。廣五由旬。長十由旬。體淨鮮潔。光曜白日。火燒不焦。水漬不爛。猛風吹不能動。體合溫涼。能却寒熱。隨王去處。皮寶亦去。所有士眾。滿十由旬。徧覆其上。能作別屋。不相妨礙。第三牀寶者。王所用牀。立能平正。柔軟得所。若王入禪。即入解脫禪定。三昧。能滅貪瞋癡。女人見王坐寶牀者。即皆得離貪瞋癡心。第四園寶者。入彼園時。即得定心。若王欲受五欲樂時。依王所行。善業功德。諸天界中。所有華果。池河。戲樂之具。自然隱沒。現於王前。第五屋舍寶者。王入彼屋。欲見日月星宿。所有殊異。珍玩。伎樂。屋中。悉聞。即離憂惱。一切疲勞。於睡眠中。極受快樂。第六衣寶者。王所有衣。無如世間。絹布。絲縷。縱廣文章。第一柔軟。一切塵垢。不能點汙。若彼寶衣。即離寒熱。饑渴。憂

惱而水火刀等所不能損第七足所用寶者所謂鞞等若王著者涉水不沒入火不燒雖復遠行百千由旬不覺疲極是名輪王七種輓寶是十善中少分習氣功德非正具定十善業道又中阿含經云若轉輪王出於世時當知有此七寶出世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出於世時當知亦有七支寶出於世間云何為七一念覺支寶二擇法覺支寶三精進覺支寶四喜覺支寶五息覺支寶六定覺支寶七捨覺支寶

四頂生部第

四新一本作

如賢忍經云佛告比丘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此閻浮提有一大王名曰瞿薩離典斯天下有八萬四千小國有二萬夫人妹女一萬大臣時王頂上發生一施其影如繭淨潔清徹亦不疼痛後大如瓠便劈看之得一童子甚為端正大王已崩頂生為王七寶具足衣食音樂自然作樂經八萬四千歲時有夜叉踊出殿前高聲唱言東方有國名弗婆提其中豐樂快善無比大王可往王即悅意欲行金輪復轉踰虛而進群臣七寶皆悉隨從既至彼土諸小王等盡來朝賀王於彼國五欲自恣經八千歲夜叉復言西方有國名瞿耶尼王可至彼還如前去經十四億歲夜叉復唱北方有國名鬱單越王可到彼還如前去經十八億歲夜叉復唱有四天王處其樂難量王可遊之王與群臣及四種兵乘空而上四天遙見甚懷恐怖即合軍衆出外拒之竟不奈何頂生於中優游受樂經十億歲意中復念欲昇忉利即與群臣蹈虛登上時有五百仙人住在須彌山腹王之象馬屎尿下落汗仙人身諸仙相問何緣有此中有智者告衆人言吾

後一本作

聞頂生王欲上三十三天必是象馬失此不淨仙人忿恨便結神咒令頂生王及其人衆悉住不轉王復知之即立誓願若我有福斯諸仙人悉皆當來承王威感五百仙人盡到王邊扶輪御馬共至天上未到之頃遙觀天城名曰快見其色皦白高顯殊特此快見城有千二百門諸天怖畏悉閉諸門著三重鐵關頂生兵衆直趣不疑王即取貝吹之張弓扣彈千二百門一時皆開帝釋尋出與共相見因請入宮與共分坐天帝人王貌類一種其初見者不能分別唯以視瞬遲疾知其異耳王於天上受五欲樂盡三十三天末後欲害帝釋獨霸為快惡心已生尋即墮落當本殿前委頓欲死諸人來問頂生答曰統領四域三十億歲七日雨寶及在二天而無厭足故致墮落阿難又問此頂生王宿殖何福而獲大報佛告之曰乃往過去不可計劫時世有佛號曰弗沙與其徒衆遊化世間時婆羅門子適欲娶婦手把大豆常用散婦是其曩世俗之家禮於道值佛心意歡喜即持此豆奉散於佛四粒入鉢一粒住頂由此因緣受無極福四粒入鉢王四天一粒在頂受樂二天又頂生王故事經云爾時頂生適生是念即於釋提桓因坐處墮閻浮提及四部兵退失神足舉身皆痛如人欲死時七寶等皆亦命終爾時大王五處親屬皆悉雲集往頂生所白頂生曰大王命終後苦備有爾時頂生王者即我身是當知乃至五欲而無厭足染著聚集貯欲無厭所謂足者至賢聖道然後乃足爾時世尊便說偈言不以錢財業覺知欲狀足樂少苦惱多智者所不為設於五欲中竟不愛樂彼

愛盡便得樂。是三佛弟子。貪欲拘利盛。終便入地獄。本欲安所生。命為苦所切。諸法悉無常。生者必壞敗。生生悉歸盡。彼滅第一樂。爾時尊者阿難聞佛所說歡喜奉行。又起世經云。輪王捨命必生天上。與三十三天同處共生。命終已後始經七日。七寶並皆隱沒。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晨朝著衣持鉢。共諸比丘入王舍城乞食。時彼世尊光相普照。如千日之焰。順邑而行。時彼有兩童子。一者上姓。二者次姓。共在沙中嬉戲。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遙見世尊來。三十二大人相莊嚴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我當以麥粃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毘闍耶合掌隨喜。而發願言。以惠施善功德。令得一天下。繼蓋王。即於此生得供養佛。乃至得成無上正覺。故世尊發微笑。相爾時阿難見世尊微笑。即便合掌向佛白言。世尊非無因緣而發微笑。世尊以何因緣而發微笑。爾時世尊告阿難曰。我今笑者。其有因緣。阿難當知。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統領一方。為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法王之塔。安樂無量衆生。如偈所說。於我滅度後。是人當作王。孔雀姓名育。譬如頂生王。於此閻浮提。獨王世所尊。佛告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沙。捨若如來經行處。令當生彼處。阿難受教。即取鉢沙。捨經行處。阿難當知。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當生子。名曰顯頭婆羅。當治彼國。彼復有子。名曰修師摩。時彼瞻婆國有一婆羅門。

女極為端正。令人樂見。為國所珍。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即記彼女。當為王妃。又生二子。一當領一天下。二當出家學道。當得聖迹。時婆羅門聞彼相師所說。歡喜無量。即莊嚴女。嫁與此王。王見其女端正。有德。即為夫人。前夫人及諸姊妹。見其夫人來。作是念言。此女端正。國中所有珍寶。棄捨我等。乃至目所不視。諸女即使學習。剃毛師業。彼悉學已。為王料理鬚髮。料理之時。王大歡喜。即問彼女。汝何所求。欲女啓王言。唯願王心愛念我耳。如是三啓。時王言。我是刹利灌頂王。汝是剃毛師。云何得愛念汝。彼女白王言。我非是下姓生。乃是高貴婆羅門之女。相師語我父云。此女應嫁與國王。是故來至此耳。王言。若然者。誰令汝習下劣之業。女啓王言。是舊夫人嫁女。令我學此。王即勅言。自今勿復習下業。王即立為第一夫人。王常與彼自相娛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穩。母無憂惱。過七月後。立字名無憂。又復生子。名曰離憂。無憂者身體。體得相似。似沙。父王大附捉情。所不念。又王欲試二子。呼賓伽羅。阿時婆羅門言。和尙觀我諸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於彼當觀其相。乃至出往彼園。時阿育王母言。承王出向金殿園館中。觀諸王子。誰當作王。汝今云何不去。阿育啓言。王既不念我。亦復不樂見我。母復語言。但往彼所。阿育復啓母言。今便往去。願母當送飯食。母言。如是當出城門。時逢一大臣。名曰阿究羅。隨此臣問阿育言。王子今至何所。阿育答言。聞大王出金殿園館。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今往詣彼。王先勅大臣。若阿育來者。當使其乘老鈍象。又

報說一本作

復老人爲眷屬時阿育乘是老象乃至園館中於諸王子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飯食阿育母以瓦器盛酪飯送與阿育如是諸王子各食飲食時父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師視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紹我位我若語言王愁不樂即語言我今總記王報言如師所教師言此中若有乘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說各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象我得作王又言此中有第一座者彼當作王諸王子各相謂言我坐第一座阿育言我今坐地是我勝座我當作王又言此中上器食者此當作王乃至阿育念言我有勝乘勝座勝食時王觀子相畢便即還宮時阿育母問阿育言誰當作王婆羅門記誰耶阿育啓言上乘上座上器上食當作王王子自見當作王老象爲乘以地爲座素器盛食糝米雜酪飯時彼婆羅門知阿育當作王數修敬其母亦重餉婆羅門若子作王者師當一切善得吉利盡形供養時頻頭羅王邊國德又尸羅反時王語阿育汝將四兵衆伐彼國王子去時都不與兵甲時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爲王善根果報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辟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住伐彼國時彼諸國人民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莊飾城郭執持吉瓶之水及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而作是言我等不反大王及阿育王子然諸臣盡不利我等是故違背聖化即以種種供養王子請入城邑平此國已又使至伐佉沙國時彼二大力士爲王平治道路諸天宣令阿育當王此天下汝等勿與逆意彼國王

從上一本有諸字

大一本作○本一作如

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王語諸臣吾今欲立修師摩爲王今得重疾諸臣即便莊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爲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爲王時王聞此語甚以不喜默然不對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素繪繫首時王見此相貌極生愁惱即便命終阿育王如禮法殯父王已即立阿育樓陀爲大臣時修師摩王子聞父崩背今立阿育爲王心生不忍即集諸兵而來伐阿育阿育王四門中二門安二力士第三門安大臣自守東門時阿育樓陀大機關木象又作阿育王形像即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煙火坑以物覆之修師摩既來到阿育樓陀大臣語修師摩王子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此王者自然得作王時彼王子即趣東門即墮火坑便即死亡有一大力士名曰跋陀申陀聞修師摩終亡厭世將無數眷屬於佛法中出家學道得阿羅漢時諸臣盡我等共立阿育爲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於我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果之樹殖於刺棘諸臣答曰未曾見聞却除華菓而殖刺樹而應除伐刺棘樹而殖菓實乃至二三勅令伐彼亦不從爾時國王忿諸大臣即持利劍殺五百大臣又時王將姪女眷屬出外園中遊戲見一無愛樹華極敷盛王見此華樹與我同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醜澀諸姪女盡心不愛王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愛樹華王從眠覺見無愛樹華狼

藉在地。心生怨。怒繫諸姪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菟樓陀大臣白王言。王不應為是法。云何以手自殺人。諸臣姪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應有可殺。以付彼人。王即宣教。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一織師家。織師有一子。亦名耆梨。凶惡。搗打繫縛。小男小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梨子。時王使語彼。汝能為王斬諸凶人。不彼答曰。一切閻浮提有罪者。我能淨除。况復此一方。時彼使輩還。啓王言。彼人已得。王言。覓將來耶。諸使呼彼答言。小忍先奉辭。父母具說。上事。父母言。子不應行是事。如是三勅。彼生不仁之心。即便殺父母。已然後。乃至諸使問曰。何以經久不速來耶。時彼凶惡具說。上事。以具啓王。王即勅彼。我所有罪人。事應至死。汝當知之。彼啓王言。為我作舍。王為作舍。極為端嚴。唯開一門。亦極精嚴。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地獄。彼凶惡人。啓王乞願。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王答言。當以與願。彼諸徒主。往詣寺中。聽諸比丘說地獄事。時有比丘誦地獄經。有衆生。生地獄者。以熱鐵鉗。鉗其口。以熱鐵丸。著其口中。次融銅灌口。復以鐵斧。斬截其體。次復。初械枷鎖。繫其身。次復火車。鑪炭。次復鐵錢。次復灰河。次復刀山。劍樹。具如五天。使經所說。彼徒主。具聞比丘說。是諸事。開其住處。所作治罪之法。如彼所說。案此法。則而治罪人。又一商主。入海十年。採諸重寶。還到本鄉。道中。值五百群賊。殺於商主。商主之子。見父死。及失寶物。厭世出家。遊行諸國。次至巴連弗邑。過此夜。已晨朝。著衣持鉢。入城乞食。誤入屠殺舍中。時彼

有師上一本

比丘遙見舍裏。火車鑪炭等。治諸衆生。如地獄中。羣生恐怖。衣毛皆豎。便欲出門。時凶惡主。即往執彼比丘。言。入此中者。無有得出。汝今此死。比丘聞說。心生悲毒。泣淚滿目。凶主問曰。汝云何。如小兒啼。爾時比丘以偈答曰。我不忍畏死。志願求解脫。所求不成。果是故我啼泣。人身極難得。出家亦復然。遇釋師子王。自今不重覩。爾時凶主語比丘曰。汝今必死。何所憂惱。比丘復以哀言答云。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凶不聽。如是日數。滅止七日。彼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精進。坐禪息心。終不能得道。至於七日。時王宮內人。有事至死。送付凶惡之人。令治其罪。凶惡將是女人。著白中。以杵搗之。令成碎糝。時比丘見是事。極厭惡此身。嗚呼苦哉。我不久亦當如是。而說偈言。嗚呼大悲師。演說正妙法。此身如聚沫。於義無有實。向者美女性。今將何所在。生死極可捨。愚人而貪著。係心緣彼處。今當脫鍊木。令度三有苦。畢竟不復生。如是勤方便。專精修佛法。斷除諸有。益切結。得成阿羅漢。○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比丘問曰。我不解爾之所說。彼凶答曰。先期七日。今既已滿。比丘以偈答曰。我心得解脫。無明大黑闇。斷除諸有。益煩惱賊。慧日今已出。監察心意識。明了見生死。今者愍人時。隨順諸聖法。以殺此身骸。任爾之所為。無復有悋惜。○爾時彼凶惡主。執彼比丘。著鐵錢油中。足與薪火。火終不然。假使然者。或復不熱。凶主見火不然。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見開。鐵錢益

見彼比丘鐵鏤中蓮華上坐。生希有心。即啓國王。王即便嚴駕將無量衆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至。即身昇虛空。猶如馬王。示種種變化。如偈所說。王見是比丘。身昇在虛空。心懷大歡喜。合掌觀彼聖。我今有所白。意中所不解。形體無異人。神通未曾有。爲我分別說。修習何等法。令汝得清淨。爲我廣敷演。令得勝妙法。我了法相已。爲汝作弟子。畢竟無有悔。○時彼比丘而作是念。我今伏是王。多有所導。攝持佛法。當廣分布。如來舍利安樂無量衆生。於此閻浮提。盡令信三寶。以是因緣。故自顯其德。時阿育王聞彼比丘所說。自於佛所。生大敬信。又白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百歲之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爲轉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閻浮提。立八萬四千塔。佛如是記。大王然大王今造此大地獄。殺害無量民人。王應慈念一切衆生。施其無畏。令得安穩。時彼阿育王。於佛所極生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爲不可。願受我懺。勿復責我。恐人今復歸命。時彼比丘度阿育王。已乘空而化。時王從彼地獄出。凶惡自王言。王不復得去。王曰。汝今欲殺我耶。彼曰。如是。王曰。誰先入此中。答曰。我是王。曰。若然者。汝先應取死。王即勅人。將此凶惡主。著作膠舍。裏以火燒之。又勅壞此大地獄。衆生無畏。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言。我今先當供養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勅諸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布施衆僧。千瓊香湯。

子一本作

灑灌菩提樹。集諸五衆。時王子名曰拘那羅。在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衆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供養。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衆僧。復加千瓊香湯。洗浴菩提樹。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瞋恚語諸臣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與競。臣啓王言。誰敢與王與競。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耶舍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閻浮提夫人姪女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衆僧。唱令國界。集諸比丘衆。而說偈言。除王庫藏物。夫人及姪女。臣民一切衆。布施賢聖僧。我身及王子。亦復悉捨與。○時王上座及比丘僧。以瓊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以偈頌曰。王浴菩提樹。無上之所覺。樹增於茂盛。柯條葉柔輒。○時王及諸群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衆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有大比丘僧集。當發淳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復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願五部衆。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宮人姪女及太子。群臣阿育所作功德。無量如是。又雜阿含經云。阿育王問諸比丘言。誰於如來法中行大布施。諸比丘白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寶物。比丘答曰。以億千金。王聞是已。彼長者尙能捨億千金。我今爲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萬四千佛塔。於彼一一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千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衆。

較一本作
較下同

預一本作

羅一十本
樓一十本
億一十本
十億一十本
作十億一十本
作十億一十本
無億下
無億下

述意部第

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眞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嫁女太子大臣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贖取如是計較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病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較前後所施金銀珍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辨諸珍寶送與鷄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爲太子諸臣等啓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以此珍寶送與寺中今庫藏財寶以竭諸王法以物爲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大王用之時大王自知索諸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時太子令斷金器勅以銀器王食已復送寺中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亦送寺中又斷銅器給以瓦器時大王手中有半阿摩勒果悲淚告諸大臣今誰爲地主時諸臣啓白大王王爲地主王即說偈答曰 汝等護我心 何假虛妄語 我今坐王位 不復得自在 阿摩勒半果 今在於我手 此卽是我物 於是得自在 嗚呼尊富貴 可厭可棄捨 先領閻浮提 今一旦貧至 如恒伽駛流 一逝而不反 富貴亦復然 逝者不復還 〇時阿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果送鷄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比丘僧足自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衆我是阿育王領此閻浮提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願盡無有財寶布施衆僧於一切財而不得自在今唯此半阿摩勒果我得自由此是最後布施檀波羅蜜哀愍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供養僧福時彼使者受王勅已卽持此半果至鷄雀寺中至上座前五體投地作禮長跪合掌具向上座說前王教時彼上座告諸大衆誰聞

是語而不厭世時彼上座令此半果一切衆僧得其分食卽教令研磨著石榴羹中行已衆僧一切皆得周徧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王臣答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臥起而坐願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隨意用之時王以此語盡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是事畢卽就盡爾時太子臣民葬送王已諸臣欲立太子紹王位中有大臣名曰阿菟羅陁語諸臣曰不得立太子爲王大王在時願滿十萬億金作諸功德唯減四億不滿十萬以是故今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時諸臣聞已卽送四億諸金送與寺中卽便立法益之子爲王名三波提頌曰 睿業澄暉 宿祐因淨 七寶來投 千子威併 十善御宇 四洲歸正 無思不愜 有意斯盛 乘式康衢 昆蟲養性 八萬增壽 四八光瑩 鬼神翔衛 不言而令 樂哉至矣 輪王顯聖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途)
君臣篇第四十一 此有六部 述意部 王德部 王過部 王業部 王福部 王都部
昔如來在世預以末法囑累帝釋及諸國王良由天力可以摧萬邪王威可以率兆庶也今遣

所一本作
立一本作

王德部第

慎一本作
真一本作
直一本作
本作住

王通部第

決下一本
有定字

法所付者意在仗以流通以四衆之微弱恐三寶之廢壞藉王者以威伏假王者以勢逼令有不肖者寢其瑕疵訕黷者掩其紕紊助大猷以惟新扇皇風以遐暢一變告其漸再變滌區宇群生佩聖德之恩佛法得委寄之道斯付囑之謂也如俗曰昔者聖王立制意使陰陽有位君臣有章男女有別政令有序故王者南面而治天下居后於北宮居太子於東方天子立廟王后立市日蝕則王修德月蝕則后修形此體陰陽之位也故乾始於子故子爲天正坤始於未其衡在丑陰不專制往而承陽故丑爲地正聖王承天序地以成其功故寅爲人正三正迭用有變無絕是以王者必存三代之後體二正也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故使臣從乎君女歸乎男也乾始於子左行而終於戌坤始於未右行而終於酉故使男貴左女貴右也

依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之功德略有三種王若成就如是功德雖無大府庫無大輔佐無大軍衆而可歸仰何等爲十一種姓尊高二得大自在三性不暴惡四憤發輕微五恩惠猛利六受正真言七所作諦思善順儀則八惡戀善法九善知差別知所作思十不自縱任不行放逸十一翻前大聖雖有六印大王當知王之方便略有五種何等爲五一善觀察攝受群臣二能以時行思妙行三無放逸專思機務四無放逸善守府庫五無放逸專修法行若翻前五行便成五利也大王當知略有五種可愛樂法何等爲五一世所敬愛二自在增上三能摧怨敵四善攝

養身五能往善趣復有五種能引可愛何等爲五一恩養世間二英勇具足三善權方便四正受境界五勤修法行名翻前五種又諸國王有三種圓滿一果報圓滿二士用圓滿三功德圓滿若諸國王生富貴家長壽少病有大宗業成就俱生聰利之慧是王名爲果報圓滿若諸國王善權方便所攝持故恒常成就圓滿英勇是王名爲士用圓滿若諸國王任持正法名爲法王安住正法與諸內宮王子群臣英傑豪貴國人共修恩施樹福受齋堅持禁戒是王名爲功德圓滿又果報圓滿者受用先世淨業果報士用圓滿者受用現法可愛之果功德圓滿者亦於當來受用圓滿淨業果報若有國王三不具足名爲下士若有果報圓滿或士用圓滿或俱圓滿名爲中士若三具足名爲上士又中阿含經云若諸王利利以水灑頂得爲人主整御大地有五儀式一劍二蓋三天冠四珠柄拂五嚴飾履一切除却復有三臣一有忠信無技能智慧二有忠信技能無智慧三具忠信技能智慧初名下士次名中士後名上士若不忠信無有技能亦無智慧當知此臣下中之下

如像法決疑經云乃至一切俗人不問貴賤不得過打三寶奴婢畜生及受三寶奴婢禮拜皆得殃咎故薩遮尼捷經云若破塔寺或取佛物若教作助喜若有沙門身著染衣或有持戒破戒若繫閉打縛或令還俗或斷其命若犯如是根本重罪決墮地獄受無間苦以王國內行此不善諸仙聖人出國而去大力諸神不護其國大臣爭競四方咸起水旱不調風雨失時人民

饑餓劫賊縱橫疫癘疾病死亡無數不知自作而怨諸天又仁王經云國王大臣自恃高貴滅
 彼吾法以作制法制我弟子不聽出家不聽造作佛像立統官典制等安籍記錄僧比丘地立
 白衣高坐又國王太子橫作法制不依佛教因緣破僧因緣統官攝僧典主僧籍苦相攝持佛
 法不久又瑜伽論云大王當知王過有十何等為十一種姓不高二不得自在三立性暴惡四
 猛利憤發五恩惠奢薄六受邪佞言七所作不思不順儀則八不願善法九不知差別忘所作
 恩十一向縱任專行放逸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說王過罪而作是言王甚暴虐治政無理王
 聞是語既大瞋恚竟不究悉信佞人捉此賢臣仰使剝奪取百兩肉有人證明此無是語王
 心便悔索千兩肉用為補脊夜中呻喚甚大苦惱王聞其聲問言何以苦惱取汝百兩十陪與
 汝意不足耶何故苦惱佞人答言大王如截子頭雖得千頭不死子死雖十倍得肉不死苦痛
 愚人亦爾不畏後世貪濁現樂苦切衆生調發百姓多得財物望得滅罪而得福報譬如彼王
 割人之脊取人之肉以餘肉補望使不痛無有是處又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喜食人肉勅廚
 士曰汝等夜行密採人來以供厨食以此為常臣下咸知即共斥逐捐於界外更取良賢以為
 國王於是噉人王經十三年後身生兩翅飛行噉人無復遠近向山樹神請求祈福當取國王
 五百人身祠山樹神使我還復國王便飛行取之已得四百九十九人將之山谷以石塞口時
 有國王將諸後宮詣池浴戲始出宮門逢一道人說偈求乞王即許之還宮當賜金銀時王入

還復一本
作復還

將一本
得

池當欲深洗其噉人王空中飛來抱王將去還於山中國王見噉人王不恐不怖顏色如故噉
 人王曰吾本捕人當持祠天已得四百九十九人今得卿一人其數已滿殺以祠天汝何不懼
 國王對曰人生有死物成有敗合會有離對來分之何須愁耶且出宮時路逢道人為吾說偈
 即許施物今未得與以是為恨今王弘慈寬恕假日施訖還來不敢違要也即聽令去而告之
 曰與汝七日期若不還者吾往取汝亦無難也王即還宮都中內外莫不歡喜即開庫藏布施
 遠近拜太子為王懇懇百姓辭決而去噉人王逢見其來念曰此得無異人乎從死得生而故
 來還即問曰身命世人所重愛者也而卿捨命世之難有不審何所志趣願說其意國王答曰
 即日吾施至誠願當得阿惟越三佛願度十方彼王問曰求佛之義其事云何國王便為廣說
 五戒十善四等六度心開豁然從受五戒為清信士因放四百九十九人各令還國諸王共至
 其國感其信誓蒙得濟命各不肯還於本國遂便住止此國於此國王各為立第一舍雕文刻
 鏤光飾嚴整諸國王飲食服御與王無異四方人來問言何以有此如王舍宅獨一國中衆人
 答曰皆是諸王舍也名遂遠布從此已來故號為王舍城也佛得道已自說本末立信王者我
 身是也噉人王者驚懼摩是還王舍說法所度無量皆是宿命作王時因緣人也
 如諫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名不離先尼出行國界道過佛所為佛作禮就座而坐佛告王
 曰王治當以正法無失節度常以慈心養育人民所以得霸治為國王者皆由宿命行善所致

還上一本
有舍下字
有城字
四王業部第

統理民事不可偏枉。諸官公卿群僚下逮凡民皆有怨辭。王治行不平海內皆怨。身死神入太
 山地獄。後雖悔之無所復及。王治國平政常以節度。臣民歎德。四海歸心。天龍鬼神皆聞王善
 死。得上天後亦無悔。王無好姪。洪以自荒。境無以忿。意有所殘。賊當受忠。臣剛直之諫。夫與人
 言常以寬詳。無灼熱之唯。有孝順慈養。二親供事。高行清淨沙門。見凡老人當尊敬之。所有財
 寶與民同歡。當以善心施惠於民。無以說言殘賊。民命為王之法。當宣聖道。教民為善。唯守一
 心心存三尊。王者如斯。諸聖咨嗟。天龍鬼神擁護。其國生有榮譽。死得上天。世間榮位如幻。如
 夢不可久保。人欲死時。諸家內外聚會無邊。推背呼天。皆云奈何。淚下交橫。嗚呼痛哉。神靈獨
 逝。捨吾之乎。聞之者莫不傷心。視之者莫不助哀。載之出城。捐於曠野。飛鳥走獸。啜食之身
 中有蟲。還食其肉。日炙風飄。骨皆為乾。往昔尊榮豪貴。隱隱闔閭。亦如大王。今者霍然不復見
 之。此是無常之明證也。古尚如此。況於今日。王熟思之。無念姪洪。無受佞言。證人入罪。當受忠
 諫。治以節度。當畏地獄考治之痛。諸合血蟲皆貪生活。不當殺之。佛說經竟。王意即解。願為弟
 子。即受五戒。頭而着地。為佛作禮。又摩達國王經云。佛在世時。有國王號名摩達王。時當出軍
 征討。時有比丘已得羅漢道。到國分衛。並見錄將詣王宮門。王有馬監令比丘發視宮馬。勤苦
 七日。王後身自臨視軍陣。比丘見王。即於其前。輕舉飛翔。上住空中。現其威神。王便恐怖。叩頭
 悔過。我實愚癡。不別真偽。推問國內。誰令神人為是。養馬。今當治殺。比丘告王言。非王及國人

過也。自我宿命行道。常供養師。我時為師設飯。師謂我言。且先洗手。已乃當飯。我愚癡。心念言。
 師亦不養官馬。何故不預澡手。師即謂我言。汝今念此。輕耳後重。如何我聞是語。便愁憂之。師
 知其意。便念言。我會當泥洹。何故令人惱耶。即以其夜三更時。般泥洹。從來久遠。各更生死。今
 用是故。受其宿殃。養馬七日。夫善惡行。輒有殃福。如影隨形。王聞罪福。乞歸命。三寶。受五戒。作
 優婆塞。佛便為王及人民說法。得須陀洹道。又法句喻經云。昔有國王。治行正法。民慕其化。無
 有太子。以為憂愁。佛來入國。遵受五戒。奉敬不懈。有一給使其年十一。常為王使。忠信奉法。不
 以為勞。卒得重病。遂致無常。其神來還。為王作子。至年十五。立為太子。父王命終。習代為王。憍
 慢自恣。不理國事。臣寮廢調。民被其患。佛知其行。不會本識。將諸弟子。往到其國。佛告王曰。今
 王自知本所從來。不王曰。愚暗不達。不知先世。佛告大王。本以五事得為國王。何等為五。一者
 布施得為國王。萬民奉獻。宮觀資財無極。二者興立寺廟。供養三尊。牀榻帳帳。以是為王。在於
 正殿。御座。理國三者。親身禮敬三尊。及諸長德。以是為王。一切萬民。莫不為之作禮。四者。忍辱
 身三口四。及意無惡。以是為王。一切見者。莫不歡喜。五者。學問常求智慧。以是為王。決斷國事
 莫不奉行。此之五事。世世為王。王前世時。為大王。給使奉佛。以信奉法。以愛奉僧。以敬奉親。以
 孝奉君。以忠常行。一心精進。布施勞身。苦體初不解倦。是福退身。得為王子。補王之弟。今者富
 貴而反懈怠。夫為國王。當行五事。何謂為五。一者。領理萬民。無有枉濫。二者。養育將士。隨時稟

與三者念修本業福德無絕四者當信忠臣正直之諫無受讒言以傷正直五者節欲貪樂心不放逸行此五事名聞四海福祿自來捨此五事衆網不舉民窮則思亂士勞則勢不舉無福則鬼神不助自用則失大理忠臣不敢諫則心蕩放逸國王不理務民則多怨若如是者身失令名復則無福於是世尊重說偈言夫爲世間將修正不阿枉心調勝諸惡如是爲法王見正能修慧仁愛好利人既利以平均如是衆附親佛說是時王大歡喜五體懺悔謝佛聞法得須陀洹道又賓頭盧爲優陀延王說法經云昔補相子賓頭盧阿羅漢爲優陀延王說偈云生老病死患於中未解脫無明愛毒箭猶未得拔出人帝汝云何而生樂着想如象處林中四邊大火起處此急難處云何有歡喜大王應當知榮位須臾間智者深觀察不應於此事而生希有想汝何故錯解未脫生死胎橫生無畏想欲賊劫諸根積生無畏想無常不堅固如芭蕉水沫亦如浮雲散天王尊勝位危脆亦如是人帝應當知貪利極速駛如水注深谷嗜欲極輕疾動轉如掉索惡癡染爲欲不覺致墮落尊者言大王我今爲王略說譬喻王至心聽昔日有人行在曠路逢大惡象爲象所逐狂懼走突無所依怙見一丘井即尋樹根入井中藏上有黑白二鼠互嚼樹根此井四邊有四毒虺欲螫其人而此井下有三毒龍傍畏四虺下畏毒龍所攀之樹其根動搖樹上有蜜五滴墮其口中于時動樹敲壤蜂窠衆蜂散飛螫螫

其人野火起復來燒樹大王當知彼人苦惱不可稱計而彼人得味甚少苦患甚多其所味者如牛跡水其所苦患猶如大海味如芥子苦如須彌味如螢火苦如日月如藕根孔比於大虛亦如蚊子比金翅鳥其味苦惱多少如是尊者言大王曠野者喻於生死彼男子者喻於凡夫象喻於無常丘井喻於人身樹根喻於人命白黑鼠者喻於晝夜齧樹根者喻於念念滅四毒虺者喻於四大毒者喻於五欲衆蜂喻惡覺觀野火燒者喻其老邁下有三毒龍者喻其死亡墮三惡道是故當知欲味甚少苦患甚多生老病死於一切人皆得自在世間之人身心勞苦無歸依處衆苦所逼輕疾如電是可憂愁不應愛着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出射獵還過寺邊塔爲沙門作禮群臣共笑之王覺知問群臣曰有金在釜釜沸以手取得不答曰不可得王言汝以冷水投中可得取不臣白王曰可得也王言我行王事射獵所作如湯沸燒香然燈造塔禮僧如持冷水投沸湯中夫作王有善惡之行何爲但有惡無善乎又迦葉經云佛告迦葉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號妙華時有輪王名曰尼彌如法治世主四天下爾時大王見二化生童子得出家已即以太子令紹王位王與九百九十九子八萬四千夫人五千大臣及諸人民以淨信心俱共出家爾時太子登位七日內自思惟我終不捨薩婆若心何用王位作是念已發心出家於十五日遊四天下說此偈言我父及親屬皆悉已出家無量億衆生爲法亦出家我今樂出家不樂住五欲一

佛一本作

王都部第

北上一本
有四字

心求佛道。欲詣導師。所若發心出家。離諸欲火者。應速隨我去。離難甚難得。不發出家心。不遠離欲火。安心在居家。安住於實法。迦葉時。彼童子說此偈時。四天下中無一衆生。樂在家者。皆悉發心。願求出家。既出家已。不須種植。其他自然。生諸穉米。諸樹自然。生諸衣服。一切諸天。供侍給使。一切衆生。皆得道果。

如十二遊經云。波私匿王者。晉言和悅。迦維羅越國者。晉言妙德。舍衛國者。晉言無物不有。維耶離國者。晉言廣大。一名度生死。羅閱祇城者。晉言王舍城。鳩留國者。晉言智士。波羅奈國者。晉言鹿野。一名諸佛國。閻浮提中。有十六大國。八萬四千城。有八國王。四天子。東有晉天子。人民熾盛。南有天竺國。天子土地多。饒象。西有大秦國。天子土地饒金玉。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馬。八萬四千城中。有六千四百種人。萬物音響各別。有五十六萬億丘聚。魚有六千四百種。鳥有四千五百種。獸有二千四百種。樹有萬種。艸有八千種。雜藥有七百四十種。雜香有四百三十種。寶有百二十一種。正寶有七種。海中有二千五百國。有百八十國。人獸五級。有三百三十國。人獸魚鼈龍龜。五大國王。一王主五百城。第一王名斯黎國。土地盡事佛。不事衆邪。第二王名迦羅。土地出七寶。第三王名不羅。土地出四十種香。及白琉璃。第四王名闍耶。土地出草鉢胡椒。第五王名耶類。土地出白珠及七色琉璃。五大國城人多。黑色短小。相去六十五萬里。從是已去。但有海水。無有人民。去鐵圍山百四十萬里。又智度論問曰。如舍婆提諸大城。皆有諸

王舍。何故獨名此城。為王舍城。答曰。有人言。是摩迦陀國王有子。一頭兩面。四臂。時人以爲不祥。王卽裂其身。棄之曠野。羅刹女鬼名闍羅。還合其身。而乳養之。後大成。人力能并諸國王。有天下。取諸國王萬八千人。置此五山中。以大力勢。治閻浮提。人因名此山。爲王舍城。復有人言。摩迦陀王先所住城。城中失火。一燒一作如是。至七國人疲役。王大憂怖。集諸智人。問其意。故有言。宜應易處。王卽更求住處。見此五山。周匝如城。卽作宮殿於中止住。以是義。故名王舍城。復往古世時。此國有王名婆藪。心厭世法。出家作仙人。是時居家婆羅門。與出家諸仙人共論議。居家婆羅門言。經書云。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不應天祀中。殺生。噉肉。共諍云云。諸出家婆羅門言。此有大王。出家作仙人。汝等信不。諸居家婆羅門言。信。諸出家仙人言。我以此人爲證。後日當問。諸居家婆羅門。卽以其夜。先到婆藪仙人所。種種問已。語婆藪仙人。明日論議。汝當助我。如是。明旦論時。諸出家仙人問婆藪仙人。天祀中。應殺生。噉肉。不。婆藪仙人言。婆羅門法。天祀中。應殺生。噉肉。諸出家仙人言。於汝實心云何。婆藪仙人言。爲天祀。故應殺生。噉肉。此生在天祀中。死。故得生天上。諸出家仙人言。汝大不是。汝大妄語。卽睡之言。罪人滅去。是時婆藪仙人。尋陷入地。沒。是初開大罪門。故諸出家仙人言。汝應實語。若故妄語者。汝身當陷入地中。婆藪仙人言。我知爲天。故殺生。噉肉。無罪。卽復陷入地。至膝。如是。漸漸稍沒。至腰。至頂。諸出家仙人言。汝今妄語。得現世報。更以實語者。雖入地下。我能出。汝令得免罪。爾

項一本作

時婆藪仙人自思惟言。我貴人。不應兩種語。又婆羅門。四韋陀法中。種種因緣。讚祠天法。我一人死。當何足計。一心言。天應天祀中。殺生。臘肉。無罪。諸出家人。言。汝重罪人。催去。不用見。汝於是。舉身沒地中。從是已來。乃至今日。常用婆藪仙人王法。於天祀中。殺羊。當下刀時。言。婆藪仙人。殺汝。婆藪之子。名曰廣車。嗣位為王。後亦厭世法。而不能出家。如是思惟。我父先王。出家。生入地中。若治天下。復作大罪。我今當何以自處。如是思惟。時聞空中聲言。汝若行見。難值。希有。處。汝應是中。作舍住。作是語。已便不復聞聲。未經幾時。王出田獵。見有鹿。走其疾如風。王便逐之。而不可及。遂逐不止。百官侍從。無能及者。轉前見有五山。周匝峻固。其地平政。生艸細軟。好華徧地。種種樹林。華葉茂盛。溫泉浴池。皆悉清淨。其地莊嚴。處處有散天華。天香。聞天伎樂。爾時。捷闍婆伎樂。適見王來。各自還去。是處希有。未曾所見。今我正當在中。作舍住。如是思惟。已群臣百官。尋跡。而到王告。諸臣。我前所聞空中聲言。汝行若見。希有難值之處。汝於是。中作舍住。我今見此。希有之處。我應是中。作舍住。即捨本城。於此山中。住。是王初始。在此中。住。從是已後。次第。止住。是王元。起造立宮舍。故名王舍城。又智度論。耆闍崛山者。此名鷲頭山。問曰。何故名鷲頭山。答曰。是山頂似鷲。王舍城人。見其似鷲。故共傳言。鷲頭山。因而名之。為鷲頭山。又王舍城南。屍陀林中。多諸死人。諸鷲常來食之。還在山頭。時人遂名。鷲頭山。是山於五山中。最高。大多好林水。聖人住處。又大哀經云。佛在王舍城。鷲山者。古昔諸佛之所遊居。如來威神之

泉水一本作

所建立。其地道場。諸菩薩衆所共咨嗟。無極法座。天龍鬼神等。咸俱歸命。稽首為禮。又智度論。問曰。佛普慈一切。何故獨住王舍城。不住餘城。答曰。亦住餘城。希少。而多住王舍城。舍婆提城。為諸城邊國。又彌離車地。多弊惡人。善根未熟。故不住之。又佛知恩。故多住此二城。問曰。何故知恩。多住二城。答曰。憍薩羅國。是佛生身地。舍婆提大城。佛為法主。故亦在此城。問曰。若知恩。故多住舍婆提城者。迦毗羅城。近佛生處。何以不住。答曰。佛無餘習。近諸親屬。亦無累想。然釋種弟子。多未離欲。若近親屬。則染着心生。以報生地恩。故多住舍婆提。一切衆生。皆念生地。故如偈說。一切論議師。自受所知法。如人念生地。雖出家。猶諍。以報法身地恩。故多住王舍城。諸佛皆愛法身。故如偈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供養法身。師敬尊重。○法身於生身勝。故二城中。多住王舍城。頌曰。君臣感德。靈篇金鏡。寶冊藏。帝圖掩映。鳥紀稱祥。龍書表慶。萬國來朝。百辟作詠。聖高武皇。後嗣宗聖。凶夷險阻。威感除併。慈蔭蒼生。業隆壽命。至哉勝業。聖君啓政。感應緣。五驗引。燕臣莊子儀。漢王如意。漢靈帝。漢宣帝。漢靈帝。○燕臣莊子儀。無罪而簡公殺之子。儀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君知之。其年簡公祀於祖澤。燕之有祖澤。猶宋之有桑林。國之大祀也。男女觀子儀。起於道左。荷朱杖。擊公死於車上。○漢王如意。漢高帝第四子也。呂后生長子也。立為皇太子。而如意母戚夫人。得寵於帝。帝數欲語

語一本作
本○候一

太子而立如意。群臣爭之。故遂封如意於趙。呂后以是嫉之。及高帝崩。呂后徵如意到長安。而拉殺之。又肢斷戚夫人手足。號為人彘。後呂后祓除於灊上。還道中見物如蒼狗。櫻后腋忽而不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遂病腋傷而崩。右二驗出○漢靈帝數遊戲於西園。令後宮嫗女為客舍主。身為商賈。行至舍間。嫗女下酒。因共飲食。以為戲樂。蓋是天子將欲失位。降在皂隸之謠也。其後天子遂傳古志之曰。赤厄三七。三七者。經二百一十載。當有外戚之篡。丹眉之妖。篡盜短祚。極於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興復祖宗。又歷三七。當復有黃首之妖。天下大亂矣。自高祖建業。至于平帝之末。二百一十年。而王莽篡位。蓋因母后之親。十八年。而山東賊樊子都等起。實丹其眉。故天下號曰赤眉。於是光武以興祚。其名曰秀。至于靈帝。中平元年。而張角起。置三十六萬衆。數十萬人皆是黃巾。故天下號曰黃巾。賊故今道服。由此而興。初起於鄴。會於真定。誑惑百姓。曰。蒼天已死。黃天立。歲名甲子。年天下大吉。起於鄴者。天下始業也。會於真定也。小民相向。跪拜信趣。出荆楊。尤甚。乘財產。流溢道路。死者數百。角等初以二月起兵。其冬十二月。悉破。自光武中興。至黃巾之起。未盈二百一十年。而天下大亂。漢祚廢絕。實應三七之運也。○漢宣帝之世。燕岱之間。有三男共取一婦。生其四子。及至。將分妻子。而不可均。乃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子。以見還母。宣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戢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未知論人妖將來之應。

沈澁一本作

俱下一本有而字

也。○漢靈帝建寧三年。河內有婦食。夫河南有夫食。婦陰陽二儀之體也。有情之滋者也。今反相食。陰陽相侵。豈特日月之背哉。靈帝既沒。天下大亂。君有妄誅之暴。臣有劫弑之逆。兵革傷殘。骨肉為醬。生民之禍至矣。故人妖為之先作。恨不遺辛。有屠乘之論。以測其情也。右三記搜神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四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途)

納諫篇第四十二 審察篇第四十三

納諫篇 此有二部

夫納其理。則言語絕。乖其趣。則諍論興。然直言者。德之本。納受者。行之原。所以藉言而德顯。納受而行全。譬目短於自見。必借鏡以觀形。髮拙於自理。必假櫛以自通。故面之所以形。明鏡之力也。髮之所以理。交櫛之功也。行之所以芳。蓋言之益也。是故身之將敗。必不納正諫之言。命之將終。必不可處於良醫也。
如雜寶藏經云。佛言。昔迦尸國王。名為惡受。極作非法。苦惱百姓。殘賊無道。四遠買客。珍奇勝物。皆稅奪取。不酬其直。由是之故。國中寶物。遂至大貴。諸人稱傳。惡名流布。爾時有鸚鵡王在。

引證部第

一 述意部第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納諫篇

百十七

於林中聞行路人說王之惡。即自思念。我雖是鳥。尚知其非。今當詣彼。為說善道。彼王若聞我語。必作是言。彼鳥之王。猶有善言。奈何人王。為彼譏責。儻能改修。尋即高飛。至王園中。迴翔下降。在一樹上。值王夫人入園遊觀。于時鷓鴣鼓翼。嚶鳴而語之。王今暴虐無道之甚。殘害萬民。毒及鳥獸。合議嗷嗷。人畜憤結。呼嗟之音。周聞天下。夫人苛尅。與王無異。民之父母。豈應如是。夫人聞已。瞋恚熾盛。此何小鳥。罵我。溢口遣人。伺捕。爾時鷓鴣不驚。不畏入捕者手。夫人得之。即用與王。王語鷓鴣。何以罵我。鷓鴣答言。說王非法。乃欲相益。不敢罵王。時王問言。有何非法。答言。有七事。非法能危王身。問言。何等為七。答言。一者耽荒女色。不敬真正。二者嗜酒醉亂。不恤國事。三者貪若。基博。不修禮敬。四者遊獵殺生。都無慈心。五者好出惡言。初不善語。六者賦役誦罰。倍加常則。七者不以義理。劫奪民財。有此七事。能危王身。又有三事。俱敗王國。王復問言。何謂三事。答言。一者親近邪佞。詔惡之人。二者不附賢良。不受善言。三者好伐他國。不養人民。此三不除。傾敗之期。非旦則夕。夫為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度萬民。王當如稱親疎。皆平。王當如道不違。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涼。王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為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應如過去。轉輪聖王。乃以十善道。教化衆生。王聞其言。深自慙愧。鷓鴣之言。至誠至款。我為人王。所行無道。請遵其教。奉以為師。受修正行。爾時國內風教。既行。惡名消滅。夫人臣佐。皆生忠敬。一

者一本作

切人民。無不歡喜。爾時鷓鴣者。我身是也。爾時迦尸國王。惡受者。今輔相是也。爾時夫人者。今輔相夫人是也。又薩遮尼乾子。經云。時嚴熾王言。大師頗有衆生。聰明大智。利根。有罪過。不答言。有何者是。答言。大王即是。王甚聰明。大智。利根。有罪過。有大威力。心不怯弱。好喜布施。威德具足。亦有罪過。王言。大師我之罪過。云何。答言。大王之罪。太極暴惡。太嚴太忽。太硬太卒。大王當知。若王子性太惡者。彼為一切多人。不用。多人不愛。多人不喜。乃至父母。亦不喜見。何況餘人。是故大王。不應太惡。所為作事。當安詳。不應太卒。而說偈言。若王行惡行。瞋心不見事。動則怖衆生。乃至父母長。何況餘非親。而當有念愛。大王應當知。智者捨瞋恚。爾時嚴熾王。在坐對面。聞尼乾子。毀訾自身。心生不忍。瞋心不喜。心生毒害。即作是言。薩遮尼乾子。汝云何。於大眾中。說我過患。我從昔來。無人敢正看我。汝今毀我。罪應合死。作是語已。告諸臣言。汝當捉此。斷其命根。尼乾驚怖。語言。大王。汝今莫卒。作如是惡。我有善言。願王暫時施我。無畏聽。我所說。王言。汝何所說。當速說。尼乾答言。大王。當知。我亦有罪。由太實語。不虛語。稱事語。以我如是大惡人。前急。性人前。無慈悲人前。卒作事人前。如是。行人前。說如是實語。大王當知。點慧之人。不應一切時。一切處。常說實語。應當善觀。可與語人。不可與語人。可語時。不可語時。當知實語。世人不愛。不善讚歎。而說偈言。智者不知時。卒隨意說實。彼人智者。詞何況無智者。智者一切處。亦不皆實語。是實僞尸迦。實語入惡道。爾時王聞尼

前下一本有可長入四字

乾子說自身過罪。即便開解。歸誠懺悔。又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老母入於林中。採波羅樹葉。賣以自活。路由關邏。遇人稅之。時老母不欲令稅。而語之言。汝能將我至王邊者。稅乃可得。若不爾者。終不與汝。於是遇人遂共紛紜。往至王所。王問老母。汝今何故不輸關稅。老母白王。王頗識彼某比丘。不王言。我識是大羅漢。又問。第二比丘。王復識不。王言。我識彼亦羅漢。又問。第三比丘。王復識不。王答言。識彼亦羅漢。老母抗聲而白王言。是三羅漢皆是我子。此諸子等受王供養。能使大王受無量福。是則名為與王稅物。云何更欲稅奪於我。王聞是已。歎未曾有。善哉。老母能生聖子。我實不知。彼羅漢是汝子者。應加供養。恭敬於汝。老母即說偈言。吾生育三子。勇健超三界。悉皆證羅漢。為世作福田。王若供養時。獲福當稅物。云何而方欲。稅奪我所有。王聞是偈。已身毛皆豎。於三寶所生信敬心。流淚而言。如此老母。宜加供養。况稅其物。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沙門行至他國。夜不得入城。於外脚中坐。至夜有闕。又鬼來持之。當噉沙門。言汝相離遠矣。鬼言何以為遠。沙門言。汝欲害我。我當生剎利天上。汝當入地獄。是不為遠耶。鬼則致謝作禮而去。又摩鄧女經云。時阿難持鉢行乞。食已。隨水邊行。見一女人在水邊擔水。而阿難從女乞水。女即與水。女隨阿難視所止處。女歸告母。母名摩鄧。女便於家內委臥而啼。母問何為悲啼。女言。母欲嫁我者。莫與他人。我於水邊見一沙門。從我乞水。我問阿難。答字阿難。我得阿難。乃可嫁。如不得者。我不嫁也。母出行問阿難。知阿

神下一本
有呪字

汝下一本
有來字

難承事佛人。母已知還告女言。阿難事佛道人。不肯為汝作夫。女啼不食。母知盡道。請阿難飯。女便大喜。母語阿難。我女欲為卿作妻。阿難言。我持戒不畜妻。復言。我女不得卿為夫者。便欲自殺。阿難言。我師是佛。不與女人交通。母入語女。具述此意。女對母啼言。但為我閉門。無令得出。暮自為夫。母便閉門。以蠱道法縛阿難。至於哺時。母為女布席臥處。女便大喜。遂自莊飾。阿難不就。母令中庭地出火。牽阿難衣。言。汝不為我女作夫。我擲汝火中。阿難自鄙。為佛作沙門。今反不能得出。佛即持神心。知阿難故。救還佛所。具白前事。女見阿難去。於家啼哭不止。續念阿難。女明日自求阿難。復見阿難。行乞食。隨阿難背後。視阿難足。視阿難面。阿難慙避。女隨不止。阿難白佛言。摩鄧女今日復隨我。後佛使追呼。佛問女云。汝追逐阿難。何等所索。女言。我聞阿難無歸。我又無夫。欲為作婦也。佛告女言。阿難無髮。汝今有髮。汝能剃髮。我使阿難為汝作夫。女言。能。佛言。歸報汝母。新頭竟來。女歸具白。母知母言。我生汝。護汝頭髮。何為欲得沙門作婦。國中大有豪富。我自嫁汝。女言。我寧生死。為阿難作婦。母言。辱我種族。母為下刀剃頭。已女還到佛所。言。我已新髮。佛言。汝愛阿難。何等女言。我愛阿難。眼愛阿難。鼻愛阿難。口愛阿難。耳愛阿難。聲愛阿難。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淚。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聽。身中但有屎。尿臭處不淨。其有夫妻者。便有惡露。惡露中便生兒子。已有兒子。便有死亡。已有死亡。便有哭泣。於是身中何所益。女即思念。身中惡露。便自正心。即得羅漢。佛知得道。即告女言。汝起

至阿難所。女即慚愧。低頭長跪。佛前言。女實愚癡。故逐阿難。今我心開。如冥中有燈火。如人乘船。船壞依岸。如盲人得扶。如老人持杖。今佛與我。道令我心開。如是。諸比丘。俱問佛。是女人何因得道。佛告諸比丘。是摩鄢女。先世時五百世。為阿難作婦。常相敬愛。故於我法中得道。於今夫妻相見。如兄如弟。如是。佛道何用不為。佛說是經。諸比丘聞已。皆大歡喜。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婆羅門。名曰梵摩。多聞辯才。明解經論。四韋陀典。無不鑒達。其婦生女。端正殊妙。智慧辯才。無有及者。聞諸婆羅門。共父論議。悉能受持。一言不失。如是。展轉所聞甚多。與者。舊長宿。皆來諮啓。無不通達。聞世有佛。始成正覺。教化眾生。諮受法味。尋自莊嚴。往詣佛所。見佛發心。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願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阿難見已。白佛言。此須漫比丘尼宿殖何福。今值佛出家得道。佛告阿難。此賢劫中有佛出世。號曰迦葉。入涅槃後。於佛法中。有一比丘尼。心常喜樂。說法教化。精勤無懈。因發誓願。使我來世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明解經論。發是願已。便取命終。生天人中。聰明智慧。無有及者。今值我出家得道。多聞第一。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中阿含經云。禪以聲為刺。世尊亦說以聲為刺。所以者何。我實如是。說禪有刺。持戒者。以犯戒為刺。護諸根者。以嚴飾身為刺。修習惡露者。以淨相為刺。修習慈心者。以恚為刺。離酒者。以飲酒為刺。梵行者。以見女色為刺。入初禪者。以聲為刺。入第二禪者。以覺觀為刺。入第三禪者。以喜為刺。入第四禪者。以入出息為刺。入空處者。

以色想為刺。入識處者。以空處想為刺。入無所有處者。以識處想為刺。入無想處者。以無所有處想為刺。入想知滅定者。以想知為刺。復有三刺。欲刺恚癡刺。此三刺者。漏盡阿羅訶已。斷已。知拔絕根本。滅不復生。是為阿羅訶無刺。除此刺者。又大魚事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爾時大魚勸小魚曰。汝等莫離此。問往他處。所備為惡人所得。爾時小魚不從。大魚教便往。至他處。爾時魚師以飯網羅線捕諸魚。諸小魚見便趣大魚處。所爾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等莫離此。問往他處。所爾時小魚便答大魚曰。我等向者已至。他所來。大魚便勸小魚曰。汝等既至。他所不為。羅網取捕耶。小魚答大魚曰。我等至彼。不為人所捕。然遙見長綫。尋我後來。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為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遙見。綫尋後來者。昔先祖父母等。盡為此綫所害。汝見必為所害。汝非我兒。爾時小魚盡為戲師所捕。舉若岸上。如是小魚。大有死者。為網所害。又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時有一婆羅門。於曠野中。造立義井。為放牧行者。皆就井飲。并及洗浴。時日向暮。有群野干。來趣井。飲地殘水。有野干主。不飲地水。便內頭罐中。飲水。飲已。戴罐高舉。撲破瓦罐。罐口猶貫其項。諸野干。叢語野干主。若濕樹葉。可用者。尚當讓之。况復此罐。利益行人。云何打破。野干主言。我作是樂。但當快心。那知他事。時有行人。語婆羅門。汝罐已破。復更若之。猶如前法。為野干所破。乃至十四諸野干。叢數數諫之。猶不受語。時婆羅門。便自念言。是誰破罐。當往伺之。正

是野干便作是念。我福德非而作留難。便作木鏰堅固難破。令頭易入難出。持着井邊。然捉杖屏處伺之。行人飲訖。野干主如前入飲。飲訖。撲地不能令破。時婆羅門捉杖打殺。空中有天說。此偈言。知識慈心語。狼戾不受諫。守頑招此禍。自喪其生命。是故癡野干。遭斯木鏰苦。佛告諸比丘。爾時野干主者。今提婆達多是。時群野干者。今諸比丘。諫當墮惡道。長夜受若。頌是當知於過去時。已曾不受知識。頓語自喪身命。今復不受諸比丘諫。當墮惡道。長夜受若。頌曰。智人受諫。愚夫拒違。譬如同鏡。影照瑕疵。見過須改。慕在知機。頑意固執。困厄何依。

審察篇第四十三

此有四部

述意部

審怒部

審過部

審學部

夫聖人利物審境。觀心調識。情於寶所。運假實於妄誠。故審非惠無以窮其實。惠非審無以察其照。然則照察之源。審定之要。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乃知同趣於立功交。養於萬法也。

審怒部第

述意部第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婆羅門家貧。有婦不生兒。家有那俱羅蟲。便生一子。時婆羅門以無子故。養如兒想。那俱羅子於婆羅門亦如父想。於後婦便有身。滿月生子。便作是念。由那俱羅生吉祥子。使我有兒。時婆羅門欲出乞食。便勸婦言。汝若出行。當將兒去。慎莫留後。婦與兒食已。便至比舍。借確春穀。是時小兒有酥酪香。時有毒虵乘香來至。張口吐毒。欲殺

小兒。那俱羅蟲便作是念。我父出行。母亦不在。云何毒虵欲殺我弟。便殺毒虵。段為七分。父母知者。必當賞我。以血塗口。當門而住。欲令父母見之。歡喜。時婆羅門始從外來。見婦舍外。便喚。悉言。我教行時。當將兒去。何以獨行。父欲入門。見那俱羅口中。有血。便作是念。我夫婦不在。將無殺食我兒。徒養此蟲。即前打殺。既入門內。自見已兒。啖指而戲。復見毒虵。七分在地。時婆羅門。遂自苦責。是那俱羅善有人情。救我子命。我不善觀。卒便殺之。可痛。可憐。迷悶。辟地。空中有天。即說偈言。宜審諦觀察。勿行卒威怒。善友恩愛離。枉害傷良善。喻如婆羅門。殺彼那俱羅。又佛說太子沐魄經云。佛告諸比丘。昔者有國名波羅奈。王有太子字名沐魄。生無窮極之相。端正好潔。無有雙比。父母奇之。供養瞻視。須其長大。當為立字。結舌不語。十有三年。澹泊拙朴。志若死灰。身如枯木。耳不聽音。目不視色。狀類瘖瘡。瞶盲之人。於是父王患而苦之。王語夫人。當奈之何。此子必為他國所笑。夫人語王。當召相師。使相之。王即召婆羅門師。相之。婆羅門言。此子非世間人。但災惑耳。外為端正。內懷不祥。宜國剪棄。將是不久不可有養。宜當生埋。誅而殺之。今不除此子。恐後無復立子。於是夫人即隨王。所為王即召國中大臣。共議之。一臣言。但棄於深山之中。無人之處。一臣言。投於泮水之中。一臣言。但隨師所語。掘地作澁坑。而生理之。王即召中外障兵二千餘人。使掘地作澁坑。給二十歲儲資糧。時以太子奴僕珍寶瓔珞。還太子。於是夫人傷絕。我獨無相。子生薄命。乃值此殃。事不獲已。於是送太子正

殿上五百夫人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理五百姝女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無有雙比而言太子何以不語而當生理各為太子作伎樂太子默然不觀不聽於是送太子外殿上五百大臣來觀太子見太子端正好潔馳白大王此子非不語之人且見小留語在不久婆羅門師不可審信王言此是國事非卿所知作藏已訖來追太子王語其僕使太子乘四望象車令國中人民使觀太子太子當語若語者使載來還於是太子乘車在路時國中耆艾大臣宛轉車前太子要當一語若不語者以車劈我上去諸龍虎憤扶侍使過時數千萬人皆圍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飛鳥走獸遶藏三匝復塞藏戶於是太子復不得前便舉手住而言正欲不語而當生理正欲發語恐入地獄所以不語欲令全身避害濟神離苦所以不語而信欺詐之言謂我瞽盲為實瘖瘡爾時人民聞太子絕妙之音行者為止坐者為起皆前叩頭願赦我罪其僕聞之歡喜踊躍馳白大王太子已語上徹蒼天下徹黃泉飛鳥走獸皆來伏聽於太子前太子以語歡喜踊躍王即與夫人乘四望象車往迎太子太子願見父王下車避道四拜而起勞屈大王遠來見迎今父子相生捐棄恩愛已離其義甚乖不可聽觀王語太子不可不可汝為智者當原不及共還入國舉位與汝我自避退太子答言我前身已為國王用行漏失下入地獄六萬餘歲蒸熬割裂甚痛難忍父母寧能知我苦痛以不我厭畏地獄是以結舌不語十有三年冀望免出塵埃之外不與罪會去道以遠高翔

至故一本作志固

三觀過部第

遠逝自濟於世世間無常恍惚如夢室家歡娛須臾間耳憂苦延長歡樂暫有王知至故惟聽學道於是太子棄國捐王入山求道思惟禪定命終即生兜率天上福盡下生人間為迦夷國王作太子太子自知作佛佛告阿難爾時太子沐魄者我身是也王者悅頭檀是也夫人者摩耶是也五侯者閻居輪等是也時婆羅門者調達是也調達與我世世有怨諸天龍神歡喜踊躍作禮而去

如付法藏因緣經云時室羅城中有一商主為僧造作般遮于瑟大會有一比丘尼得阿羅漢觀察眾中誰為福田又復思惟何者僧首見諸羅漢及與學人久斷煩惱堪受供養觀一比丘名阿沙羅未得解脫最居眾首時比丘尼即往語言大德今者應自莊嚴時此比丘尼未達其意便着淨衣新髮澡浴復於後時此比丘尼更語嚴飾時阿沙羅極大瞋忿我隨汝語甚自嚴潔有何醜惡屢出斯言比丘尼曰大德當知此俗莊嚴非佛法也佛法莊嚴者謂獲四果奇哉大德甚為輕劣長者設會多諸聖賢汝為僧首未免生死以有漏心最初受供是故我今欲相覺悟阿沙羅比丘聞已慘然悲泣自惟老朽何能盡漏比丘尼言佛法無時豈揀壯老聞此語已因向憂波迦多所即為說法成阿羅漢復有一比丘性嗜飲食由此食故不能得道憂波迦多請令就房以香乳糜而用與之語令待冷然後可食比丘口吹糜尋冷語辱者言糜已冷矣尊者告曰此糜雖冷汝欲火熱應以觀水滅汝心火復以空器令吐食出既吐食已還使食之比

丘答言。涎唾以合云。何食耶。尊者語言。凡一切食與此無異。汝不觀察。妄生貪著。汝今當觀。食不淨想。即為說法。得羅漢道。又百喻經云。昔有二毗舍闍鬼。共有一篋一杖一履。二鬼共諍。各欲得之。二鬼紛紛。竟日不能使平。時有一人來見之。已而問之。言此篋杖履有何奇異。汝等共諍。嗔忿乃爾。二鬼答言。我此篋者。能出一切衣服。飲食。床褥。臥具。資生之物。盡從中出。執此杖者。怨敵歸伏。無敢與諍。若此履者。能令人飛行。無有罣礙。此人聞已。即語鬼言。汝等小遠。我當為爾平等分之。鬼聞其語。尋即遠避。此人即時抱篋。促杖。躡履而飛。二鬼愕然。竟無所得。人語鬼言。爾等所諍。我已得去。今使汝等更無所諍。毗舍闍者。喻於衆魔。及以外道。布施如篋。人天五道。資用之具。皆從中出。禪定如杖。消伏魔怨。煩惱之賊。持戒如履。必昇天人。諸魔外道。諍者。喻於有漏。中強求果報。空無所得。若能修行善行。及以布施。持戒。禪定。便得離苦。獲得道果。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二人。從師學道。俱到他國。路見象跡。一人言。此是母象。懷唯子。象一盲。象上有一婦人。懷女兒。一人言。汝何以知之。答曰。以意思知。汝若不信。前到見之。二人俱及象。悉如所言。一人自念。我與汝俱從師學。我獨不見。而汝獨知。後還白師。師為重開。乃呼一人問曰。何因知此。答曰。是師常所導者。我見象小便地。知是雌象。見其右足。踐地。澁知懷唯也。見道邊右面。艸不動。知右目盲。見象所止。有小便。知是女人。見右足。踏地。澁知懷女。我以纖密意思。惟之耳。師曰。夫學當以意思。穩審。乃達也。又百喻經云。譬如有人磨一大石。勤加功力。經歷

四書學部第

勿方一本作

背向一本作

鳥島一本作

日月作小。戲牛用功。既重所期。甚輕世間之人。亦復如是。磨大石者。喻於學問。精勤勞苦。作小牛者。喻於名聞。互相是非。夫為學者。研思精微。博通多識。宜應履行。遠求勝果。方求名譽。憍慢貢高。增長過患。又智度論云。有一人。一切時。見有異事。皆密問之。後時曠野。行道逢羅刹。執促其人。其人見促。定死不惑。然見羅刹。背自背黑。怪問所由。羅刹答言。我一生已來。不喜見日。所以常背日而行。故前白後黑。其人解意。急掣其手。遂向日走。羅刹廻面向日。不見其人。其人得脫。因說偈言。勤學第一道。勤問第一方。道途羅刹難。背陰向太陽。願曰。審察是非。清濁難測。善觀邪正。巧施軌則。內忿濫罰。外諍何息。願澄心腑。詳審慧力。感應緣三略。博物志。白澤圖。驗抱朴子。驗。○博物志曰。小山有襲。其形如鼓。一足知。禮澤有委蛇。狀如殼。長如轅。見之者。霸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白澤圖曰。廁之精。名曰倚衣。青衣持白杖。知其名呼之者。除不知其名。則死。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滿財。長二尺。見人則掩。而見之。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精名忽。長七尺。見者有福。又築室三年不居。其中。有小兒。長三尺。而無髮。見人則掩鼻。見之。有福。又火之精。名曰必方。狀如鳥。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木之精。名曰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而食之。又千載木。其中有蟲。名曰賈訓。狀如豚。有兩頭。烹而食之。如狗肉味。又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間。生精名曰必方。狀如鳥。長尾。此陰陽變化之所生。又玉之精。名曰岱委。其狀美女。青衣。見之以桃尖刺之。而

訂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五

受請篇

百二十九

呼其名則得之。又金之精名曰倉。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水之精名曰罔象。其狀如小兒。赤目黑色。大耳長爪。以索縛之則可得。烹之吉。又故門之精名曰野。狀如侏儒。見之則拜。以其名呼之宜飲食。又故澤之精名曰冕。其狀如蛇。一身兩頭。五采文。以其名呼有使取金銀。又故廢丘墓之精名曰無狀。如老役夫。衣青衣而操杵好春。以其名呼之使人宜禾穀。又故道徑之精名曰忌。狀如野人行歌。以其名呼之使人不迷。又故車之精名曰軍。野狀如車。見之傷人目。以其名呼之不能傷人目。又在道之精名曰作器。狀如丈夫善眩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臼之精名曰意。狀如豚。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井故淵之精名曰觀。狀如美女好吹簫。以其名呼之則去。又絕水有金者精名侯伯。狀如人長五尺五綵衣。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蠶屋之精名曰兩貴。狀如赤狗。以其名呼使人目明。又左右有山石水生其澗。水出流千歲不絕。其精名曰喜。狀如小兒黑色。以其名呼之使取飲食。又三軍所戰精名曰賓滿。其狀如人頭無身赤目。見人則轉。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水石者精名慶忌。狀如人乘車。蓋一日馳千里。以其名呼之則可使入水取魚。又丘墓之精名曰狼鬼。善與人鬪不休。為桃棘矢羽。以鷄羽以射之。狼鬼化為飄風。脫履投之不能化也。又故市之精名曰問。其狀如困而無手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故室之精名曰孫龍。狀如小兒長一尺四寸。衣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山之精名曰鼓。狀如鼓一足。如行。以其名呼之可使取虎狼豹。又故牧弊池。

人臣一本作

涉池瀝一本作酒本池瀝一有下神精三字

之精名曰鬘。狀如牛無頭。見人則逐。人以其名呼之則去。又夜見堂下有兒。被髮走物。惡之精名曰薄。以其名呼之則無咎。又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女。狀如美女。坐道傍。告丈夫曰。我無父母兄弟。若丈夫取為妻。經年而食人。以其名呼之則逃去。又故淵之精名曰卑。狀如美女而持鏡。呼之知愧。則去也。○抱朴子曰。山中大樹能語者。非樹語也。其精名曰雲陽。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精也。見秦人者。百歲木也。在水之間。見吏者。名曰四激。以其名呼之則吉。山中寅日有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居者。狼也。稱令長者。狸也。卯日稱丈夫者。兔也。稱東父者。糜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已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三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蟹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雞也。稱賊捕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城陽公仲者。狐也。亥日稱臣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醫生者。牛也。知其物則不能為害。又災惑火精生朱鳥。辰星水精生玄武。歲星木精生青龍。太白金精生白虎。鎮星土精生乘黃。抱朴子曰。山川石木井窰。涉池瀝皆有精氣。人身之中亦有魂魄。沉天地為物。物至大者。於理當有神精。則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

校訂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途)

思慎篇第四十四 儉約篇第四十五

思慎篇 此有五部

一 述意部

二 慎用部

三 慎禍部

四 慎境部

五 慎過部

一 述意部第

夫思慎防過無患之理。緘口息慮。離惡之原。誠始慎終。是君子之臨。梅傲初。謙未是養生之要。趣庶悟因緣之興起。豎生滅之非常。離苦空之無我。照平等之妙門。而存其理。乘其迹。誠其禍。招其福。是和神之靈。順物之道也。

二 慎用部第

修行道地經云。昔有國王。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為輔臣。王欲試之。欲知何如。以重罪加勅告。臣吏盛滿鉢油。而使擊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去城二十里。圍名調戲。令將到彼。若墮一滴。便級其頭。不須啓問。爾時群臣受王重教。盛滿鉢油。以與其人。兩手擎之。甚大愁憂。縱有車馬。觀者填道。若見是非。而不轉移。縱有親族妻子。來逼其人。專心不左右視。縱有合國觀者。擾攘其人心。端不見衆庶。縱有玉女。國內無雙。歌憐相逼。見者皆喜。其人一心擎鉢。志不動轉。亦不觀。察妄起片心。專精擊鉢。不聽其言。於是頌曰。巧便而安庠。其舞最巧妙。一切人貪樂。譬如魔之後。能動離欲者。何况於凡人。來往其人邊。擊鉢心不傾。縱有象暴馬奔。城中失火。焚燒百姓。展轉相呼。救言避火。莫墮坑澗。官兵悉來。一時救火。其人一心擎鉢。一滴不遺。縱有天雷地動。狂風亂起。折樹塵飛。掣電霹靂。禽獸墮落。人畜驚喚。專心念油。其人不知。

爾時擊油至彼。國觀一滴不墮。諸臣啓王。具陳期事。王聞嗟歎。此人難及。人中之雄。不顧萬事。其王歡喜。立為大臣。行道行者。御心如。是雖有諸惡。嬌怒癡來。擾亂諸根。內察外防。攝心不散。

三昧定意。亦復如是。於是頌曰。如人擊油鉢。不動無所棄。妙惠意如海。專心擊油器。

若人欲學道。執心當如是。意懷諸德明。皆除一切取。若干之色欲。而與於怒癡。

有志不放逸。寂滅而自制。人身有疾病。醫藥以除之。心疾亦如是。四意止消之。

○又大集經。濟龍品云。爾時衆中有一百龍。名曰頗羅。機梨耆。舉聲大哭。作如是言。大聖世尊。願救濟我。願救濟我。我今身中受大苦惱。日夜常為種種諸蟲之所咬食。居熱水中。無時暫樂。佛言。梨耆。汝過去世。於佛法中。曾為比丘。毀破禁戒。內懷欺詐。外現善相。廣貪眷屬。弟子衆多名聲。四遠莫不聞知。我和尙得阿羅漢果。以是因緣。多得供養。獨受用之。見持戒人。反加毀說。彼人懊惱。如是念言。世世生中。願我所在。食汝身肉。如是惡業。死生龍中。是汝前身。衆生願故。食瞰汝身。惡業因緣。得此盲報。又於過去無量劫中。在融赤銅地獄之中。常為諸蟲之所食。龍聞此語。優愁啼哭。作如是言。我等今者。皆悉至心。咸共懺悔。願令此苦速得解脫。彼龍衆中。二十六億諸龍。龍等念過去身。皆悉雨淚。念過去身。於佛法中。雖得出家。備造惡業。經無量身。在三惡道。以餘報故。在龍中受極大苦。如青色龍。我亦如是。爾時世尊。語諸龍言。汝可持水洗。如來足。令汝殃罪。漸得除滅。時一切龍。以手掬水。水皆成火。發作大石。滿於手中。生大猛焰。乘

已復生。如是至七。一切龍衆。見如是已。驚怖懊惱。啼泣雨淚。佛敎立大誓願。已餘火皆滅。乃至入過。以手捧水。洗如來足。至心懺悔。佛記諸龍。彌勒佛時。當得人身。值佛出家。精進持戒。得羅漢果。時諸龍等。得宿命心。自念過業。於佛法中。或為俗人。親屬因緣。或復聽法。來去因緣。所有信心。捨施種種華菓飲食。共諸比丘。依次而食。或有說云。我曾嚙噉四方衆僧華菓飲食。或有說言。我往寺舍。布施衆僧。或復禮拜。如是嚙噉。或復說言。我從毗婆尸如來法中。曾作俗人。乃至有說。我釋迦牟尼佛法之中。曾作俗人。或以親舊。問訊因緣。或復來去。聽法因緣。往還寺舍。有信心人。供養僧故。捨施華菓種種飲食。比丘得已。迴施於我。我得便食。彼業因緣。於地獄中。經無量劫。大猛火中。或燒或煮。或飲洋銅。或吞鐵丸。從地獄出。墮畜生中。捨畜生身。生餓鬼中。如是種種。備受辛苦。惡業未盡。生此龍中。常受苦惱。佛告諸龍。此之惡業。與盜佛物等無差別。比五逆業。其罪如半。汝等今當盡受三歸。一心修善。以此緣故。於賢劫中。值最後佛。名曰樓至。於彼佛世。罪得除滅。時諸龍等。聞是語已。皆悉至心。盡其形壽。各受三歸。時彼衆中有盲龍女。口中降爛。滿諸雜蟲。狀如屎尿。乃至穢惡。猶若婦人根中。不淨臊臭。難看種種。噉食膿血。流出一切身分。常為蟲此諸惡毒。蠅之所噉。食身體臭處。難可見聞。爾時世尊。以大悲心。見彼龍婦。眼盲困苦。如是問言。妹何緣。故得此惡身。於過去世。曾為何業。龍婦答言。世尊。我今此身。衆苦逼迫。無暫時得停設。復欲言而不能說。我念過去三十六億於百千年。生惡龍中。受如是苦。乃

至日夜剎那不停。為我往昔九十一劫。於毗婆尸佛法之中。作比丘尼。思念欲事。過於醉人。雖復出家。不能如法。於伽藍內。犯於法律。恒受三惡道。受諸燒煮。說此語已。願救濟我身。爾時世尊。說實語已。即以少水。澆龍口中。火及蟲膿。悉皆滅盡。龍口清涼。作如是言。大聖如來。我憶過去迦葉佛時。曾作俗人。在田犁地。有一比丘。來從我乞求五十錢。我時報言。聽待穀熟。當與汝食。比丘復言。若當五十不可得者。願乞十文。我於爾時。瞋彼比丘。而語之言。乃至十錢亦不相與。時彼比丘。心生懊惱。又於餘時。往寺舍中。入樹林下。輒便盜取。現在僧物。十菴羅菓。而私食之。彼業因緣。地獄受苦。惡業未盡。生野澤中。作餓龍身。常為種種諸蟲。食噉膿血。流溢饑渴。苦惱。又彼比丘。以瞋恚心。惡業緣故。死便即作小毒龍身。生我腋下。啖於我血。熱氣觸身。不可堪忍。是故我身。熱膿血滿。龍白佛言。大悲世尊。唯願慈哀。救濟於我。令我脫彼怨家。毒龍。爾時世尊。以手抄水。發誠實語。作如是言。我曾往昔。於饑饉世。爾時願作大身衆生。長廣無量。以神通力。於虛空中。唱如是言。彼野澤中。有大身蟲。名曰不瞋。汝等可往。取其身肉。以為飲食。可得。不饑。時彼世中人。非人等。聞此聲已。一切悉往。競取食之。說是真實諦信語。時彼龍腋下。小龍即出。時此二龍。俱白佛言。世尊。我等久近。離此龍身。解脫殃罪。佛告龍言。此業大重。次五無間。何以故。若有四方常住僧物。或現前僧物。篤信檀越。重心施物。或華果樹園。飲食資生。牀褥敷具。疾病湯藥。一切所須。私自費用。或持出外。乞與知識親里。白衣。此罪重於阿鼻地獄。所受果

報是故汝等可受三歸三寶已乃得住於冷水中如是三稱三受身即安穩得入水中爾時世尊即為諸龍而說偈言 寧以利刀自割身 肢節身分肌膚肉 所有信心捨施物 俗人食者實為難 寧吞大赤熱鐵丸 而使口中炎燄出 所有衆僧飲食具 不應於外 私自用 寧以大火若須爾 以手捉持而自食 共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 寧以利刀自屠脗 身體皮膚而自曝 共有在家諸俗人 不應取受僧雜食 寧以自身 投於彼 滿室大火猛燄中 共有在家俗人輩 不應坐臥僧牀席 寧以大熱尖鐵錐 拳手握持便焦爛 共有在家俗人等 不應私用於僧物 寧以勝利好刀砧 而自切 其身肉 勿於出家清淨人 發起一念瞋恚心 寧以自手挑兩眼 捐棄投之擲於地 其有習行善法者 不應懷忿瞋心視 寧以熱鐵鏃其身 東西起動行坐臥 不應瞋恚 心妬嫉 而著衆僧淨施衣 寧飲灰汁鹹鹵水 熱沸燥口猶如火 不應懷貪毒惡心 服食衆僧淨施藥 爾時世尊說此偈已一萬四千諸龍衆等悉受三歸所有過去現在業報 諸苦惱中而得解脫深信三寶其心不退復有八十億諸龍衆等亦於三寶起歸敬心又大集 經云或作比丘所作種種資生之具皆是信心檀越所施而是衆生或自食噉或與他人或共 衆人盜竊隱藏私處自用如是業故墮三惡道久受勤苦復有衆生貧窮下賤不得自在是故 出家望得富饒解脫安樂既出家已懈怠懶惰不誦誦經禪慧精勤捨而不習樂知僧事復有

比丘晝夜精勤樂修善法誦誦經典坐禪習慧不捨須臾以是因緣感諸四輩種種供養時知 事人得利養已或自私自食或復盜與親舊俗人以是等緣久處惡道出已還入如是愚瞋不見 當來果報輕重我今戒勅沙門弟子念法住持不得自稱我是沙門真法行人倚衆僧故受他 信施物或餅或菜或菓或華但是衆僧所食之物不得輒與一切俗人亦不得云此是我物別 衆而食又亦不得以衆僧物貯積與生種種販賣云有利益招世譏嫌又亦不得出貴收賤與 世爭利又亦不得為於飲食及僧因緣使諸衆生墮三惡道應須勸引安善法中令比丘衆真 信三寶攝諸衆生乃至父母令得安隱置三解脫又十輪經云若有四方僧物資生雜物等持 戒破戒如是人等悉不與之以是因緣命終已後皆墮阿鼻地獄又大集經濟龍品云時娑伽 羅龍王白佛言而此龍中或有諸龍所受樂報猶如諸天或有受樂如人有如餓鬼有如畜生 有如地獄受大辛苦說是語已時娑伽羅大龍王子名青蓮華而前白佛言世尊我何惡業罪 因緣故來生龍中身大端正所有色觸受用猶如火燒常無衣服赤體而行如我父王受樂最 勝如轉輪王果報不異佛言華而當為汝說乃往過去三十一劫有佛世尊名曰尸棄時彼世 中有王名曰培多富沙彼富沙王於三月中供養彼佛并及無量百千四沙門果大菩薩衆以 種種衣服飲食湯藥而供給之至心聽法已即發菩提心并為造寺種種供養彼王第一太子 名裴多娑樹帝見佛聞法於流轉中生大怖畏從父王邊願求出家王報任意既出家已又白

三 慎禍部第

父言我欲寺上停止王言亦隨時尸棄佛衆僧弟子在彼寺中受用飲食彼富沙子裴多樹帝
 妬嫉心生恒瞋罵之時彼僧衆被瞋罵已悉離寺去見僧去已生歡喜心即自念言彼去者好
 我大安隱恣用寺內衣服飲食有餘人來即不聽住由具惡業命終之後生大地獄經無量千
 萬那由他歲受諸火燒地獄得脫生餓鬼中復經無量受辛苦餓鬼中死還墮地獄地獄已
 生餓鬼中如是經由三十一劫於流轉中具足如是受諸辛苦佛言華面彼娑樹帝者豈異人
 乎即汝身是也乃往過去惡業因緣故生大地獄餓鬼畜生輪轉受苦經是三十一大劫中備
 受衆苦未曾暫捨以殘業故來生龍中受是惡報時華面龍聞是語已大聲號哭舉身自投四
 肢布地禮拜自佛作如是言我今至心從佛懺悔不敢覆藏我今至誠入於骨髓歸依佛法僧
 乃至壽盡作優婆塞佛言善哉善哉如是歸依我者得盡彼業此中死已值彌勒佛得於人身
 於彌勒佛法中出家證羅漢果
 如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國五穀熟成人民安寧無有疾病晝夜伎樂人無憂惱王問群臣我
 聞天下有禍何類答曰臣亦不見王便使一臣至於鄰國求覓買之天神則化作一人於市中
 賣之狀類如猪持鐵鎖繫縛賣之臣問此名何等答曰禍母臣曰賣不答曰賣問索幾錢答曰
 千萬問曰此食何等答曰食針一升臣便家家發求覓針如是人民兩兩三三相逢求針使諸
 那縣處處擾亂百姓所在之處患毒無慘臣曰王曰雖得禍母致使民亂男女失業欲殺棄之

四 慎境部第

未審許不王言大善便於城外將殺刺便不入斬則不傷割而不死積薪燒之身赤如火便走
 出去過里燒里過市燒市入城燒城入國燒國擾亂人民饑餓困苦坐由欣樂買禍所致苦也
 此喻女色欲火所燒男子貪毒至死不知苦也
 如正法念經孔雀菩薩告諸天衆若有比丘畏於惡名則離諸禍所謂不入女人戲笑之處不
 入酒肆不近沽酒不與共語不近嗜酒人亦不與語不近賊人不近先作大惡之人不近好鬪
 人不近陰惡懷毒人不近無常數捨道人不近博戲人不近伎樂人不近小兒不近繫縛女色
 人不近輕躁人不近不護口人不近貪人不近販賣欺誑人不近巧偽市道世所惡賤人不近
 掘河池人不近黃門女人同路一步不近調象人不近魁膾人不近調馬人不近斷見人不近
 無戒人如是惡人不應親近近如是人必與同行是故比丘當畏惡名不應與此不淨業人同
 路行於一足之地而說頌曰 若人近不善 則爲不善人 是故應離惡 莫行不善業
 隨近何等 人 數數相親近 近故同其行 或善或不善 一切人求善 當近於善人
 如是能得樂 善則非苦因 近善增功德 近惡增尤甚 功德及惡相 今如是畧說
 若近於善人 則得善名稱 若近不善人 令人速輕賤 常應親善人 遠離於惡友
 以近善人故 能捨諸惡業
 如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鐵丸投着火中與火同色盛着劫貝綿中云何比丘

五 慎過部第

成一本作
有報字
教乎一本
作惡一本
教一本作

當速然不比丘白佛如是世尊佛告比丘惡癡之人依聚落住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
 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若見年少女人不正思惟取其色相起貪欲心欲燒其身
 身心燒已捨戒退滅是愚癡人長夜當得非義饒益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諸根門
 繫念入村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一狐狸饑渴羸瘦於孔穴中伺求鼠子若鼠子出
 當取食之有時鼠子出穴遊戲時彼狐狸疾取吞之鼠子身小生入腹中入腹中已食其內藏
 食內藏時狐狸迷悶東西狂走空宅塚間不知何止遂至於死如是比丘有愚癡人依聚落住
 晨朝著衣持鉢入村乞食不善護身不守根門心不繫念見諸女人起不正思惟而取色相發
 貪欲心已欲火熾然燒其身心已馳走狂逸不樂精舍捨戒退滅此愚癡人長夜當得不饒益
 苦是故比丘當如是學善護其身守其根門繫心正念入村乞食又雜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告
 諸比丘譬如木杵常用不止日夜消滅如是比丘從本已來不閉根門食不知量初夜後夜不
 勤學悟修習善法當知是毀終日損減不增善法如彼木杵又自愛經云佛言夫人處世心懷
 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斯三事出于心身口唱成其惡以加衆生衆生被毒即結怨恨蓄心
 欲報或現世獲或身後魂靈昇天即下報之人中畜生鬼神太山更相尅賊皆由宿命非空
 生也佛說偈言 心爲法心 心尊心中 使心作惡 即言即行 罪苦自追 車轍平轍
 心爲法本 心尊心使 中心念善 即言即行 福樂自追 如影隨形 又十住毗婆

沙論云在家菩薩若見破戒之人不應生嗔輕慢之心應生憐愍利益之心方便勸止令生善
 心苦諫不改而生誹謗亦不得瞋妄見他過故此賢劫中聞有菩薩誹謗拘樓孫佛言何有禿
 人而當得道如是衆生難可得知自作自受何預於我若欲知彼或自傷害壽量衆生佛所不
 許如經中說佛告阿難若人壽量於他即自傷身如偈說曰 有瓶蓋亦空 無蓋亦復空
 有瓶蓋亦滿 無蓋亦復滿 當知諸世間 有此四種人 威儀及功德 有無亦如是
 若非一切智 何能壽量人 寧以見威儀 而便知其德 正知有善心 名爲賢人相
 但見外威儀 何由知其內 若以外量內 而生輕賤心 敗身及善根 命終墮惡道
 外詐現威儀 遊行於賢善 但有口言說 如雷而無雨 是故經云勿輕末學敬學如佛
 唯有智慧可破煩惱若稱量者則爲自傷唯佛智慧乃能明了如此事者非我所知即於破戒
 人中不生嗔惡輕慢之心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一鼈遭遇枯旱湖澤乾竭不能自致有食之
 池時有大鵝集住其邊鼈從求哀乞相濟度鵝啄之飛過都邑鼈不默聲問此何等如是不
 止鵝便應之口開鼈墮人得屠食夫人愚頑不謹口舌其譬如是又法句喻經云佛告婆羅門
 世有四事人不能行行者得福不致此貧何謂爲四一者年盛力壯慎莫驕慢二者年老精進
 不貪姪洪三者有財珍寶常念布施四者就師學問聽受正言如此老公不行四事謂之有常
 不計成敗一旦離散譬如老鵝守此空池永無所得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晝夜慢惰 老不

本拾一作
本○故一
欲○故一

止姪有財不施 不受佛言 有此四弊 為自侵欺 咄嗟老至 色變作老 少時如意 老見陷賤 不修梵行 又不富貴 老如白鶴 守伺空池 既不守戒 又不積財 老羸氣竭 思故何逮 老如秋葉 行穢繼繼 命疾脫至 不用後悔 頌曰 思慎始終 務存正己 口無二言 心無妄起 少欲知足 妄懷彼此 戰戰兢兢 誠易愛喜

本○下
本○下
本○下

感應緣略引十 漢下邳周式 漢會稽句章人 漢諸暨吳詳 晉義興人周 晉淮南胡茂回 宋豫章胡庇之 宋泰始中張乙 宋襄城李頤 周宣帝宇文贊 齊京師釋慧豫唐親衛高法眼 ○漢下邳周式嘗至東海道逢一吏持一卷書求寄載行十餘里謂式曰吾暫有所過雷書寄君船中慎勿發之去後式盜發視書皆諸死人錄下條有式名須吏更還式首視書吏怒曰故以相告而勿視之式叩頭流血良久感卿遠相載此書不可除卿今日已去還家三年勿出門可得度也勿道見吾書式還不出已二年餘家皆怪之隣人卒亡父怒使往吊之式不得止適出門便見此吏吏曰吾令汝三年勿出而今出門知復奈何吾求不見連相為得鞭杖今已見汝無可奈何後三日日中當相取也式還流泣具道如此父故不信母晝夜與相守涕泣至三日日中時見來取便死 ○漢時會稽句章人至東野還暮不及門見路傍小屋然火因投宿止有一少女不欲與丈夫共宿呼隣人家女自伴夜共彈箜篌歌戲

久下
有吏日二

本一作
本○下
本○下

日連綿葛上藤一綫復一綫汝欲知我姓陳名阿登明至東郭外有賣食母在肆中此人寄坐因說昨所見母聞阿登驚曰此是我女近因葬於郭外 ○漢時諸暨縣吏吳詳者憚役委頓將投嶺澗山行至一溪日欲暮見年少女子綵衣甚端正女云我一身獨居又無鄉里唯有一孤嫗相去十餘步耳詳聞甚悅便即隨去行一里餘即至女家家甚貧陋為詳設食至一更竟聞一嫗喚云張姑子女應曰諾詳問是誰答云向所道孤獨嫗也二人共寢息至曉雞鳴詳去二情相戀女以紫巾贈詳詳以布手巾報行至昨所應處過溪其夜水大瀑溢澗不可涉乃迴向女家都不見昨處但有一塚耳 ○晉義興人姓周永和年中出都乘馬從兩人行未至村日暮道邊有一新小艸屋見一女子出門望年可十六七姿容端正衣服鮮潔見周過謂曰日已暮前村尚遠臨賀詎得至周便求寄宿此女為然火作食向至一更聞外有小兒喚阿香聲女應曰諾尋云官喚汝推雷車女乃辭行云今有事當去夜遂大雷雨向曉女還周既上馬看昨所宿處正見一新塚塚口有馬屎及餘艸周甚驚惋至後五年果作臨賀太守 ○晉淮南胡茂回此人能見鬼雖不喜見而不可止後行至揚州還歷陽城東有神廟中正值民將巫祝祀之至須臾頃有群鬼相叱曰上官來各迸走出祠去迴顧見二沙門來入祠中諸鬼兩兩三三相抱持在祠邊艸中望伺望沙門皆有怖懼須臾沙門去後諸鬼皆還祠中回於是信佛遂精誠奉佛 ○宋時豫章胡庇之嘗為武昌郡丞宋元嘉二十六年入廨便

有鬼怪中宵籠月戶闔少開有人倚立戶外狀似小兒戶閉便聞人行如若木屐聲看則無所見如此甚數二十八年三月學家悉得時病空中語擲瓦石或乾土夏中病者皆若而語擲之勢更猛乃誦道人齋戒竟夜轉經倍來如雨唯不着道人及經卷而已秋冬漸有音聲瓦石擲人肉皆青黯而不甚痛庇之有一老嫗好罵晉鬼在邊大嚇庇之迎祭酒上章施符驅逐漸復歇絕至二十九年鬼復來劇於前明年丞麻火頻四發狼狽洩沃並得時死鬼每有聲如犬家人每呼為吃齋後忽語語似牛三更叩戶庇之問誰也答曰程邵陵把火出看了無所見數日二更中復戶外叩掌便復罵之答云君勿罵我我是善神非前後來者陶御史見遣報君庇之云我不識陶御史鬼云陶敬立君昔與之周旋庇之云吾與之在京日伏事衡陽又不嘗作御史鬼云陶今處福地作天上御史前後相侵是沈公所為此麻本是沈宅來看宅聊復語擲狡獪忽君攘却太過乃至罵晉命婢使無禮向之復令祭酒上章苦罪狀之事徹天曹沈今上天言君是佛三師弟子那不從佛家請福乃使祭酒上章自今唯願專意奉法不須與惡鬼常相困庇之請諸尼讀經仍齋訖經一宿後復聞戶外御史相聞白胡承見沈相認甚苦如其所言君頗無理若能歸誠正覺習經持戒則群邪屏絕依依義情故相白也○宋泰始中有張乙者被鞭瘡痛不欲人教之燒死人骨末以傅之雇同房小兒登山崗取一罇燻燒以傅瘡其夜戶內有鎗燒火此小兒守火空中有物按小兒頭內火中罵曰汝何以燒我頭今以此火償汝

來上一本有因字

燒火此小

見守火一
此小作火燒
又小兒手

正一本作

小兒大喚曰張乙燒耳答曰汝不取與張乙張乙那得燒之按頭良久髮然都盡皮肉焦爛然後捨之乙大怖送所餘骨埋于故處酒肉礙之無復災異也○宋襄城李願其父為人不信妖邪有一宅由來凶不可居居者輒死父便買居之多年安吉子孫昌熾為二千石當徙家之官臨去請會內外親戚酒食既行父乃言曰天下竟有吉凶不此宅由來言凶自吾居之多年安吉乃得遷官鬼為何在自今已後便為吉宅居者住正心無所嫌也語訖如廁須臾見壁中有一物如卷席大高五尺許正白便還取刀斬之中斷便化為兩人復橫斬之又成四人便奪取刀反斬李殺持刀至座上斬殺其子弟凡姓李必死唯異姓無他願尙幼在抱家內知變乳母抱出後門藏他家止其一身獲免願字景真位至湘東太守○周宣帝字文贊在東宮時武帝訓篤甚嚴常使官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匿而不奏許慎以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太子百餘及即位願見膊上杖痕乃問成慎所在慎于時已出為郡遂勅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所為成慎何罪勅逆之餘濫以見及死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輒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德罪左皇后下有一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奏劾謂其所思憶使勅對前考竟之初打頭一下帝便頭痛次打頭一下帝又項痛遂大發怒曰此是我怨家乃使拉折其腰帝即腰痛其夜出南宮病遂漸增明且早還忠腰不得乘馬御車而入所殺女子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掃刷之旋復如故如此再

相一本作

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埋之一宿之間亦還如本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
 牀並曲牢不可脫唯此死女子所臥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
 死僅二十許日右此一驗 ○齊京師靈根寺有釋惠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
 徧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輒塞耳不聽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
 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允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
 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右此
 出梁高 ○唐雍州長安縣高法眼是隋代僕射高穎之玄孫至龍朔三年正月二十五日向中
 臺泰選日午還家舍在義寧坊東南隅向街開門化度寺東即是高家欲出子城西順義門城
 內逢兩騎馬遂後既出城已漸近逼之出城門外道北是普光寺一人語騎馬人云汝走捉普
 光寺門勿令此人入寺恐難捉得此人依語馳走守門法眼怕不得入寺便向西走復至西街
 金城坊南門道西有會昌寺復加四馬騎更語前二乘馬人云急守會昌寺門此人依語走捉
 寺門法眼怕急便語乘馬人云汝是何人敢逼於我乘馬人云王遣我來取汝法眼語云何王
 遣來乘馬人云閻羅王遣來法眼既聞閻羅王使來審知是鬼即共相拒鬼便大怒云急截頭
 髮却一鬼捉刀即截法眼兩鬢附肉落地便至西街悶絕落馬暴死不覺既至大街要路脚蹶
 之間看人逾千有巡街果毅瞋守街人何因聚衆守街人具述逗遛次西街首即是高宅便喚

加一本
作如閉一本

家人舉向舍至明始蘇便語家內人云吾入地獄見閻羅王昇大高座瞋責吾云汝何因向化
 度寺明藏師房內食常住僧菓子宜吞四百顆熱鐵丸令四年吞了人中一日當地獄一年四
 日便了從正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便盡或日食百顆當二十六日惺了之時復有諸鬼取
 來法眼復共鬼鬪相趁力屈不加復悶暴死至地獄令吞鐵丸當吞之時咽喉閉縮身體焦捲
 變爲紅色香盡乃蘇蘇已王又語言汝何因不敬三寶說僧過惡汝吞鐵丸盡已宜受鐵犁耕
 舌一年至二十九日既吞鐵丸了到正月三十日平旦復死至地獄中復受鐵犁耕舌自見其
 舌長數里傍人看見吐出一尺餘王復語獄卒此人以說三寶長短以大鐵斧截却舌根獄卒
 斫之不斷王復語云以斧細剉其舌將入鑊湯煮之表復不爛王復怪問所由法眼啓王云臣
 曾讀法華經王初不信令檢功德部見案內有讀法華經一部王檢知實始放出來其人見在
 蘇惺如舊觀者如市見者發心合門信敬勵志精勤愷忍不虧誠誠無倦京城道俗共知不煩
 引證

儉約篇第四十五 此有二部

夫認之於空談不如證之於事實聞之於髣像不如決之於耳目故信不如學言不如行所以
 研機適理寔極聖之洪基息緣儉務是至人之大量不樹無方之心罕有不歸之應是以一毫
 一粒而意濟四生一念一彈而常資六度斯則功超半息發彌來際抱素儉約而亦德逾高範

竟一本作

述意部邪

福橋一本作

造一本作

開一本作

吾乞而汝今在此。不求有何意。○梵志即以偈答言。乞者人不喜。不與致怨憎。所以默無求。恐離親愛情。○王復說偈答言。乞非傷德行。亦無身口過。捐有以補無。何為而不索。○梵志復以偈答言。賢人不言乞。言乞必不賢。默然不有求。是謂為大人。○時王聞說賢人之偈。心大歡喜。即以牛王一頭及餘千牛而施與之。頌曰。六情無惱。志四攝。啓幽心。儉約避人物。偃息慕山林。曲欄停騶響。交枝落幔陰。池臺聚凍雪。度誠在一音。未泛慈舟寶。徒勞抒海濇。大車何杳杳。奔馬送駸駸。何以修六念。感應緣略引。晉羅道開。唐杜智楷。○晉羅浮山有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栖隱。誦經四十餘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臘盡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臥。開同學十人。共舉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退。唯開全志。進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為沙彌。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奏。虎云。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異人令啓開。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送開。初止鄴城西法華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於房內造重閣坐禪。虎資給甚厚。開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適為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為

蕭若人一本作蕭若人

利世。利世須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糶粒難。作斯斷食計。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升平三年。來之建鄴。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昔在此洞。聞開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來去。迺遙心敬。挹及後。沒南海。親與相見。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為之傳贊曰。蕭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叩囉。高步是臻。登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年。陳郡袁宏為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蟬蛻。耳適為贊曰。物儻招奇。德不孤立。遼遼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屣在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等。並欲登羅浮。竟不至頂。僧出梁高。○唐曹州離狐人杜智楷。少好釋典。不仕不娶。被僧衣服。隱居泰山。以讀誦為事。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遇患。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數十人。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斥並云。將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時執捉。有攬者。袈裟者。遂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為造阿彌陀佛。并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少間。遂覺體上大汗。便即寤愈。拾遺錄。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六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懲過篇第四十六 和順篇第四十七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途)

懲過篇 此有二部

夫形骸多思理須嚴誠。根識昏沈宜恒警策。故經曰。無以睡眠。因緣令一生空過。無所得也。但有身則為患本。無身則患滅。故禮無不敬。傲不可長。若縱傲高。彌增惰慢。徒施攻擊。無奈患要。口是刀斧之門。禍累之始。心懷毒念。口施毒言。身行毒業。與斯三業。彌招四趣。故書云。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言行是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意為業。本身口由發。所以先除凶懷。祛邪務正。故知可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然。若瞽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靡惡不為。故成實論云。離心無思。則無身口業也。

如維摩經云。故以若干苦切之言。乃可入律。書云。聞諫如流。斯言可錄。恨戾不信。惡馬難調。撫膺多愧。常以自箴。庶有聞論。致序心曲。今欲緘其言。而整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譬如金山。猶狐兔所不敢停。滄淵澄海。蛙龜所不肯宿。故知潔其心。而淨其意者。則三途報息。四德常滿。防意如城。守口如瓶。可謂金河。遺寄屬在伊人。玉門化廣信於斯矣。既榮斯三業。則能除四患。何等四患。謂生老病死也。故受胎經云。衆生受胎之時。備盡艱難。冥冥漠漠。狀若浮塵。十月將滿。母胎知苦。業風催促。頭向產門。墮地鞭觸。如在刀山。

一述意部第

二引證部第

過一本作

風激冷觸。如似寒冰。當爾之時。生為實苦。又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勢不久停。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出曜經佛說老苦偈云。少時意盛。壯為老所見過。形衰極枯槁。氣竭憑杖行。○又佛說死苦偈云。氣絕神逝。形骸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又涅槃經云。夫死者於峻難處。無有資糧。去處懸遠。而無伴侶。晝夜常行。不知邊際。深遠幽暗。無有燈明。入無門戶。而有處所。雖無痛處。不可療治。往無遮止。到不得脫。又無量壽經云。獨生獨死。獨來獨去。苦樂之地。身自當之。無有代者。幽冥冥冥。別離長久。道路不同。會見無期。甚難復得。相值夫生。則親族歡聚。盡慈愛之和。死則朝亡暮殞。便有恐畏分離之狀。歌哭相送。往者不知。反室空堂。寂滅無覩。存亡有無。變化俄頃。故出曜經佛重說死苦偈云。命如果待熟。常恐會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猶如死囚。將詣都市。動向死道。人命如是。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又出曜經云。昔有梵志。兄弟四人。皆得五通。自知命促。七日必死。兄弟議曰。我等兄弟。神通自在。能以神力。翻覆天地。現極大手。捫捩日月。移山住流。無所不辦。寧當不能避此難也。第一兄曰。吾入大海。上下平等。正處中間。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二弟言。吾入須彌山腹。中間還合。其表使無際現。無常殺鬼焉。知我處。第三弟言。吾處虛空。隱形無跡。無常殺鬼。安知我處。第四弟言。吾當隱在大市之中。衆人猥闕。各不相識。無常殺鬼。趣得一人。何必取吾。四人議訖。相將辭王。而白王曰。吾等計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懲過篇

百五十三

算餘命日促各欲逃走欲求多福王尋告曰善進其德於是別去各適所至七日期滿各從其處而皆命終佛以天眼見四梵志遊於無常各求度世皆已命終而說偈言非空非海中非入山石間無有地方所脫之不受死○又增一阿含經云爾時世尊在舍衛國東鹿母園中與大比丘衆五百人俱是時世尊七月十五日於露地敷坐比丘僧前後圍遶佛告阿難曰汝今速擊捷椎今七月十五日是受歲之日阿難叉手便說此偈淨眼無與等無事而不練智慧無染若何等名受歲○世尊以偈報曰受歲三業淨身口意所作兩兩比丘對自陳所作短還自稱名字今日衆受歲我亦淨意受唯願原其過○是時阿難聞已歡喜即升講堂手執捷椎而說此偈降伏魔力怨除結無有餘露地擊捷椎捷椎已至世尊所白世尊言今正是時唯願世尊何所勅使是時世尊告何難曰汝隨次坐當坐卽座時諸比丘各坐卽座是時世尊默然觀諸比丘已便勅諸比丘我今欲受歲我無過咎於衆人乎又不犯身口意耶如來說此語已諸比丘默然不對是時再三告諸比丘已時尊者舍利弗即從座起長跪白世尊言諸比丘衆觀察如來無身口意過世尊今日不度者度不脫者脫不般涅槃者令般涅槃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盲者爲作眼目爲病者作大醫王三界獨尊無能及者以此事緣如來無咎於衆人亦無身口意過是時舍利弗白世尊言我今自陳無咎

靈運一本作

於如來及比丘僧乎世尊告曰汝舍利弗都無身口意所作非行汝今智慧無能及者汝今所說常如法義未曾違理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此五百比丘盡當受歲盡無咎於如來乎世尊告曰亦不責此五百比丘身口意此舍利弗大衆之中極爲清淨無瑕穢今此衆中最小下坐得須隨洄必當上及不退轉法以是之故我不忍責此衆又佛本行經云爾時釋種宗族士衆一切合有九萬九千及迦毗羅婆蘇都城所居人民從城共往欲見如來世尊遙見轅頭檀王與諸大衆嚴備而來卽作是念我若見彼不起迎奉人當說我此豈戒行果報人乎云何見父不起迎送我今若見父及大衆起往迎者彼等獲得無量罪若我今者持其威儀在此住者彼等於我不生敬心如來作此三種念觀見有如此三種因緣思量如是三種義已從座而起飛騰虛空現種種神變令大衆生信並皆入道又梵網經云若佛子應如法次第坐先受戒者在前三坐後受戒者在後坐不問老少比丘比丘尼貴人國王王子乃至黃門奴婢皆應先受戒者在前三坐後受戒者次第而坐莫如外道癡人若老若少無前無後坐無次第兵奴之法我佛法中先者先坐後者後坐而菩薩不次第坐者犯輕垢罪若佛子常行教化大悲心入檀越貴人家一切衆中不得立爲白衣說法應白衣衆前高座上坐法師不得地立爲四衆白衣說法若說法時法師高座香華供養四衆聽者下坐如孝順父母敬順師教如事火婆羅門其說法者若不如法犯輕垢罪又善見論云弟子參師當避六處一不得當前二不得當後三不得太遠

四不得太近。五不得處高。六不得上風。立問曰。四種身儀若坐立行臥。何故但云一面立。答曰。爲參故不應行。爲恭敬不應坐。爲供養故不應臥。又三千威儀云。欲上牀有五事。一當徐脚踏。狀二不得俯仰。上三不得使牀有聲。四不得大拂拭牀席。使有聲。五洗足未潔。當拭之。在牀上有五事。一不得大吹。二不得叱咤。三不得歎息。思念世間事。四不得狗群臥。五欲起坐。當以時。若意走不定。當自責本起。又臥有五事。一當頭首向佛。二不得臥視佛。三不得雙中兩足。四不得向壁臥。亦不得伏臥。五不得豎兩膝。要當拘手。歛兩足。累兩膝。又臥起欲出戶有五事。一起下牀。不使牀有聲。二若履先當抖擻。三正住若法衣。四欲開戶。先三彈指。不得使戶有聲。五戶中有佛像。不得背出。當還向戶而出。出不得住與人言。又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爲諸天衆說調伏法。若在家出家若老若少。調伏相應。以此莊嚴。如出家之人。初以袈裟而自調伏。當行七事。一者如其國法。受糞掃衣。在家之人。所棄之衣。若在塚間。有死人衣。死屍所壓。則不應取。若於塚間得破壞衣。則應受用。是名袈裟調伏之法。第二若入聚落。觀地而行。前視一尋。念佛影。像一心正念。諸根不亂。不觀一切所須之具。不與女人言論。不抱小兒。不數動足。亦不動臂。及其牀座。不手摩頭。不數整衣。不抖擻袈裟。不按摩手。亦不彈指。是名第二調伏之法。第三若入施主家。於飯食時。齊腕澡手。若受食時。不大舒手。當前一時。不滿口食。亦不太少。若所排飯不大不小。不大張口。不令有聲。所應之食。但食一分。食知止足。不觀他鉢。而生貪心。所受飲

食不懷他心。自觀其鉢。不左右顧視。是名第三調伏之法。第四若於食時。若於聚落。或於城邑。先所見食。不生心念。不數言說。亦不怖望。所受敷具。如法受畜。不求上勝。是名第四調伏之法。第五一切所作。不倚不着。不惜身命。於所用具。不多聚積。不行邊方危怖之處。不異服飾。不偏樂於一家往返。是名第五調伏之法。第六不斷艸木。及掘生地。不著雜色革履。雜色衣服。不破他戒。不謗不說。心不怖望。王者之儲心。不甘着不親近於喜鬪比丘。是名第六調伏之法。第七若有同意同法。應當親近利益。若於山窟樹下露地。常修行空無相無願。是名第七調伏之法。若有比丘能如是行。則能捨離一切諸縛。而得解脫。又雜寶藏經云。佛初出家。夜。佛子羅喉始入于胎。初成道。夜生羅喉羅。舉宮姝女咸皆慙恥。怪哉大惡。耶輸陀羅不慮是非。輕有所作。不自愛慎。令我舉宮都被染汙。悉達菩薩久已出家。今卒生子。甚爲恥辱。時有釋女名曰電光。是耶輸姨母之女。推胸拍膝。呵罵耶輸。汝於尊親。何以自損。太子出家。已經六年。生此小兒。甚爲非時。從誰而得。辱我種族。不護惡名。淨飯王子。時在樓見此大地六種震動。見是相已。謂菩薩死。憂箭入心。聞于宮中。舉聲大哭。王倍驚怖。謂太子死。走使女問。是何哭聲。女白。王言。太子不死。耶輸陀羅。今產一子。舉宮慙愧。是以哭耳。王聞是語。倍增憂惱。發聲大哭。揚聲大喚。怪哉醜辱。我子出家。已經六年。云何今日。而方生子。時彼國法。擊鼓一下。一切運集。九萬九千諸釋。悉會。即喚耶輸陀羅。耶輸若白淨衣。抱兒在懷。都不驚怕。於親黨中。抱兒而立。諸釋咸忿叱爾。凡

鄙有何面目我等前立宜好實語竟為何處而得此子耶輸陀羅都無慚恥正直而言從彼出家釋種名曰悉達而得此子王言我子悉達本在家時聞有五欲耳尙不聽況當有欲而生於子實是詭曲非正直法以此謗毀王極大瞋問諸釋言云何苦毒殺害復有釋言如我意者當作火坑擲置火中使其母子都無遺餘諸人皆言此事最良即掘火坑以法陀羅木積於坑中以火焚之即將耶輸至火坑邊時耶輸見火方大驚怖譬如野鹿獨在園中四向顧望無可恃怙耶輸自責既自無罪受斯禍患徧觀諸釋無救己者抱兒歎念菩薩言汝有慈悲憐愍一切天龍鬼神咸敬於汝今我母子游於祐助無過受苦云何菩薩不見留意何故不救我之母子今日危厄即時向佛一心敬禮復拜諸釋合掌向火而說實語我此兒者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從他而有此子若實不虛六年在胎者火當消滅終不燒害我之母子作是語已即入火中而此火坑變為水池自見己身處蓮華上都無恐怖顏色和悅合掌向諸釋言若我虛妄應即燒死以今此兒實菩薩子以我實語得免火患有諸釋言視其形相不驚不畏而此火坑變為清池以此驗之知其無過時諸釋等將耶輸陀羅還歸宮中倍加恭敬為索乳母供事其子猶如生時等無有異祖白淨王愛重深厚不見羅睺終不能食若憶菩薩抱羅睺羅用解愁念畧而言之滿六年已白淨王渴仰於佛遣往請佛佛憐愍故還歸本國來到釋宮樓下二百五十比丘皆如佛身光相無異耶輸陀羅羅睺羅誰是汝父往到其邊時羅睺羅禮佛已

訖正在如來右足邊立如來即以手摩羅睺頂即說偈言我於生眷屬及以所生子無有偏愛心但以手摩頂我盡諸結使愛憎永除盡汝等勿懷疑於子生猶豫此亦當出家重為我法子畧言其功德出家學真道當成羅漢果○頌曰業風常泛濫苦海波聲漂我常游浪遠離涅槃城忽遇慈舟至運我出愛瀛是知高慕友懲過改凡情罪垢除結神珠啓閻冥釋門光麗景俗務苦重縈冀除五昏蓋方悟六塵輕自非乘寶轆何以息餘孽

感應緣略引 宋沙門釋僧苞 齊沙門釋僧遠 隋沙門釋洪獻○宋京師祇洹寺有釋僧苞本是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十七日有白鶴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遶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彌勵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既初至人未有識者乃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既坐驢繫於戶外高座釋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曰高座之人亦可苞耳乃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詞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義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濇歎伏或問曰謝公

一木作

三木作

何如也。曰。靈運才有餘。而謙不足。抑不免其身矣。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也。為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更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右此。一。年。夢見大人。齟齬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放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照。乃見眼邊鳥點。謂是垢汙。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奈此。殃。遂改常習。返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知人。救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覺流汗。徧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於一身。頻感兩報。信知三世苦樂。不虛。自後。竭情時。不暫怠。鄉川所歸。卒於本土。○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暗。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為業。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食。後。般若乃將網一。撲衣來。喂獻云。勞。法。事。利。益。不。少。微。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匪。中。綱。食。還。房。怪。失。衣。襖。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猜。獻。盜。之。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籍。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許。放。汝。獻。感。冥。報。與。般若言及。事。同。目。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

無奈之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乃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綱後。慈過彌勤。經業卒於所住。店。右。此。二。驗。出。

和順篇第四十七 此有五部 一 述意部 二 引證部 三 和施部 四 和國部 五 和事部

一 述意部第

二 引證部第

其一本作

夫善惡乖背。言行兩違。禍登從生。怨毒彌重。所以言之者。易行之者。難。是故剛柔得中。違順得性。譬。鑄。劍。太。剛。則。折。太。柔。則。卷。欲。劍。無。折。必。加。其。錫。欲。劍。無。卷。必。加。其。金。何。者。金。性。剛。而。錫。質。柔。剛。柔。均。平。則。為。善。矣。合。性。和。平。則。為。嘉。矣。故。羅。雲。密。行。以。自。調。故。聖。證。以。美。譽。提。婆。隨。行。以。破。惡。故。衆。毀。以。過。彰。俗。書。云。西。門。豹。性。急。佩。章。以。自。緩。董。安。于。性。緩。帶。絃。以。自。急。故。陰。陽。調。天。地。之。和。也。剛。柔。均。人。物。之。性。也。

如蜜跡金剛力士經云。阿闍世王問佛言。菩薩仁和為有幾法。往反周旋。常存和雅。不與。離。心。佛言。菩薩仁和。有八事。法。何。謂。為。八。一。志。性。質。直。而。無。諛。諂。二。性。行。和。雅。常。無。佞。偽。三。心。存。淳。熟。永。無。虛。妄。四。心。行。堅。要。亦。無。羸。劣。五。無。迷。惑。志。存。於。仁。和。六。為。世。衆。祐。受。其。德。行。七。心。行。了。達。而。無。所。著。八。思。惟。罪。福。心。無。所。念。是。為。八。事。於。是。阿。闍。世。王。白。佛。言。菩。薩。有。幾。法。行。逮。如。是。力。無。極。之。勢。佛。言。有。十。法。何。謂。為。十。一。棄。身。命。勤。受。正。法。二。未。曾。自。大。謙。恪。下。意。禮。敬。衆。生。三。見。於。剛。強。難。化。衆。生。立。之。忍。辱。四。見。饑。饉。人。以。好。美。饈。而。充。施。之。五。規。諸。恐。懼。勸。慰。安。之。六。

若下一本無有字

若有衆生得於重疾療以良藥七若有羸劣人所輕慢敬念慈之令無忽易者八以淨泥水塗
 如來廟補其虧歎九見孤苦人貧賤困厄常負重擔使去其難極重之殃十若有無護無所依
 歸常將濟之所語如言而不變失是爲十事法又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見他親友互相破壞
 心懷怨結能爲和合命終生欲愛天隨心所念即得五欲自娛若有衆生見人破亡爲他抄掠
 救令得脫或於險處教人正道或疑怖處令他人安隱命終生正行天天女供養受五欲樂若生
 人中生於正見大長者家若有人能柔順深心離一切垢淫弊解脫猶如在手軟心之人心如
 白鑽修行善業衆人所信惡獵之人心如金剛恒常不忘怨結之心行不調伏衆人所憎不愛
 不信爾時孔雀菩薩以佛經偈而說頌曰 若人心柔順 猶如成鍊金 斯人內外善 速
 得脫衆苦 若人心器調 一切皆柔順 斯人生善種 猶如良福田 又阿鵝阿那合經
 云阿那合有八事不欲令人知何等爲八一不求不欲令人知二信不欲令人知三自羞不欲
 令人知四自慚不欲令人知五精進不欲令人知六自觀不欲令人知七得禪不欲令人知八
 黠慧不欲令人知所以不欲令人知者不欲煩擾於人故
 如佛說一切施王所行檀波羅蜜經云佛言過去久遠無央數劫爾時世有大國王號字薩和
 達切施王爾時布施有所求索不逆其意爾時異國有婆羅門子少失其父獨與母姊弟爲活
 居家甚貧陋其母告子居家困窮無以自供汝父在者當往薩和達王所乞丐可以自濟今何

和順部第

其意一本作

不行至彼王所從求錢寶兒報母言我今未有所知先當學問然後乃行母語兒言今汝家中
 了無所有而有學問爾乃當行若汝去後其處空乏何以自活兒即語母我先當假貸索一兩
 金可備一歲之糧母即聽之便行貸得金一兩還以與母乃出家行學一歲已竟便來歸家母
 見兒還便逆問言汝已行詣一切施王所耶兒復報母言所學未通當復更學母言前金已盡
 當作何計兒答母言當更假貸兒即復往至前所貸金家向其主說復欲貸一兩金意金主語
 兒汝前取金既未還我甫復欲索汝若審復欲得金者持卿母及姊弟皆以上券爾乃可得若
 至時不畢當沒汝母及姊弟以爲奴婢便相許可適作券取持歸付母復捨家行學復終一年
 所知粗備欲歸語母行詣一切施王所在道中便爲債主所索及母姊弟將歸銀脚婆羅門子
 語債主言卿雖相聚正使終年我無益用不如相放我當往詣一切施王所乞丐得物還以相
 償其主思惟便解婆羅門子令去時有異國王軍起兵欲往取一切施王國時諸臣白王今有
 他國與兵入界不審大王當作何計時王自念人命至短當歸無常又我少小已來好喜布施
 慈仁忍辱無傷害意不欲與彼相拒逆所以者何但以身故動搖兵衆設有所中實非
 我宜便勸諸臣不須爲備亦勿恐怖但且嚴出迎送作禮恭敬承事受其教勸令除於我諸臣
 復白王言他國入界云何不備王默不應如是至三王言不須拒逆如我前言諸臣皆言王勸
 勿備我等俱然王言大善各且安家慎莫勞擾其王夜半即脫印綬默然而去彼國王入國即

領王位便募索一切施王其賞甚重王遂出國行五百餘里遙見婆羅門子王意即想此婆羅門子今者必來索我無疑時婆羅門子意亦想此人將無正是一切施王二人各前相逢便住王問婆羅門子言卿從何來今欲所至婆羅門子答言我欲行至一切施王所王復問欲詣一切施王所欲何求索婆羅門子報言少小失父居甚貧窮以母及姊弟持行質債欲從一切施王乞丐錢資還贖母姊弟並得自濟王便語言我正是一切施王婆羅門子問王債從所在而獨行耶王言有他國來欲得我處是以避之所以者何不欲傷害於人兵故婆羅門子聞王所說即便辭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王便前牽婆羅門子諒曉使起不須復啼所求索者今當相與婆羅門子言王今失國當持何等以相濟乞王便報言彼國來王相募甚重卿今可截我頭持往與之在所求索皆可得也於是婆羅門子說偈報言世間殺父母命盡墮泥犁今加害於王其罪等無異我今實不忍加惡於大王舉令身命盡終不造逆意於是一切施王復語婆羅門子言卿若不欲取頭者便可截我鼻耳送之亦可得賞恐不中王故也婆羅門子報王言如我今日不忍為是王復語婆羅門子言若不爾者便可縛我送往與之亦可大有所得婆羅門子能相知王還復為王不為彼害婆羅門子言王審欲爾者可共俱還臨至本國乃當相縛於是王與婆羅門子便共相將俱還本國二十餘里王以欲至便自反手語婆羅門子言卿可縛我婆羅門子遂乃縛王一國人民皆聞知王一切施為他國婆羅門子

見縛送人民大小見王莫不啼哭辭地崩絕劇喪父母遂前詣宮門諸臣即入白彼王前所募亡去王一切施者為婆羅門子所見縛送今在宮門彼王即言便捉見之一切施王便前入宮彼王及臣與諸官屬見一切施王無不辭地而啼泣者彼劫人王亦復淚出而問諸臣汝輩何以皆啼諸臣白言我等見一切施王乘國與王復持身施與婆羅門子所作不悔是故啼耳彼劫人王聞諸臣各各說是即便辭地而大啼泣不能自勝即問婆羅門子汝今那得是王婆羅門子具答王本末因由彼劫人王聞婆羅門子所說即復辭地啼淚而言告勅諸臣促解王縛洗浴衣被若其印綬還立為王即還坐領國法如故於是彼王即長跪叉手讚歎而說偈言自在本國時遙聞大王德今來至於此見尊嚴所聞巍巍積功德譬若如金山其力堅如是無能動搖者今見王所行於世甚無雙願以國相還並奉所居界願歸得本土修敬為臣禮不敢復憍慢事王如天尊佛告諸比丘爾時一切施王者我身是也彼國王者舍利弗是婆羅門子者調達是成我六波羅蜜相好功德皆是調達調達是我善知識亦為善師調達却後阿僧祇劫當得作佛號字提和羅耶人王如維寶藏經云佛言過去久遠有二國王一是迦尸國王二是比提醯國王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軍迦尸王作是念言我今云何當得香象摧伏比提醯王軍時有人言我見山中有一白香象王聞此已即便募言誰能得香象者我當重賞有人募言多集軍衆

往取彼象。象思惟言。若我遠去。父母育老。不如調順。往至王所。爾時衆人。便自將香象。向王邊。王大歡喜。爲作好屋。具被毼氍毹。敷着其下。與諸妓女。彈琴鼓瑟。以娛樂之。與象飲食。不肯食之。時守象人來。白王言。象不肯食。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王問象言。汝何故不肯食。象答。王言。我有父母。年老眼盲。無與水脚。父母不食。我云何食。象白王言。我欲去者。王諸軍衆。無能遮我。但以父母。年老順王。來耳。王今見聽。我去供養。父母終其年壽。自當還來。王聞此語。極大歡喜。我等便爲人頭之象。此象乃是象頭之人。先迦尸國人。惡賊。父母無供養心。因此象故。王即宣令。一切國內。若不孝養。父母者。當與大罪。尋即放象。還父母所。供養父母。隨壽長短。父母喪亡。還來。王所得白象。甚大歡喜。即時莊嚴。欲伐彼國。象語王言。莫與鬪。凡鬪。諍法。多所傷害。王言。彼欺陵我。象言。聽我使往。令彼怨敵。不敢欺侮。王言。汝若去者。或能還答。言無能。遮我。使不還者。象即於是往彼國中。比提離王。聞象來。至極大歡喜。自出往迎。既見象。已而語之。言。即住我國。象白王言。不得即住。我立身已來。不違言誓。先許彼王。當還其國。汝二國王。應除怨惡。自安其國。豈不快乎。即說偈言。得勝增長。怨負則益。憂苦不諍。勝負者。其樂最第一。爾時此象說斯偈。已即還迦尸國。從是以後。二國和好。爾時迦尸國王。今波斯匿王。是比提離王者。今阿闍世王。是爾時白象者。今我身是也。由我爾時孝養父母。故令多衆生。亦孝養父母。爾時能使二國和好。今日亦爾。

如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城名波羅奈。國名伽尸。有一婆羅門。有摩沙豆。陳久。衰不可熟。持着肆上。欲賣與他。都無人買。時有一人家。有一態驢。市賣難售。時陳豆主。便作是念。我當以豆買此驢。用便往語言。汝能持驢。買此豆耶。驢主復念。用是態驢。爲當取彼豆。即便答言。可爾。得驢已。歡喜。爾時豆主。便作是念。今得驢子。即便說頌曰。婆羅門法巧。販賣陳久。沙豆十六年。唐盡汝薪。煮不熟。足折汝家大小齒。爾時驢主。亦作頌曰。汝婆羅門。何所喜。雖有四脚。毛衣好。負重若道。令汝知。錐刺火燒。終不動。爾時豆主。復說偈言。獨生千秋杖。頭着四寸針。能治敗態驢。何憂不可伏。爾時驢聞復。頌即說頌曰。安立前二足。雙飛後兩蹄。折汝前板齒。然後自當知。爾時豆主。聞驢此頌。復說偈言。蠱此毒蟲。整唯仰尾自防。當截汝尾。却令汝知。辛苦。爾時驢復。以偈答言。從先祖已來。行此懶悞法。今我故承習。死死終不捨。爾時豆主。知此弊惡。不可苦語。便更稱譽。以頌答曰。音聲唱徹好。面白如珂雪。當爲汝取婦。共遊林澤中。驢聞。輒愛。語復說頌曰。我能負八斛。日行六百里。婆羅門當知。聞婦歡喜。故頌曰。性愛和柔。賢恐親附。情貪饕餮。人畜遠慮。外途常策。內順常御。萬代揚名。千齡久住。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七

和順篇

百六十七

述意部第

誠勇篇第四十八 此有六部

西明寺沙門 釋道世撰(麗途)

夫以立像表真化俗

經訓寄指筌月出道

常規但以妄想倒情

沿流固習無思悛革

隨業飄淪

盡瓶或擬危城坏器

故將崩朽宅三火常然

肆牛羊切性命於漏刻

亦如鼠入脂角至窮何趣

况復五濁交橫四山常逼

而能安忍不生憂

悔所以大聖垂訓法喻

所歸止在誠約身心無沿

逸然監舉力勵專征

省過但見臨死眼光失

落眷屬聚對難救嗚呼

淚泗慨彼沉淪既屬斯苦

何不自誠過由我生改

不藉他猶有微

善宅報在人又逢遺法

親見三寶脫生惡道對

目莫知由此悲痛無由

息情矣

如中阿合經云時有調

馬師名曰只尸來詣佛

所稽首佛足退坐一而

白佛言世尊我觀世間

甚為輕淺猶如群羊世

間唯我堪能調馬狂逸

惡馬我作方便須臾令

彼態病悉現隨其態病

方便調伏佛告調馬師

聚落主汝以三種方便

調伏於馬馬師白佛言

有三種法調伏惡馬何

等為三一者柔頓二者

嚴澁三者柔頓嚴澁佛

告聚落主汝以三種方

誠馬部第

之何馬師白佛遂不調

者便當殺之所以者何

莫令辱我調馬師白佛

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

夫為以幾種方便調御

丈夫佛告聚落主我亦

以三種方便調御丈夫

何等為三一者一向柔

頓二者一向嚴澁三者

柔頓嚴澁佛告聚落主

所謂一向柔頓者如汝

所說此是身善行此是

口意善行報是名天是

名入是名善趣化生是

名涅槃是為柔

頓第二一向嚴澁者如

汝所說是身惡行是身

惡行報是名地獄是名

畜生是名餓鬼是名惡

趣是名墮惡趣是名如

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

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

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

行有時說口意善行有

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

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

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

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

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

名如來嚴澁教也第三

彼柔頓嚴澁俱者謂如

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

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

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

行有時說口意善行有

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

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

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

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

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

名如來嚴澁教也第三

彼柔頓嚴澁俱者謂如

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

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

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

行有時說口意善行有

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惡行報如是名天如是

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

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

是名畜生是名餓鬼是

名惡趣是名墮惡趣是

名如來嚴澁教也第三

彼柔頓嚴澁俱者謂如

來有時說身善行有時

說口意善行有時說口

意惡行有時說口意惡

行有時說口意善行有

時說身惡行報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時說口意善行有時說

口意惡行有時說口意

善行有時說身善行有

亦一本作示次同

訂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誠勇篇

百六十九

三誠部第

持是三事度脫一切離三惡道
 如增一阿含經云一偈之中便出生三十七品及諸法義迦葉問言何等是時尊者阿難便說
 此偈 諸惡莫作 衆善奉行 自淨其意 是諸佛教 所以然者諸惡莫作 戒具之禁清
 白之行 衆善奉行 心意清淨 自淨其意 除邪顛倒 是諸佛教 去惡感思 云何迦葉 戒清淨者 意
 豈不淨乎 清淨者則不顛倒 以無顛倒 惡感 想滅 諸三十七道品果 便得成就 以成道果 豈非
 諸法乎

四誠部第

如維阿合經云時有異比丘在拘薩羅國人間止一林中時彼比丘有眼患受師教云應嗅鉢
 曇摩華時彼比丘受師教已往至鉢曇摩池側於池岸邊迎風而坐隨風嗅香時有天神主此
 池者語比丘言何以盜華汝今便是盜香賊也爾時比丘說偈答言 不壞亦不奪 遠住隨
 嗅香 汝今何故言 我是盜香賊○爾時天神復說偈言 不求而不捨 世間名為賊
 汝今人不與 而自一向取 是則名世間 眞實盜香賊○時有一士夫取彼藕根重負而
 去爾時比丘爲彼天神而說偈言 如今彼士夫 斷截分陲利 拔根重負去 便是好狡
 人 汝何故不遮 而言我盜香○時彼天神說偈答言 狂亂好狡人 猶如乳母衣 何
 足加其言 且堪與汝語 嬰髮汗不現 黑衣黑不汗 奸狡凶惡人 世間不與語 蠅
 脚汙素帛 明者小過現 如墨點珂貝 雖小悉皆現○時彼比丘復說偈言 善哉善哉

五誠部第

總一本作

說以義安慰我 汝可常爲我 數數說斯偈○時彼天神復說偈言 我非汝買奴 亦
 非人與汝 何爲常隨汝 數數相告語 汝今當自知 彼彼饒益事
 如閻羅王五天使者經云佛告諸比丘人生世間不孝父母不敬沙門不行仁義不學經戒不
 畏後世者其人身死當墮地獄主者持行白閻羅王言其過惡此人等種種諸過無有福
 德不忍畏死唯王處罰閻羅王常先安徐以忠正語爲現五使者而問言第一汝不見世人始
 爲嬰兒僇臥尿管不能自護口不知言不知好惡汝見以不人答已見王言汝自謂不如是然
 人神從行終即有生雖尙未見常當爲善自端三業奈何放心快志造過人答愚暗不知王言
 汝自愚癡縱意作惡非是父母師長君天沙門道人等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
 爲閻王現第一天使也第二天閻王復問子爲人時天使次到汝能覺不人答不覺王曰汝不見
 世人年老髮白齒墮羸瘦僂步低行起居任杖不人答有是王曰汝謂獨死可得不老凡人已
 生法皆老耄常當爲善端身口心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愚癡故爾王曰汝自以愚癡作惡
 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爲閻王現第二天使也第三
 閻王復問子爲人時豈不見世間男女身有疾病身體苦痛坐起不安命近憂促衆醫不療不
 人答言有王曰汝可得病耶人生既老法皆當病聞身強健當勉爲善奉行經戒端身口意
 奈何自恣人答愚暗故爾王曰汝自以爲愚作惡非關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

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三。天使也。第四閻王復問。子為人時。豈不見世間諸死亡者。或藏其屍。或棄捐之。至於七日。肌肉壞敗。狐狸百鳥皆就食之。凡人已死。身惡腐爛。汝豈不見。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獨死。可得不死耶。凡人已生。法皆當死。聞在世間。常為善事。勸身口意。奉行經戒。奈何。自恣。人答。惡暗。故爾。王曰。汝自作惡。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罪自由。汝豈得不樂。今當受之。是為閻王現第四。天使也。第五閻王復問。子為人時。不見世間。弊人惡子。為吏所捕。取案罪。所刑法加之。或斷手足。或剝耳鼻。或燒其形。惡頭日炙。或屠割支解。種種毒痛。不。人答言。有。王曰。汝謂為惡。獨可解耶。眼見世間。罪福分明。何不守善。勸身口意。奉行經戒。云何。自快。人答。惡暗。故爾。王曰。汝自用心。作不忠正。非是父母君天沙門道人過也。今是殃罪。要當自受。是為閻王現第五。天使也。佛說經已。諸弟子等。皆受教誡。各前作禮。歡喜奉行。

大法句經。偈云。誠信。士有信行。為聖所譽。樂無為者。一切縛解。比方世利。惡信。為明。是財上寶。家產非常。欲見諸真。樂聽講法。能捨慳妬。此之謂信。無信。不習。好駁。正言。如掘取水。掘泉。揚泥。賢夫習智。樂仰清淨。如善取水。要冷不擾。信不染他。莫如斯。如大象調。自調最勝。信財戒財。慚愧亦財。聞財施財。惠為七財。生有此財。不問男女。終以不食。賢者識真。誠死。所以非常。謂興衰法。夫生輒死。此滅為樂。如河駛流。往而不返。人命如是。逝者不還。生

雜部第六

別一本作
本作○流淨一

通一本作

者日夜。命自刀削。壽之消盡。如榮穿水。常者皆盡。高者亦墮。合會有離。生者有死。衆生相刻。以喪其命。隨行所墮。自受殃禍。雖壽百歲。亦死過去。為老所厭。病倏至際。是已過。命則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老則色衰。所病自壞。形敗腐朽。命終其然。是身何用。常漏臭處。為病所困。有老死患。非有子持。亦非父兄。為死所迫。無親可怙。晝夜慢惰。老不止姪。有財不施。不受佛言。有此四蔽。為自侵欺。誠殺。為仁不殺。常能攝身。是處不死。所適無患。不殺為仁。慎言守心。是處不死。所適無患。彼亂已整。守以慈仁。見怒能忍。是為梵行。至誠安徐。口無穢言。不瞋彼所。是謂梵行。垂拱無為。不害衆生。無所嫉惱。是謂梵行。常以慈哀。淨如佛教。知足知止。是度生死。普愛賢美。哀加衆生。常行慈心。所適者安。晝夜念慈。心無剋伐。不害衆生。是行無仇。臥安寤安。不見惡夢。天護人愛。不毒不兵。水火不喪。在所得利。死昇梵天。愛樂自然。仁無亂志。慈最可行。愍傷衆生。此福無量。誠意。惡言罵詈。惱歎蔑人。興起是行。疾怨茲生。遜言順辭。尊敬於人。棄結忍惡。疾怨自滅。夫士之生。斧在口中。所以斬身。由其惡言。爭為少利。如掩失財。從彼致諍。令意向惡。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惡。罪苦自追。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中心念善。福樂自隨。隨亂意行。

訂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誠勗篇

百七十二

拘愚入冥 自大無法 何解善言 隨正意行 開解清明 不為嫉妬 敏達善言 於怨者 未常無怨 不慍自除 是道可宗 不好責彼 務自省身 如有知此 永滅 無患○誠邪 以真為偽 以偽為真 是為邪見 不得真利 知真為真 見偽知偽 是為正見 必得真利 壁屋不密 天雨則漏 意不思正 邪法為穿 壁屋善密 雨 則不漏 攝意惟正 邪匿不生 鄙夫染人 如近臭物 漸悉習非 不覺成惡 賢夫 染人 如近香熏 進智習善 行成皎潔 正念常興 邪法自滅 自制正法 善名日 增 常思念道 強守正行 健者得度 吉祥無上 尅己調心 行不放逸 施戒忍勤 定慧常明 生不為惱 死而不惑 禍福路分 昇沉殊趣○誠愚 愚著生死 莫知 正法 愚蒙無智 如居暗室 觸事昏馳 寒暑不辨 雖久修習 猶不知法 雖復施 行為身招忠 快心作惡 自致重殃 愚所望所 不謂適苦 臨墜厄地 乃知不善 愚惡作惡 不能自解 殃追自焚 罪成熾然 惡人樂罪 憂感長與 昏昏暗室 如蠶處圍 愚人樂惡 至死不休 雖與善言 反謂怨咎 罪猶未熟 愚將為觀 至 其熟時 自受大殃 愚好財色 晝夜無厭 如焦谷山 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 觸處 被瞋 雖加杖捶 猶不自止○誠惡 晝夜無厭 如焦谷山 注水不盈 愚多造過 觸處 故世有福 念思紹行 善致其願 福祿轉勝 信善作福 積善不厭 信知陰德 久

而必彰 喜法臥安 心悅意清 聖人演法 慧常樂行 賢人智者 齋戒奉道 如星 中月 照明世間 弓師調角 水人調船 工匠調木 智者調身 譬如厚石 風不能 移 智者意重 毀譽不傾 譬如澆泉 澄靜清明 慧人聞道 心淨欣然 斷除五陰 靜思智慧 能自拯濟 顯理澄真 抑制情欲 志樂無為 攬受正教 靈法常存○誠 誠縛 去離憂患 脫於一切 縛結已解 逍散自安 心淨得念 無所貪樂 已度枯 涸 如馬棄池 量腹而食 無所積藏 虛心無想 遠近無礙 度身而衣 不求餘長 省事無為 無所羈絆 制想從正 如馬調御 捨橋棄慢 為天所敬 不怒如地 不動如山 真人無垢 生死世絕 心以休息 言行亦止 從正解脫 寂然歸滅 樂 惡無著 破壞三界 情色永絕 是謂上智 在聚若野 處染不染 應真所歎 莫不 榮祐 常樂空閑 衆人不迷 快哉上士 天人欽仰○誠誦 雖誦千言 不行何益 不如一聞 勤修得益 雖誦千言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 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得度 雖誦千言 不敬何益 不如一行 欣樂奉修 雖誦 千言 我心不滅 不如一句 捨憍放逸 雖誦千言 求名逾著 不如一說 棄執離 著 雖誦千言 不欲除罪 不如一文 去離生死 雖誦千言 色情逾固 不如一解 心境忘懷 雖誦千言 不求出世 不如一悟 絕離三界 雖誦千言 不存悲智

更便一本作

不如一聽 自他兩利 ○誠行 人壽百歲 慳貪逾盛 不如一日 割捨財色 人壽百歲 樂不持戒 不如一日 淨心守戒 人壽百歲 多忿不忍 不如一日 含喜不瞋 人壽百歲 怠惰不勤 不如一日 策勵身心 人壽百歲 情欣放逸 不如一日 歸心空寂 人壽百歲 昏暗識心 不如一日 洞悟無明 人壽百歲 拙御身心 不如一日 如一日 巧便運致 人壽百歲 常懷怯弱 不如一日 勇猛怒力 人壽百歲 雜阿含經諸天說偈云 士夫生世間 斧在口中生 還自斬其身 斯由其惡言 應毀便稱譽 應譽而便毀 其罪口中生 死則墮惡道 ○頌曰 建志誠心 應 相與立弘慈 捨俗慕閑丘 蕭散人物外 晃朗免綢繆 寂寂求誠真 高慕欣朋儕 警策修三業 激切澄四流 興心願弘慈 救溺運慈舟 嘉期歸妙覺 善會涅槃修 存心入正道 立志三祇休

感應緣略引 晉沙門釋支遁 周沙門釋亡名 周沙門釋道安 齊沙門釋僧範 ○晉刻 沃洲山有支遁字道林本姓關氏陳留人或云河東林慮人幼有神理聰明秀徹晉王羲之親 通才藻驚絕罕儔遂披衿解帶留連不能已仍請住靈嘉寺意存相近又投迹剡山於沃洲小 嶺立寺行道僧衆百餘常隨稟學時或有惰者遁乃著座右銘以勗之曰 勤之勤之至道非

致奚爲淹滯濁與神奇茫茫三界眇眇長稱煩勞外淩冥心內馳殆赴飲渴緬邈忘疲人生一 世消若露垂我身非我云云誰施達人懷德知安必危寂寥清舉潔累禪池謹守明禁雅說立 規緩心神道抗志無爲寥朗三藏融治六疵空洞五陰虛豁四支非指喻指絕而莫離妙覺既 陳又立其知宛轉平任與物推移過此以往勿思勿識 ○周渭濱沙門亡名法師自誠 云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則凋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僞譬如朝 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常降魔死常飼虎如其不爾徒生何益不如修禪定足以養志讀誦經 足以自娛富貴名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斬其鬚髮衣衲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 地自歎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 乘偈曰 能行說爲正 不行何所說 若說不能行 不名爲智者 所以顏回好學勤改 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哲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 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亦名息心贊擬夫周廟其銘曰 法界內有如意寶人焉久 緘其口而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 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 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親 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雙見色者育一文一藝空中小炳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藝是爲

愚弊捨棄淳樸耽溺淫麗譏馬易奔心緩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斃邪逕終迷脩途永泥英賢
 才能是日昏惰誇拙羨功其德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遠崩塗書汗卷其用不常內懷矜伐外致
 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要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谷實悅暫時悲憂長久長影
 畏迹逾走逾劇端坐樹陰迹滅影沉狀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滅生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
 無名一道虛寂萬物齊平何勝何劣何重何輕何貴何賤何辱何榮澄天愧淨儼日慚明安夫
 岱岳固彼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周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姓姚氏馮翊故城人識悟立
 理早附法門神氣高朗挾操清邁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 敬謝諸弟子等夫出家
 為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榮仁負義奉持淨戒死而有幾所謂
 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
 軀命謂之難者名曰道人道人者仁也行必可履言必可式被服出家動為法則不貪不諍不
 說不匿學問高遠志在玄默是為名稱參位三尊出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
 母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非捐妻滅養供奉衣食屈身俯仰不辭勞役恨者以其志行清
 潔通於神明懷怕虛白可奇可貴故自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邪若正望其真
 實以小賤為智以小恭為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家或有年歲經
 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旦即夕三塗苦痛無

一本 入也

自一本 自按 若正

強無弱師徒義淡故以申示有情之流可為永誠曰其一卿已出家永遠所生髮毀容法服加
 形辭親之日上下澆零割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
 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慚耻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
 精其二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慈自誨勵志果清雲財色不願與世不群金玉不貴惟道為珍約
 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
 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嗤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三
 日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哭超然縱容豁然離俗志存玄
 妙軌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添祿如何無心仍著染躡空靜長短銖兩斗斛與世諍利何異僮
 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浴曰四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
 母不敬帝王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倘其清修自利利人減割之重一
 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泰山燒鐵為食融銅灌咽如
 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新曰五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志參清
 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沈縱其四大恣其五
 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滋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誨約幸自開神曰六卿已出家招世形軀當
 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履反入泥塗隙影之命或

修補一本
作堪能

在須臾地獄之痛難可具書今故誠勵宜崇典謨曰其七卿已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事行可觀衣服雖醜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養夏則耐暑冬能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聚足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恩今故誠汝宜各自教曰八卿已出家性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專精上士坐禪中士誦經下士修龍塔寺經營豈可殺日一無所成立身無聞可謂唐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曰其九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起出埃塵常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經道已滿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朋友致累患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念之好自將身○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性李平卿人也戒德清高守禁無虧嘗宿他寺意欲聞戒至於十五日說戒之夜衆議共停說戒乃爲法集有僧升座將欲登義叙云豎論法相深會聖言布薩常聞擊難爲勝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壑聳驚人來到座前問豎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搦之曳之下座委頓垂死次問上座問答同前搦還將死陵害二三上座已神還掉臂而出當時道俗共覩非一範師既見斯異乃自勤力兼策大衆至於一生無敢說欲縱有病重不堪勝舉請僧就病人所恭敬說戒闔境僧尼承斯徵誠至布薩日亦不虧法梁高僧傳

訂校法苑珠林卷第四十八

明治二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印刷
同 年十月二十日出版

定價金四拾錢

發行兼印刷者

藤田祐眞

東京府平民

東京府下東京市芝區三田
松坂町二十四番地

校訂者

松岡了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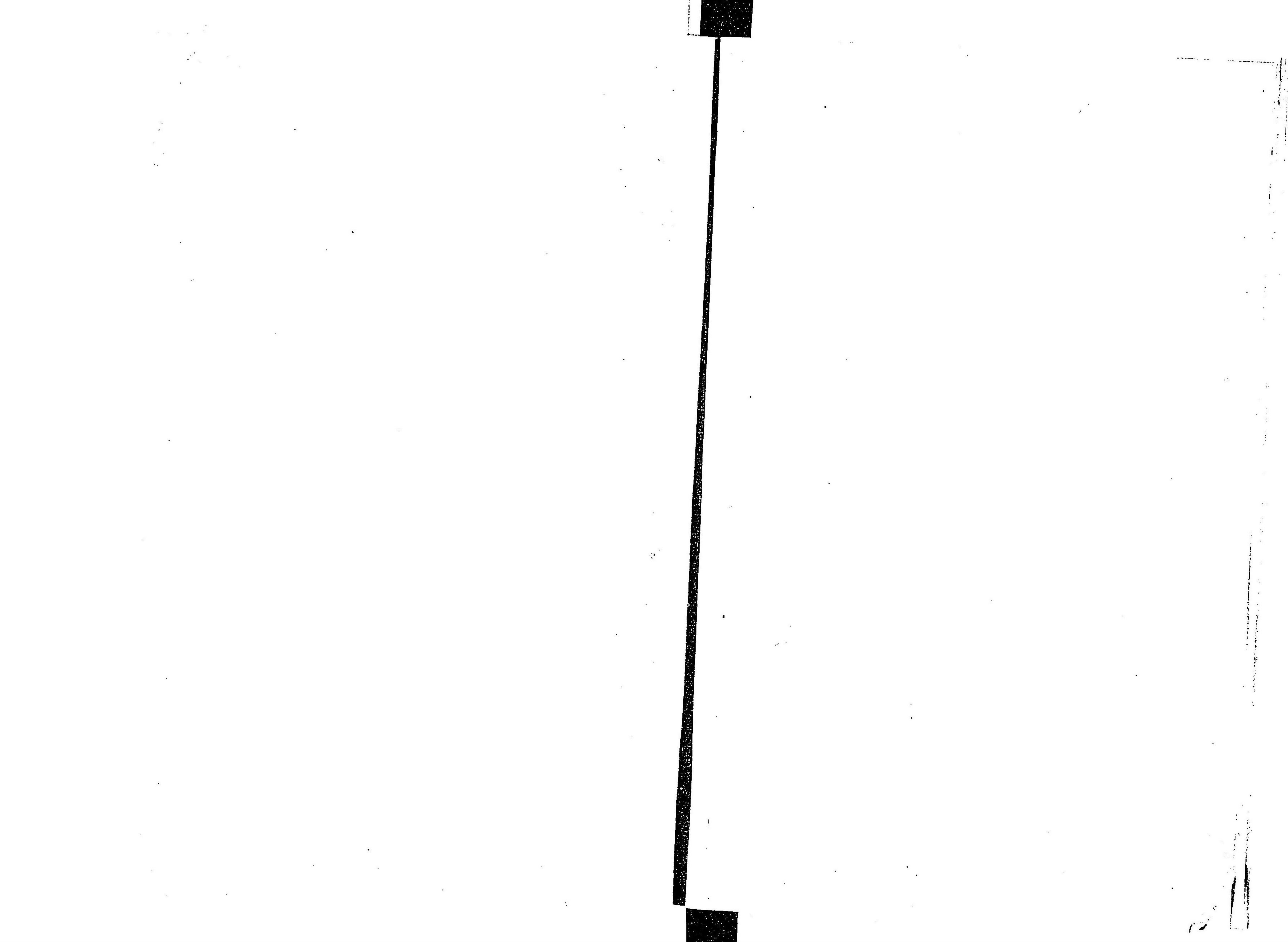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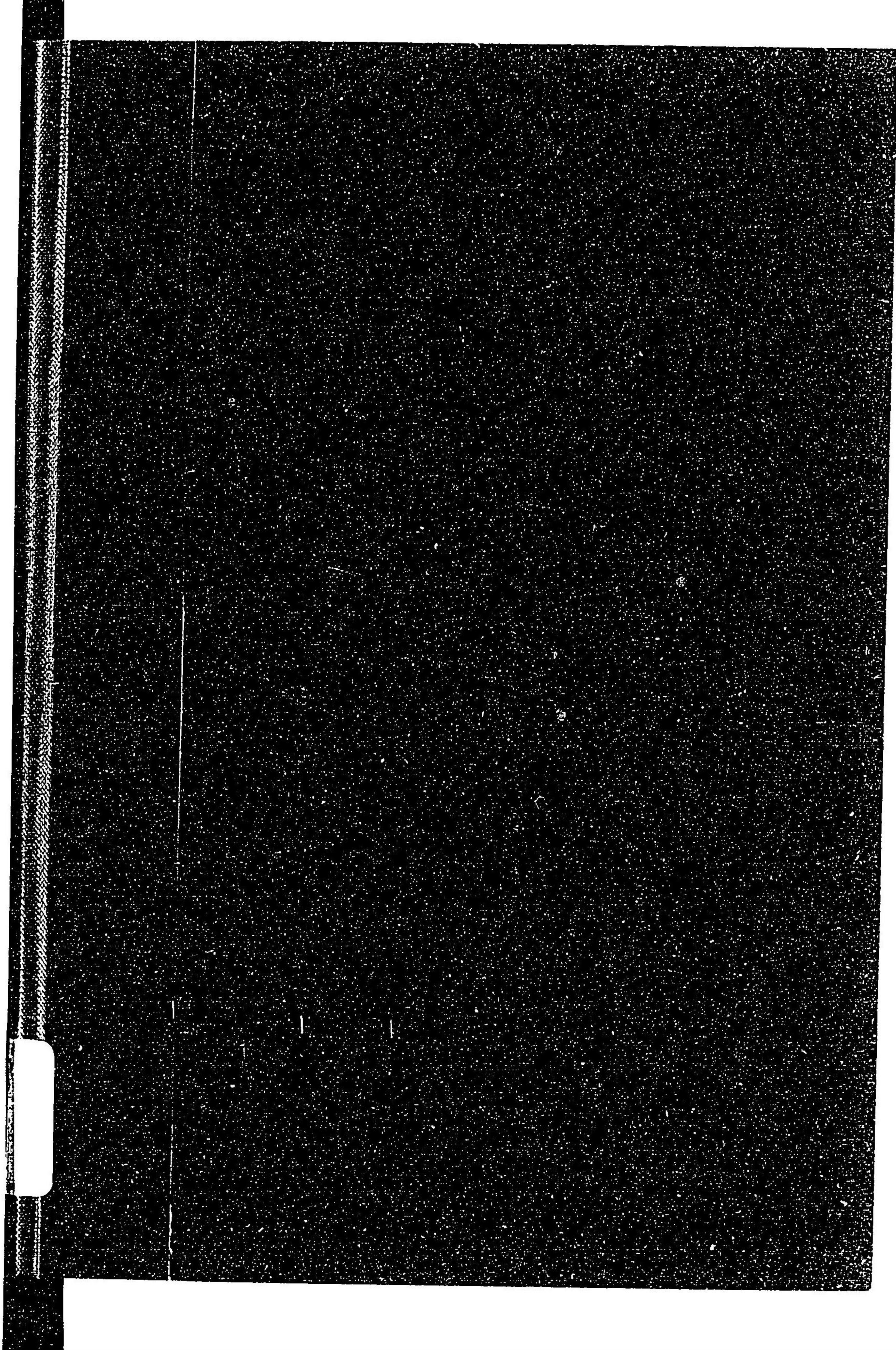
同東京橋區築地三丁目百
十七番地

印刷所

秀英舍

同東京橋區西紺屋町





特18
762

校訂 法苑珠林

5

国立国会図書館